菲亚美塔

汤　恒译



(《菲亚美塔》由此开始。谨以此书献给痴情的女人。)

绪　言

凡遭遇不幸的人，在看到或体味到别人对他们的同情时，常常会在抱憾与痛苦中获得些许安慰。然而，长期以来我的自作自受给我带来的痛苦却有增无减。尊贵的夫人们，或许你们心中美妙的爱情丝毫不比我所经历过的逊色，但我仍想极尽所能把我的痛苦经历讲述给你们，来博得你们的同情与怜悯。男人们对我的经历无动于衷我并不在乎，而且我会尽力回避他们。曾有一个男人对我的痛苦表现得卑鄙无情，我想其他的男人们也是一丘之貉，从他们那里我只得到过讥笑与嘲讽，而从未见过谁流下仁慈的泪水。我知道女人们大多富于同情心，因此我请求你们读下去。你们将要读到的不同于哗众取宠的希腊神话，也没有血腥的特洛伊战争，而是一个如醉如痴的爱情篇章，它充满了悲伤的泪水、深沉的叹息、痛苦的呐喊和动荡的思绪。所有这一切一刻不停地折磨着我，使我饮食无味，夜不能寐，无情地夺去了我的快乐时光和青春容颜。爱情的不幸是我一生痛苦不堪的根源，只要你们怀着女人特有的同情心独自或一道读下去，我肯定你们会泪流满面。我请求你们不要半途而废，坚持读下去，或许你们的爱情生活也和我的一样飘摇不定，但上帝会帮助你们的，我的故事也可成为你们的前车之

鉴。与其在痛苦中悲泣，不如拿起笔来。我就从我最初那快乐的爱情开始写起，以当初的幸福对比现在的状况，你会愈发体会到我的不幸；我将用令人心酸、饱含泪水的笔触记录下那些使我痛不欲生的悲伤往事。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深深刺伤了我的心灵，我仿佛整日泪湿衣襟。一旦萌发了向你们讲述这一切的念头，我不由暗暗祈求：如果众神真的存在，愿他们的神明也能被我的不幸打动，进而对我怀有一丝恻隐之情，帮助我在悲恸中追忆往事，鼓励我以顽强的毅力挥动颤抖的手，记录下那些曾经并且仍旧使我悲哀不已的往事。



第　一　章

（菲亚美塔讲述了她自己的身世和预示着其未来坎坷的先兆，交待了她与钟情的恋人相爱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那是一个春天，喜人的新绿和盛开的鲜花将大地装扮得格外绚丽。我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从临世伊始便得到了命运之神的垂青。唉，那是个该诅咒的日子，我比谁都痛恨我出世的那一天。如果我从未降临到这个世界上该有多好啊，或者在痛苦的分娩后就被直接送入坟墓，而没有活这么长时间，像卡德莫埋下的龙牙，或者拉凯西斯当时就斩断那生命线，我就不会为痛苦所纠缠，所有不幸与灾难的根源也会在我幼小的年龄彻底断绝。可现在再继续抱怨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毕竟来到了人世间，这是上帝的意愿。正如我所说的，命运的恩宠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欢乐。自童年起，我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从尊敬的教师那里我学到了一个贵妇应有的品德。春去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出落得亭亭玉立，而这恰恰是我日后不幸的主要原因。噢！尽管我年龄尚小，但别人的赞美之辞也会使我暗自欣喜，且引以为荣，并因此更加刻意地打扮自己。

我渐渐地从一个无知少女长成一位风姿绰约的成熟女人，本能的直觉告诉我，漂亮的女人常常会激起多情男子的无限遐想。我的美貌不仅吸引了与我同龄的男人，就连那些达官贵人也个个欲火中烧。其实，对于一个想要规规矩矩生活的女人来说，美貌是上帝赐予的一件麻烦的礼物。男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地向我表达他们的倾慕和炽情，而当时的我尚不谙此道；许多人甚至迫不急待地向我求婚；直到有一天令我十分满意的男人娶了我，那些希望破灭的情种才停止了对我的骚扰。我非常钟情我的丈夫，狂热的爱恋使我感到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从未体验过的爱情火焰燃烧着我年轻的心，从来没有什么使我感到如此满足。我也是我新婚丈夫的唯一的快乐与幸福，我像他爱我一样深深地爱着他。若能长久拥有这份爱，除了幸福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每天都愉快地生活在节日的氛围中。但那令世事瞬息万变的命运之神却又不甘心它带给人们的好处，它想就此罢手，却又不知如何注入险恶的毒汁，命运之神在我人生道路上设下了种种厄运，而我却别无他路可寻。但其他众神灵依然施恩于我，关心我的一切。他们似乎察觉了命运之神的狡诈，希望能赋予我属于自己的武器，如果我及时拿起它，也不会毫无戒备地走上那败局已定的战场。在所有的不幸即将开始的前夜，神灵们在梦中向我明示了未来将发生的一切。

我酣睡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周身的每一个器官都完全放松，恍惚中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天空明朗得令人心旷神怡。我坐在一片嫩绿的草地上，蓝蓝的天空掩映在树林繁茂的枝叶之中，地上撒满了斑驳的阳光；草地上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我用白皙的双手采了满满一捧，挑选一些做成一个花环，戴在头上。我站起身来，活像被普路托从母亲怀中掳走的

普易塞皮娜，尽情地为春回大地而歌唱。片刻过后，我感觉有些累了，便躺在浓密柔软的草丛中小憩。可就在我身下的草丛中藏匿着一条蛇，它悄悄地向我爬来，在我左边的乳房下咬了一口，就像当年毒蛇噬咬埃乌里迪斯稚嫩的双脚一样。毒蛇那尖利的牙齿咬住我的一刹那，我感到一阵灼痛；可过后，我全然没有惧怕，竟把这条冰冷的蛇揣入自己的怀中幻想着用我的体贴和温暖换得它的温顺。可是，它丝毫不感激我，反而变本加厉，不顾我的反抗，拼命吸噬我的鲜血。直到我失去了知觉，那蛇才从我的怀中爬出来，悄然消失在草丛深处。明亮的天空突然阴云密布，我被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随着滚滚而来的乌云，一场暴风雨从天而降。片刻工夫，我的眼前已然一片模糊，恰似投入深水的白石子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一般。我仿佛看到太阳渐渐隐去，黑暗笼罩了天空，我感到黑夜就要来临，这情景就好像古希腊人重新陷入了阿特雷奥的罪孽。耀眼的闪电毫无顾忌地划破长空，震耳欲聋的雷鸣示威似的震撼着大地，我害怕极了。被蛇咬过的伤口隐隐作痛，迅速蔓延的蛇毒使我全身肿胀，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起初我神志不清，可现在我依稀感到无孔不入的毒液正在流向我的心脏，我只能躺在草丛中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就在此时，似乎是对自己惨遭厄运惶恐不安，胸口的阵阵剧痛使我浑身猛烈地抽搐了一下，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但梦中那可怖的一幕仍令我胆战心惊，我赶紧用右手去摸那被蛇咬噬的伤口——什么也没有，我不由感到一阵欣喜，开始嘲弄梦境的荒诞，而始终没意识到这正是神灵们的良苦用心。啊，这正是我的不幸！那时我的确讥笑过神灵，可此后坎坷经历才使我真正相信了他们的存在，且欲罢不能。我抱怨神灵们为何用如此含混的方式向人们揭示命运的秘密，若不是事实的验证，人们绝不会意识到神灵的预

示。梦醒之后，只觉得昏头胀脑，我抬头瞥见一缕阳光从窗缝中透射过来；不再想它了，于是我起身下了床。

那天几乎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隆重的节日。为了参加盛大的节日晚会，我迫不急待地换上了金光闪闪的绸缎礼服，并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将自己精心打扮得像帕里德在伊达山谷中看到的女神一般迷人。我就像孔雀开屏一样欣赏着自己，陶醉在对自己倾国倾城之色的骄傲中。不知为何，我头饰上的一朵小花儿掉在了地上，或许是床头的帷幔碰了一下，或许是那隐匿的天神用手将它摘了下来。我没有理会神灵给我的暗示，拾起花，随手又插在头上就出了门。天哪！神灵们给我的暗示再明显不过了——它预示着从那天起我自由的灵魂将成为任人摆布的奴隶。这一切后来果然应验了。噢，如果我当时有清醒的理智，应该察觉出那不祥的征兆而呆在家中！神灵们对于那些触怒他们的人总会给他们以自我拯救的启迪，但同时又剥夺了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我命中注定贪慕虚荣，而对神灵的暗示置若罔闻。在侍女的簇拥下我慢步来到圣殿，盛大的庆典就将在这里举行。

我久已形成的优雅举止和高贵的气质使我在那些贵妇人中格外显眼。我迅速环顾四周，只见大殿内挤满男男女女，他们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就和从前有过的情形一样。我刚一步入教堂，男人们立刻都把目光投向我这边，就连女人们也毫不例外，仿佛他们从未见过的维纳斯或米内尔瓦女神仙然而至。噢，我感到十分满足，不禁喜形于色，那感觉就像自己真的变成了女神一样。年轻的男子们撇下身边的女伴，像花环一样把我围在当中，我听见他们在谈论着我的美貌，并不时发出由衷的赞美。我把目光投向一边，好像根本没有注意他们，可实际上，我一直竖着耳朵听他们的交谈，心里美滋滋的。为了让那

些男人看清我的面容，我偶尔也会投出含情脉脉的一瞥，并不止一次地发现那一瞥使许多人在心里陡然升起一种徒劳的幻想，甚至就为我看了他一眼也要争相向同伴们炫耀。

许多人用贪婪的目光注视着我，而我只是偶尔才瞅别人一眼，他们一定是为我的美貌所倾倒，可我也不幸被一个人所吸引。其实，那时我已接近痛苦的边缘，那一刻起就注定我或是面临死亡，或是用一生来承受煎熬。也许是鬼使神差，我频频向那些男人们投去灼人的目光，并注意到在他们身后有一个青年独自一人靠在一根大理石圆柱上，两眼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我；我还从未这样注意过其他男人，大概是不可抗拒的命运的驱使，我开始喜欢这个年轻人了。在我看来，他孑然一身，面目英俊，风度翩翩，穿着得体，面颊上细软的胡须透着青春的稚气；我用怜爱、谨慎的目光审视着他。当然，我可以把目光移向别处而不去理会他，但无论如何努力，怎么也不能停止去想他，也许我真的喜欢上他了。他的影子已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每当我注视他时，都感到一阵欣喜的悸动；每多看他一次，似乎更被他那令我心动的品质所吸引。我喜欢他痴痴盯着我看的神态，可我又尽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反复瞟着他，情不自禁坠入情网。有一次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在那比以往稍长的对视中我感到那眼神分明在说："夫人啊，你是我唯一的幸福和快乐。"当然，如果说我不为他那可爱的表情所动，肯定是在说谎；相信我，我的确喜欢他那句潜台词，它甚至在我的胸中荡起一层温柔的涟漪。我发自内心地低呼："你一定会属于我的。"如若不是顾忌场合，我险些脱口而出。可这又何济于事呢？那未能言传的东西早已心领神会。但我想，倘若真的不顾一切脱口说出，也许我会从此得到

解脱。然而，从那一刻起我便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一任渴望爱情的双眼急切地搜寻他的踪影。当然，若不是先知先觉的神灵们使我丧失理智，或许我这一生仍会平安度过；但此时我已抛开了任何杂念地想，我完全被情欲所攫取，乖乖成了爱情的俘虏。他的眼神像两束集聚的阳光，在我眼中碰撞出灼人的火花，爱情的烈焰将我吞噬；那眼神并未就此罢休，它们又似两把利剑直插我的心房。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我的心似乎由于惧怕而聚集起所有的外部力量，只觉得面色苍白，浑身发冷；但时间不长，我的心重新沸腾起来，仿佛又获得了力量，周身变得像一团炽热的火焰，脸色也不再苍白，恢复了红润。我叹息着，目光一刻不停地追随着他。从那时起，似乎一切对我来说都变得索然无味，我只想着如何讨他的欢心。

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我。谁知道，他可能是个情场老手，谙熟用何种武器来征服猎物。此时的他显得格外谦逊，惹人怜爱，心中充满了爱的渴望。唉，在那炽爱的背后不知隐藏着多少虚伪啊。现在看来他的情感是那么的浮浅与虚伪，他对我的爱其实根本不是发自内心的，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了骗取我的爱情。不知是他蓄谋已久，还是我命中本该如此，我就这样始料不及地坠入了情网，而且越陷越深，至今无法自拔。

善良的女人们，在当时在场和不在场的所有尊贵、英俊而出色的年轻人中，我狂热的心竟选择了他作为我生活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个主宰者；我从未像爱他一样爱过别人，而他却是我苦难的开端，恐怕也是我致命的根源。从那天起，我从一个自由的女人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奴仆；从那天起，我经历了从未体验过的初恋；从那天起，我纯洁无瑕的心灵渗入了毒汁。噢，天哪，那一日这个世界带给我多少苦难！噢，假若那一天未曾

出现，我将省去多少烦恼与悲哀！噢，那一天是我一生声名的最大敌人！人们尽可以斥责过去的不如意，但却无法挽回。我真的坠入爱河了，不管是疯狂的魔鬼还是嫉妒我幸福生活的命运之神给我设下了这个圈套，如今他们尽可以怀着必胜的希望来高唱凯歌了。

我已被这新生的激情所征服，魂不守舍地坐在女人们中间。庆典的圣事正在进行，可我一点也没听进去，只是模仿着周围的女士们咏念着经文。我的头脑已被这突如其来的恋情占据着，我的目光和思绪不时地飞向我倾慕的年轻人，但究竟要从这狂热的欲望中得到些什么，我不得而知。真想让他坐得离我近一些，心里不由一次次地责备他为何坐在别的男人身后，而这种腼腆的举止也许正是他的计谋；我暗自讨厌那些挡在他前面的男人，好几次我真想透过他们多看几眼我的意中人，可有些人却以为我是在向他们暗递秋波，甚至可能确信我爱上他们了。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圣事结束了，四周的女人们纷纷站起身来准备离去，我这才定了定神，收回了脱缰的思绪，随着人群站起身来，可目光仍系在他的身上，眉目间焦急地向他表达着我内心的感觉，仿佛在说："就此离别我会非常痛苦。"然而，一阵长嘘短叹之后，我也只得离开，尽管是那么不情愿。关于他，我仍旧一无所知。

唉，善良的女人们，谁会相信一个人的心灵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谁会再相信对陌生人的一见钟情呢？谁会想到仅一面之交就会燃起与之重逢的渴望，而且刚刚离开就开始坐立不安，痴心盼望再见到他呢？又有谁能预见甜蜜的往事会变成新的不幸呢？当然，若不是像我一样亲身经历，谁也不会有此先见之明。噢！爱情对我是如此的残酷，为了制服我，它向我施用了有别于他人的法则！我常听人说，爱情的欢乐在初始的

时候似乎微不足道，只是随着情感的加深才会显得其乐无穷；可在我来说，情况并非如此，相反，爱情从一开始就以其全部的力量扎根在我的心中，爱情的欢乐也从此在我的心中永驻；我就像一根潮湿的木材，想要点燃它很不容易，可一旦燃烧起来会更加持久、热烈。过去尽管有许多人跃跃欲试，但谁都没能博得我的爱。可如今我自己被一个人征服了，我一定会像那木头一样为他长久地燃烧。

那天上午发生的事情使我思绪纷乱，那是一种夹杂着热望与惴惴不安的心情，我就这样回到了家里，而从家中离开的时候我还那么无忧无虑，轻松自在。我独自一人关在房间里，感到有些无所事事，爱情之火灼烧着我的心，许多新奇的想法不断刺激着我，我的眼前总是闪现那个令我着迷的年轻人的身影。我想，假如我不能摆脱这段爱情，至少应谨慎从事，把他埋藏在伤悲的心底；假若不是亲身经历您绝不会想到那是多么痛苦的事。当然，我并不以为其间的烦恼会比正当的爱情少些。我就这样爱上了他，却全然不知他的来历。

这段感情带给我许多纷繁的、一言难尽的思绪，但我仍想尽量把自己的经历讲述给你们。那段日子里，我一味沉浸在对他的思恋中，周围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显得索然无味。可长此以往，我心中的秘密迟早会被人家察觉，于是我又无法排遣自责的困扰。可这一切都与事无补！强烈的情欲战胜了自责和理智，就像风一般将它们吹得荡然无存。连日来，我渴望探听到他的身世，值得庆幸的是，一番苦思冥想后，我终于设法如愿以偿。往日我很少刻意打扮自己，也从不佩带过多的饰物；而如今，我却一反常态，相信精心的装扮会更加讨人喜欢；对我来说，服装、金饰、珍珠及其他贵重饰物显得愈发珍贵起来。那天以前，我去教堂、出席晚会或逛公园只是为了能有机会同

女人们聚在一起聊聊天而已，可如今再出入这些地方时，心中有了一种新的企盼，总期望能再见到他或被他看见。天生丽质带给我的那份自信似乎也不复存在了，每次不对镜子精心打扮一番，我便无法走出家门，我会用巧夺天工的双手为自己的那天生丽质锦上添花，让别的女人都黯然失色。

女人们出于礼貌或是因我的高贵身份总是对我倍加赞扬，不觉中我也开始喜欢她们的恭维了。我想，要是我的心上人看到我这般美貌肯定会更加倾心于我；女人天生的吝啬从我身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从前并不属于我的品质，我变得慷慨豁达了；我一反往日女性的羞涩腼腆，对自己充满了自信，甚至愚蠢地想象自己已变得比从前更具魅力，就连看人的眼神也产生了变化，显得过于矫揉造作。除此以外，在我身上还出现了许多其他的变化，在此我无意一一叙述，否则太显冗长。再者，我相信你们也像我一样恋爱过，自然懂得坠入情网会使女人发生什么变化。

他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年轻人，后来我们之间发生的种种事情证明了这一点。后来他很少光顾我们相遇的那个教堂，每次他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不动声色地看着我，把那份强烈的情感深深掩藏起来。我无法否认，每当我看到他时，爱情就会在我激动的心中迅速膨胀，我还从未有过类似的体验。他使我胸中的爱情如火焰般熊熊燃烧，哪怕行将熄灭，也会重新燃起。如果我没有看到那多情的眼神，或许就不会有当初的亢奋与快乐，结局自然也不至于如此令人神伤；然而那充满忧郁的目光为我烦躁的心平添了几多痛楚，我的整个身心都被欲火吞噬，几乎丧失理智，甚至忘却了自己身处何方。好几次周围的人对我的举动大为吃惊，不知我究竟中了什么邪。即使夜晚呆在家中，也难以找回往日的平静，我常常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偶

尔还会歇斯底里地发作，说些语无伦次的胡话。

自从有了这份新的恋情，我的举止就失去了往日的宁和与矜持。我每天都拼命地打扮自己，整天地长吁短叹，而且总是控制不住近似疯狂的举动。侍仆们对我的反常有所察觉，其中我的奶妈更是对我的行为大感吃惊。奶妈已经上了年纪，有过许多不同寻常的经历，她也曾受到过爱情的伤害，只是装作若无其事罢了，她常常责备我的所作所为。一天，我正躺在床上心情郁闷，愁云满面，她见别人都不在房里便对我说：

"我亲爱的孩子，最近你是怎么了，整天地唉声叹气？从前你可是无忧无虑，充满欢乐的呀。"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脸上不由泛起一阵绯红。我佯装睡着没有听见她的话，其实我翻来覆去是在想应该如何作答。想出了一个理由后，我便应声答道：

"亲爱的，我没有什么，也并没有感觉同以前有什么两样；只是经水不调，这次同以往相比使我更加不适和烦恼。"

"孩子，你在骗我，"她说，"不要以为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会轻信人的话，你近来的表现可完全是另一回事；我早就看出了你的心事，别再瞒着我了。"

噢！听到她这么说，我嗔怒道：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还问我干吗？我对你别无他求，只求你别把这事张扬出去。"

她接着说道："这种别人不该知晓的事情我是不会说出去的。我若是把这令你难堪的事传播出去，就让我掉进地缝里去好了；多年来我已学会了替人保守秘密。其他人并不知道这桩事，不用你或别人对我说，从你的表情中就能看出这一切。如果你干的这件蠢事与你的身份相符，如果你还像从前一样理智，我就不会多费口舌，也就没必要给你指点什么了。可这个

年轻人是个残酷的暴君，你稍稍放松警惕就会落入他的魔爪。他已经使你失去了自由和理智，我提醒并恳求你把这些荒唐的不切实际的念头赶出你纯洁的心灵，熄灭这邪恶的火焰，别再让无稽的幻想纠缠着你。你要抵制住这诱惑，如果一开始就将这残酷的恋情拒之门外，你就一定会战胜它；如果优柔寡断、肆意纵容，你就会贻误时机，只能身不由己地束手就擒。"

"噢，这种事说着轻松，可做起来谈何容易啊！"我回答道。

"这的确不是件易事，"她说，"但也并非不可战胜，况且你应该这样去做。你拥有一个高贵的女人所追求的一切，显贵的出身，为人称道的德行，倾国倾城的美貌和无尚崇高的荣耀，除此之外你还有一位温柔体贴的丈夫。我知道你一直很爱他，他也一如既往地爱着你，你不该把这一切都毁掉。你当然不想这么做，如果你还神志健全的话，我也不相信你会这么做。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千万要驱散那下流的情欲带来的虚伪的欢娱，别让它冲昏了头脑。我曾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你长大成人，我饱尝创伤的心虔诚地为你祈祷，恳求你迷途知返，以保全你的声名。若真能如此，我也会感到一丝慰藉。要知道，想要从病魔中解脱出来，就必须有战胜病魔的愿望。"

听了这番话，我对她说："亲爱的奶妈，我深知你所说的都千真万确，但狂热的爱情和欲望已使我误入歧途，我不再有清醒的理智，也无法按照你的忠告去做；那激情已完全战胜了理性。爱情以她的魅力占有和主宰着我的身心，你知道要想抵御它强大的震撼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言罢，我沮丧地把脸掩在臂弯里。奶妈显得比刚才愈加不安了，更为严厉地接着说：

"你们这些天真的女孩子是被邪恶的情欲冲昏了头，你们

把爱情奉为上帝，其实它是疯狂的化身；你们把它称作维纳斯的爱子，还说他从三重天上得到了不可战胜的力量，这只不过是为你们的愚蠢荒唐找个借口罢了。你分明是中了邪，已不能明辨是非。你都说了些什么呀？不可理喻的情爱在原始的疯狂驱使下匆匆光顾人间，它给人们带来的不是神明而是狂热，爱情只是光顾那些享尽天下荣华的人，凭它轻浮的灵魂引诱他们就范。这种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在那些低矮宅第中难得见到爱神的影子，即使出现也不过是为了人类的繁衍而已。那被人们称作爱情的魔魇，只是一味地纵容荒淫无耻的生活：它从来都选择那些命运的宠儿，而对节衣缩食的生活不屑一顾；它追随着高贵殷富的人群，向他们释放着毒液，占据他们可怜的灵魂；它出入广厦朱门，乐此不疲，对家境贫困者却无动于衷；就像一种瘟疫它心怀叵测地找寻脆弱的突破口。在出身寒微的人们身上我们总能看到纯真的情感，可那些丰衣足食的富人却总是贪得无厌：任何东西都不放过，一味追求那种无法实现的不合时宜的爱情。不幸的夫人，我觉得您也是这样的人，已深深陷入了淫邪情欲的泥潭。”

听了这番话，我说：“不要再说了，你怎能诋毁神灵！如今你已无法面对这种激情，没有人会听你的胡言。你现在故意中伤爱情，可从前你不也曾拥有过它吗？从前那些比我更聪明富有的女人们都把它称作爱情，我也不能赋予其新的名称。如今我已成了爱情的傀儡，它或许会带给我幸福，或许使我惨遭不幸，但我别无选择。它的力量我无法抗拒，每次与之交锋我均败下阵来。我现在非常痛苦，如果不能享受爱情的快乐，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你若还像我所想的那样明白事理的话，就用你的良策帮我减轻一些痛苦。我求求你不要再责备我，至少别再雪上加霜了。”她听后满脸怒气，半晌没有作声，而后就

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什么走出了我的房间。

亲爱的奶妈再没对我说什么就离开了。我拒绝了她的忠告，可独自沉思，耳边又回响起了她的话语；我似乎还没有丧失理智，一时觉得她的话也不无道理，后悔没有当面接受她的忠告——我有些动摇了，甚至想摒弃这可怕的念头。真希望她回到我身边再次安慰我，可眼前突如其来的怪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个漂亮的女子不知从哪里飘然而至，走入了我的视线。她静静地站在我面前，一语不发，周身散射出耀眼的光芒，刺得我睁不开眼睛。我睁大双眼，终于看清了她优美的身段——她全身赤裸，白皙如玉的肌肤焕发着诱人的光泽，身披一袭薄如蝉翼的紫色绫缎，宛如一只透明的玻璃罩子，令那冰肌玉肤显得愈发晶莹剔透；她头戴一顶树枝编成的绿色爱神花环，金黄色的秀发熠熠发光，花环下掩映着的一双美丽绝伦的大眼睛顾盼生辉，秀美的面庞令人叹为观止。她仍旧一言不发，仿佛有意在我面前展示自己的娇容，而且似乎觉察出了我在出神地欣赏着她。我的双眼渐渐适应了那眩目的光芒，她美丽的胴体更加清晰地展现在我的面前，这般的美貌简直是难以言表，我从未见过世间有如此的绝代佳人。我被她的美丽所震慑，也对她的不期而至大为不解。似乎是看出了我的心思，她于是微笑着用甜美的音喉开口说道："噢，年轻的夫人，你比任何人都易出尔反尔，而对老奶妈的忠告又将何去何从呢？难道你不知道逃避渴望的爱情而对她言听计从该有多难吗？你未曾想过它会给你带来多少难以忍受的煎熬吗？老奶妈的一席话让你清醒的头脑变得愚蠢至极，变得像她一样不懂得爱情的甜蜜与欢愉。太阳神每日从东方的恒河冉冉升起，用那明亮的光芒普照大地；之后又拖着疲惫的战车，在西方世界的碧波中洒下落日的余辉。维纳斯那长着翅膀的爱子——爱情之神，统治

着这广袤的大地，他虽为天国众神之一，却比任何神灵都更具神威，人们无不败倒在他的面前。他挥动着轻盈的金色羽翼，在他的王国上空自由翱翔；他关照世间的每一个人，手执强弓，将其亲手制造并经圣水洗礼的利箭搭上弓弦；一旦看到值得青睐的人，便立刻射出爱情之箭。爱神能使年轻男子们胸中的欲火更旺，使垂暮之人重新燃起那渐已逝去的激情，他的魔力与热焰会点燃少女纯真的心灵，就连那些已婚或寡居的女人们也会被他的热诚所感染。他甚至可以让众神也燃起爱情之火，不顾一切地脱胎换骨，以求久驻人间。即使那杀死巨蟒，弹响巴那斯山中切特拉琴的太阳神不也是一会儿追求达妮，一会儿追求尤利梅由斯，转而又垂慕莱乌库托和其他许多女人吗？当然是这样。当他爱上了特萨利国王的女儿阿麦托时，便将自己的光芒隐藏起来，装扮成一个贫穷的牧人，为她放牧牛羊。统治天国的至高无上的朱庇特也受爱神的驱使，做出过有欠体面的事。他时而变成一只洁白的小鸟，挥动着翅膀，发出垂危的天鹅般的凄婉的低鸣；时而又变成一只头上长角的小公牛，在田野上哞哞低吟，不惜在少女面前俯下脊背，而一旦获得她的垂青便兴奋地跃入水中，以蹄为桨，用其坚实的胸膛劈波斩浪，载着她奔向那属于自己的乐土；为了得到塞墨勒他现出了原形；为博取阿尔梅纳的爱他又变成好客的主人；为了得到卡利斯多的芳心他装扮成狄安娜，而为了达娜埃又化作一场黄金雨……在此我不想再花费更多的时间一一举说。再说那可怕的战神吧，他一旦动怒，就连巨人也会胆战心惊；但爱神的强大威力也能撼动他暴戾的秉性，在其心中埋下多情的种子；爱神也同样使朱庇特手下专司电闪雷鸣的火神坠入情网；我虽身为爱神的母亲，也无法逃避他的神威，而对阿朵内之死我也会禁不住泪流满面。我何必要费这么多唇舌呢？天国诸神无不

被爱神击中，只有狄安娜得以幸免，躲在森林里自得其乐，可有人认为她并非逃脱了爱神的控制，只不过是暂时藏匿起来罢了。如果你对天神们的故事半信半疑，那么，只要肯耐心讲述，世间凡人被爱神击中的事例也比比皆是。说实话，他们可都是些德行出众、果敢刚毅的人。先说那力大无比的阿尔梅纳之子吧，他放下手中的利剑，脱下身上威武的狮皮，粗壮的手指上美丽的绿宝石闪闪发光，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他那曾杀死巨人安特奥，制服凶猛的猎狗的双手，也会灵巧地帮助依奥莱纺线织布；他那力擎天穹的臂膀在同依奥莱拥抱时又是那般温柔缠绵，还亲手将紫色薄衣披在她的肩头，以博取爱人的欢心。帕里斯与艾莱娜、克利特内斯特拉与埃吉斯多的恋情早已尽人皆知；还有阿基莱、锡拉、阿丽亚娜、雷昂德罗、狄多内……我就不再一一赘述他们的故事了。相信我吧，这爱情之火是神圣的，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无论是天国众神还是万物生灵都难于逃脱爱神的主宰，就连没有理智的野兽也会对他俯首贴耳。他神奇的力量使得斑鸠出入成双，形影不离，可爱的鸽子追逐嬉戏，比翼齐飞；森林中温顺的雄鹿为了争夺母鹿，也会异常凶猛地咆哮着相互角逐厮杀；生性凶残的野猪，在情欲的趋使下愈发变得狰狞暴烈；威猛的非洲雄狮一旦发情，它狂躁的吼叫震撼群山。暂且不说这些野兽，河神水鬼也无法躲避爱神手中的利箭。我想你不会不知道，内图诺、格拉乌科和阿尔菲奥等神灵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佐证：彻骨寒冰也不能熄灭这情爱之火，反而使之愈燃愈旺；爱情之箭可穿透大地，射中深藏阴暗之中的普路托。

“苍天、大地、海洋、地狱都知道这利箭的厉害，世间万物无不慑于爱神那无法抗拒的魔力，他的神威是无与伦比的。爱神的出现使一切仇恨冰消雪释，在他炽烈的火焰面前所有的

新仇旧恨均无藏身之地；他的力量可以让刻薄的继母变得仁慈宽厚，而这也早已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了。你还想要什么？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为何还要痴狂地逃避呢？不论是天神、凡人，还是飞禽走兽，无不被爱神所征服，你也如此难道还有什么难为情的吗？你不知何去何从，其实也不必担心会因此受到别人的指责。许多比你更加出色的人也难免痴迷地坠入情网，况且人生中还有许多更大的过错，你若重蹈覆辙也是情有可原的。如果你不为我的一番话所动，仍要一意孤行的话，就请想一想吧：论德行你无法与众神之父朱庇特相比，论威力你远不如太阳神，论财富你也无法同朱诺相提并论，论美貌你还不如我。作为神灵，我们况且都向爱神屈服，难道唯你能够无往不胜吗？你不要轻信别人的话，也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什么‘我是有夫之妇，神圣的道德准则和忠诚的誓言不允许我这样做……’这些苍白无力的陈词滥调只不过是徒劳的借口，强大的爱情法则是不可逆转的，无他可与之抗衡。帕西菲也是有夫之妇，费德拉和我也是如此。那些丈夫们不也是屡屡背叛自己的妻子吗？贾索内、泰塞奥、埃托雷和乌利赛都无一例外。人们不应责怪他们，因为他们用同样的法则施加于人，并没有比女人多享受什么特权。放弃那些愚蠢的想法，勇敢地爱下去吧。若你不想屈从爱神的力量，就避而远之；可爱神的威力无处不在，你又能躲到哪里去呢？纵然你跑到天边，爱神也能追上你、征服你，在无边无际的爱神王国中任何人也难以逃匿，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给你致命的一击。年轻的夫人，只要你不像米拉、塞米拉米斯、比博利斯、卡那斯和克莱奥帕特拉那样被邪恶的欲火吞噬，便尽可以心安理得。爱神并没有对你施用什么新花招，他像其他的神灵一样拥有自己的法则，你并不是第一个被这种法则征服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如果你

觉得唯有你为情所困，那就错了，世界上像你这样的并不乏其人。远的不说，就在你居住的这座城市里，许多你认识的女人皆尽如此。记住，你不必为重蹈他人的覆辙而难为情。照我的话做吧，夫人，别忘了是我赐予你美貌，我还要将你从凡思俗念中解脱出来，让你尽享天赐的快乐。”

心地善良的女人们，爱神如此这般满足了你们的愿望，除了说“我愿悉听尊命”，我还能怎样回答她呢？此刻，女神一言不发，而我在脑海中思忖着她说过的每一句话，似乎一下子找到了许多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她仿佛也看出了我的心思。我猛地从床上站起身来，怀着一颗谦卑的心跪在她面前，惴惴地说：“天国中美丽永驻的女神啊，你是我灵魂的唯一主宰。我越是想反抗，就越感受到你无穷的威力。原谅我吧，我不该抗拒爱神按照你的旨意射向我的利箭。我曾经倍受你的偏爱，得到了你赐予的如花似玉的美貌，从今以后，我甘愿做你无边王国中的臣民。”

我话音刚落，她就面带灿烂的微笑向我走来，她热情地拥抱着我，又亲吻了我的额头。随后她就像阿斯卡尼奥对狄多内那样将欲火吹入我的口中，点燃了深藏心中的烈焰，我顿感浑身热血沸腾。只见她肩披的紫纱微微敞开，我心爱的人的形象浮现在她丰腴的胸前，她一边关切地指给我看一边说道：“年轻的夫人，你仔细看看他吧。他不是利萨，不是杰塔，更不同于比拉，我是不会让这类人做你的情人的；而他的美德足以使任何一位女神为之倾心；他对你的爱情真意切、超越时空，你应该欣然地去与他共浴爱河。就照你刚才的话去做吧，不要再面对他的爱犹豫彷徨。”

话音未落，她已在我眼前消失了。唉，天哪！从此后发生的事来看，她或许根本不是美神维纳斯，而是特斯弗内掩盖起

一头可怕的毛发，无异于朱诺将神光掩藏，以装扮成老妇，欺骗塞墨勒一样，为我埋下了毁灭的孽种。但可怜的我完全相信了她，从此丧失了虔诚的信仰，变得寡廉鲜耻，也不再看重神圣的贞操，在我身上再也看不到一个循规蹈矩的女人应有的美德。亲爱的夫人们，请你们原谅我的过失吧，一个大逆不道的人在受尽惩罚之后也应该得到宽恕。

虽然美神在我面前消失了，但我已准备如她所说去追求人生的快乐；狂热的情欲冲昏了我的头脑，叫我完全丧失了理智；可不知为什么，至少有一点我是清醒的，那就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很少有美满的结局。这一念头总是萦绕在我繁杂的思绪里，挥之不去，但我又不愿用理智来约束自己，仍满怀希冀地追求那结局的完美。于是我不得不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感谢上帝，是他赐予我的卓然的天分才使我不露声色地度过这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其中自然也饱尝了许多苦涩与艰辛；实际上，这股力量至今仍在延续着，支持着我，尽管我叙述的都是事实，但我却想尽量让那些最精明的人也难以辨别我的真实面目。只有他除外。和我一样，这其中的原委，他都了如指掌。我曾经恳求他，一旦他偶然看到这本书，也请看在我们爱情的面上为我保守秘密，不然对他本人的名誉也没有什么好处。若是他果真把事情张扬出去，我就会声名扫地，即使他有心，也不可能再偿还与我。

我决心已定，但同时又要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欲。只要一有机会，我便向他递去种种暗示，不断撩拨他那同样焚心的欲火，也不忘告诉他要像我一样谨慎从事。其实我全然不必担心，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不久我便发现一切都在按照我的意愿发展。他不仅有着对爱的执着，更显得沉稳持重，这一点深深地吸引着我。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我表达倾慕之情，

但又顾及我的体面；他的确是一个情场老手，设法不断地接近我的亲戚，甚至我的丈夫，慢慢地与我的亲朋们混得很熟，并且很是讨他们的喜欢，以致于他不到场大家都会觉得扫兴。

我想，即使我不说，你们也能猜到我难于言表的兴奋——很显然，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众人面前毫无顾忌地攀谈嬉笑了。

他也不失时机地向我表达着爱意。在同人们不停地交谈中，只要发现我在倾耳聆听，他便会说一些只有我能理解的话语；人们不仅可以通过语言交换情感，手势和表情也同样能够传递爱的信息；我很喜欢他的这种表达方式，我们之间无需语言就可彼此表明心迹。然而他仍不满足，便开始用一种隐喻的语言来讲话，还鼓励我也如法炮制；为了表达对我的强烈的爱意，他把我唤作菲亚美塔，称自己为潘菲洛。在盛大的晚会上，他经常当着我和我的亲友们讲述希腊神话中菲亚美塔和潘菲洛，其实就是暗指着我和他。那是多么令人心驰神往、一见倾心的浪漫传说，他为这爱情故事设计了许多情节，还真有些引人入胜。听着他侃侃而谈，我不止一次地笑了起来，我笑他的机敏睿智，更笑别人的单纯和轻信。有时我很怕他情切至极会不自禁地说错什么，可他总是凭借自己的机智使其杜撰的故事自圆其说。

噢，善良的夫人们，爱神对他的臣民们毫无保留，使每个人都谙熟此道。像我这样一个天真的女孩子，和女伴们在一起都显得笨嘴拙舌，但出于对他的爱慕，我却很快适应了他讲话的方式；在短短的时间里，我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也完全可以与诗人媲美，因此我能随时跟上他的思路，很少做出风马牛不相及的对答。在此，我只讲述了那些自认为对一个年轻女子来说最难学会的东西，其他的小事更是不足一提了。我们之间的

恋情只有我最亲近的女仆才知道，我们也千方百计地让她保守秘密，好在她对我的确十分忠诚，经受住了考验。要把我的经历一一叙述出来需要太多的篇幅，那些事别人不仅没有做过，甚至连想也没有想过；我清楚地知道那些事有损我的名誉，但也并不为此感到惶惑。

善良的夫人们，如果我没有想错，我们俩的决心已定。头脑清醒的人会发现，在春情欲火的趋使下两颗年轻的心又怎能永远平静，而不失去理智呢？相反，男人这么做后还会得到人们的赞许。我准备以我饱含深情的笔触记录下这段情感的结局，那是任何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但是，在落笔之前，我要祈求你们的怜悯，因为爱情的力量就积蕴在你们心里，你们又何尝不渴望获得同样的结果呢？（如果你们曾经痴心渴望，却又未能如愿以偿的话。）要是这席话冒犯了你们，就请原谅我吧。噢，纯洁的廉耻感，我意识到你的宝贵已为时太晚，也请你宽恕我吧；我请求你给那些腼腆的女人一点机会，不要以此来威胁她们，在我的故事中所读到的也正是她们梦寐以求的。

时光在我们的企盼中一天天逝去。在我们俩之间，一方总是用隐晦的语言来表达爱意，而另一方却对此表现得置若罔闻。你们知道，女人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人时总流行于这种作法。然而，对我的言语他还有些将信将疑，抓住机会就大胆进攻，丝毫不掩饰对我的炽爱；尽管我装作无动于衷，他还是达到了目的——从我这里体会到与之一样的挚爱深情。当然，假如这些正是我深爱他的原由的话，我不得不承认：每当我回想起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时，内心都会感到焦灼不安。上帝可以作证，那件事的发生完全是由于我至今仍怀有的对他的真爱所致，这一点我无法否认。可有谁不想得到所钟爱的人呢？何况

他并非远在天边，而就近在咫尺，距离越近爱情就愈加强烈。在拥有那段经历之前，我曾不止一次地为那美轮美奂的情景所心驰神往，此后，在命运的驱使下我们又巧妙地安排了多次幽会……这一切想起来还恍如昨日，而如今已随风飘逝，一去不复返了。想起当时，我还常常为他的不期而至感到惶惑不安——他向来毫不顾忌地说来就来。他对我的房间情有独钟，我也愿意在此迎候他，因为我知道他在我的房间里就像身处庙宇一般满怀虔诚的敬意。天哪，就是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在甜蜜的亲吻和温情的拥抱中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那曾经拥有的快乐时光又是多少恋人梦寐以求的呀。神圣的廉耻之心，你是我心灵的羁绊，你为何不接收我的请求而离我远去？你为什么还要阻止我用笔记录下自己所有的快乐和欢愉？你伤害了我的心，竟枉自以为这么做会有益于我；其实我还想讲述更多的细节，但在你看来是万万不能的；而我只有将它们和盘托出，才能使那饱经沧桑的心灵得到一丝慰藉。

对于那些天资卓越、才能出众的人来说，无须刨根问底便很容易理解上述的事情，而对那些头脑简单者则不然。我还不至于愚蠢到这种地步，然而，尽管我知道该对自己的经历保持沉默，可又怎能抵挡爱神的诱惑呢？我屡次放下手中的笔，同样又无数次在爱神的怂恿下重新拿起了它；从一开始我就无力与之抗衡，直至最终对其言听计从。他不断启发我说，私下的恋情就像藏蕴于地下的宝藏一样令人神往。我怎么会就相信了这番话呢？当时我还由衷地感激那神圣的保护女神和她赐予我的欢乐，多少次我虔诚地头戴绿枝，手持香火在她的圣台前膜拜，多少次我又在心中暗自责备老奶妈的那番忠告。此外，我还不时为自己比女友们获得更多的幸福而沾沾自喜，同时也讥笑她们的爱情，言谈中对那些自己曾经喜欢过的东西大加贬

斥。我常对自己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像我一样享受着别人的真爱，也无人像我一样挚爱着一位才德出众的年轻人，唯有我真正品味到了爱的甘美。"世间万物对我来说都已无足轻重，在幸福的滋润下我仿佛已忘乎所以、飘飘欲仙了。我一定要将自己幸福的缘由昭示天下，因为我所钟情的东西一定会让世间每一个人为之心动。而你们，廉耻心和恐惧感，又无情地占据了我的心，叫我即怕身败名裂，又担心失去那日后被命运所剥夺的一切。正如爱神所希望的那样，在岁月的流逝中，我心境平和，并不妒忌任何女人，全身心地沐浴在爱情的阳光下，而全然没有想过这痴心追逐的快乐竟成为我日后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直至今日我才从恶梦中清醒过来，但已是为时太晚，覆水难收。



第 二 章

（菲亚美塔讲述了她的情人为何离她而去，及情人走后其内心的痛苦。）

亲爱的夫人们，还记得上文中那个幸福的菲亚美塔吗？正当我整天沉浸于快乐与多情的生活之中，毫无远虑近忧时，厄运已在不觉中开始向我释放它可怖的毒液，而我对此却全然不知，仍旧每日我行我素，自行其乐。厄运使我成了爱神的奴仆，但他并不就此善罢甘休，看到我尝到了爱情的甜蜜，便极尽所能用痛苦的利剑刺穿我的心，折磨我的灵魂。他为我准备了那让人深恶痛绝的毒汁，也终于等来了积虑已久的良机，从此我失去了欢乐与笑容，终日郁郁寡欢，愁容满面。我不仅要在这无尽的痛苦中煎熬，还要把它们记述下来给别人看，这叫我怎能不顾影自怜、黯然神伤；我内心矛盾重重，也很不情愿，更缺少足够的勇气，为了完成它不知流过多少泪水，但无奈的是，我必须坚持写下去。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窗外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就在这漫长的冬夜，在卧室那宽敞的睡床上，我和他紧紧相偎，百般缠绵；疲惫的爱神似乎已被我们战胜，屋中的灯光也跳跃着温暖的情丝，在它的映照下我俩彼此凝视，贪婪地欣赏着对方的美貌。

当我说话的时候，他眼中闪烁着的温柔的目光着实令人陶醉。可不知何故，他打断了我，做出十分困乏的样子，闭上了双眼，我却像他刚来时一样毫无倦意。听见他低声哀叹，我马上意识到他可能不太舒服，刚想问“你怎么了？”可又改变了主意，欲言又止。他蜷缩在睡床的另一头，我目不转睛地凝望着，静静地听着。然而，他再也没有作声，只是低声啜泣，强忍的泪水无声地淌过他清秀的面庞，打湿了一大片前襟。眼见这般情形我顿感手足无措，俱不知如何表达我当时的心境。一时间在我脑海中闪过许多念头，思来想去总以为他是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可能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了。真想问问他因何烦恼，可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怕他由于我发现他在哭泣而不好意思；我眼中噙满泪水，不得不几次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好不让眼泪落在他的身上，以至看出我对他的心思有所察觉。虽然我心中烦躁不安，仍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样他醒来时就不会看出我已听到了那悲惋的叹息；而我终于捺不住性子，想把他伤感的原因弄个究竟。为了让他转过身来，我就像那些梦见不慎跌倒、凶猛的野兽或是其他什么可怕的东西而惊醒一样，装作从梦魇中醒来，惊恐地尖叫了一声，顺势用一只手臂揽住了他的肩头。这一招果真奏效，他立刻擦干眼泪，强装笑颜转过身来，关切地问道：

“噢，我的宝贝，是什么叫你这么害怕？”

“我好像失去了你。”我立刻回答道。

天哪！不知为什么我会鬼使神差地将这句话脱口而出，也正如当时所预想的那样，这句话成为我日后命运千真万确的预言。

“亲爱的，除了死亡什么也不会使你失去我。”说罢此话，他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让我愈发想探究他伤感的原因，于是便

开口相问。但他却一言不发，两眼泪如泉涌，泪水将前胸打湿了一片；他痛苦地哽咽着，久久地搂抱着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渐渐地，他平静了下来，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回答我说："亲爱的，事实可以证明，我爱你胜过一切。如果我的悲伤值得同情，请你相信，我如此哭泣并非无缘无故，是一件痛苦的事在折磨着我。每每想到现在能和你幸福地相伴相守，我就会更加痛苦；只可惜不能将我一分为二，那样就即能使我为了爱情厮守在你的身旁，同时又可以奔到那急需我的地方以尽孝心。为此我心如刀绞、悲痛万分，一方面慈悲的力量要把我从你的怀抱中夺走，一方面无法抗拒的爱情又吸引我继续伴你左右。"

听了他这番话，我可怜的心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楚。当时我并未完全理解他的用意，可越是注意听他的话就越禁不住泪流满面。生平第一次我体味到那抹杀快乐的巨大痛苦；我从未如此伤心过，任凭他怎样抚慰我，都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泪水。就这样，我痛哭了好一阵，并恳求他向我说明，究竟是什么样的慈悲心能把他从我的怀抱中夺走。他哭泣着对我说："我的好几个兄弟都先后去世了，父亲家只剩下我这唯一的儿子。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其实这也是世间万物的最终归宿。可如今我父亲年事已高，鳏居一人，没有任何人在身边照料，他也没有更多的祈求，只希望我能回到他的身边给他些许安慰，他也有好多年没有见到我了。为了不离开你，几个月来我找了许多借口迟迟没有动身；但近来，父亲不再接受我的任何托辞，不断地催促我赶快回乡，他恳求我看在他对我的养育之恩和多年来对我倾注的爱的份上尽快回去看看他。我也的确应该多给他一点爱，多尽一些子女对老人的关怀、体贴。亲朋好友们也苦苦哀求我，并说如果父亲见不到我，他不幸的心将永远得不到安慰。唉，自然规律是多么不可抗拒啊！我是那么爱你，可又怎能因为情爱就不

去尽孝？我是想征得你的同意回去探望一下父亲，再和他住上一段时间，可离开你我又不知该怎样生活下去……一想到这些，我就悲伤不已。”他说到这里便戛然而止了。

尊敬的夫人们，如果你们其中有谁也像我一样曾在热恋中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就一定不难理解我当时是多么悲伤；对那些未曾经历过的人我也不愿多说，因为他们不仅不能理解，反而会觉得我言过其实。总之，听了那番话，我就像丢了魂一般，他所说的一切我都确信无疑，只是忘情地将自己的爱人紧紧地搂在怀里；恐惧和伤痛使我久久说不出话来。

良久，我才从惊愕中回味过来。是的，他是我生命的主宰。我强忍着泪水恳切地对他说道：“亲爱的，你就是我生命的希望，但愿你能听进我的话而改变主意。只要你真的爱我，我们的生活就不至陷入悲惨的境地；假若总想着慈悲与爱情兼得，那只会使我们的前途未卜。诚然，你刚才说你是如何爱我，任何慈悲心也不能与这爱情相提并论，如果这些话句句是真，我们就应该一生相守，永不分离。你该清楚个中原由。如若你按照令尊的话去做，就会使我的生活变得扑朔迷离，难以预料，以前一日见不到你我都会坐立不安，切切思念，这都足以说明，失去你就意味着失去了所有的欢乐。亲爱的，难道这些还不足以将你挽留下来吗？忧伤将占据我的心，并肯定会置我于死地，这一点毋庸置疑。你更应该知道，柔弱天真的女人要有何种坚强的意志才能抵御住这般打击。也许你会说，我当初与你相爱时就应该能理智而坚强地承受比这更大的创痛，可眼下事过境迁，你这种说法我不能完全同意；今天对我来说十分沉重的东西在当时却由于我心存的希望而被淡化了，因为我要依赖别人生活，又被强烈的欲望所慑服，谁能否认我会得到你呢？那时你也像我爱你一样炽烈地爱着我，这一点自然无可否认。可现在你要离我而去，什

么也不能保证你能再回到我身旁。此外，那时尽管我早已对你一见倾心，可除了与你见过面，并不知道你到底是谁；如今我已认识了你，而且真切地感到你比我当时想象的更加可爱，你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部分，就像天下所有的情人一样，你也得到了女人的心。众所周知，得而复失比失去希望更加让人难以忍受，就算那希望也有成为现实的可能。一想到这些，我就仿佛感到死亡在向我迫近。为了父爱你可以不顾我付出的感情，这绝不是真正爱我，而是要将我置于死地的敌人。只要我同意，你当然可以我行我素，一走了之；可为了你父亲的风烛残年你真的忍心抛下我们的感情，牺牲我的生命吗？这难道还是公平的吗？噢，我的潘菲洛，的确，你和父亲之间有着血缘的纽带，可他会像我一样爱你吗？你错了，我才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我越是爱你，就越应得到你的爱怜，亲爱的，你应该怜悯我，最优先考虑我，没有令尊你也照旧会生活下去；你过去并未在他身边，他不一样过得很好吗？如果他愿意就继续活下去，不然就去死吧。多年来他已逃避了死神的追赶，说真的，这样勉强活下去还不如死去；如果他像其他老人一样艰难地活着，那你与其在他身边延长他生命的痛苦，不如让他死去，那才是你最大的孝顺。想想我吧，自从与你相识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没有你我简直无法生活下去，你不能就这样把孤独无助的我抛在一边。现在我还年轻，期待着能与你相依相伴、天长地久。只要你回到父亲身边就能像梅德阿使埃索奈返老还童一样拯救他的话，我尚能认可你的孝心，甚至还会督促你尽快去做，尽管这样会使我更加痛苦。然而，亲爱的，结果终将是事与愿违，也绝不可能是想象的那样；我不相信你会如此残酷无情地抛下我，你曾经爱过我，现在也依旧爱着我，这是你发自内心的选择，没有谁强迫你。而现在你却把父亲往日对你的恩情看得比我给予你的爱还要重

要，这是命运让你在我和他之间作出选择。如果你不曾用花言巧语欺骗我，在那些彼此分隔的日子里，对我来说你与死去没有两样。现在为了这可恶的孝心，你要长久地离开我，你又怎能熬过那漫长的时光呢？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好好想一想吧。我常听人说，无尽的痛苦会使人抑郁而死，从你悲伤的泪水和心脏无序的悸动中我预感到将失去你的未来，为此你也会遭受死神的威胁；即使你不是抑郁而死，也会陷入比死亡更糟的境地。唉，我这深爱着你的心同时被爱恋和同情所折磨，所以我求你不要这么愚蠢，不管你出于何故而为之，都无异于为自己埋下危险的祸根。你好好想想，不自爱的人将会一无所有。你现在是怜悯你的父亲，可他赋予你生命并不是为了让你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我想他是个明智的人，如果他发现我俩的关系是正当的，毫无疑问他会让你继续留在我身边。假若并非如此，他就会以尽孝为由招你回去，相信这一点你是十分清楚的。你只要想一想他如果知道我们的事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你就应该打消这个使你我都焦痛不安的念头。

“我最亲爱的人，这些理由当然是充分的，足以让你回心转意。自然，你无比依恋那生你养你的家乡故土，但从你那里听到的也有令人厌烦的一面：正如你亲口对我所说，那座城市里的人大多自命不凡又懦弱胆怯，他们维系着让人难以想象的陈规戒律，狭小的城市就像异域一般不时发生战争；那里的人傲慢、贪婪而恶毒，总是无端地挑起事非，所有这一切都与你的秉性格格不入。而你行将离开的却是唯一一个在国王统治下的祥和、富庶、美丽的城市，凭着对你的了解，我知道你喜欢这里的一切，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有我，是你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的。放弃那令人神伤的念头，改变主意吧，我求求你，亲爱的，为了我们能相依相伴、永世不渝，就留下来吧。”

听着我滔滔不绝的诉说，他潸然泪下。我紧紧地搂着他，不停地吻着，吸吮着他脸上的泪水。一阵长吁短叹之后，他回答道："我最爱的人啊，你的话句句在理，我也清楚所面临的危险；可并非一切都能事随人愿。现实需要我用暂短的牺牲来偿付一笔债务，我相信你会理解我。你应该这样想：父亲对我的养育之恩使我对他抱有无限的同情和负疚感，可我们之间的感情绝不亚于这份父子之情，这一点你尽可放心；如果我们之间的感情完全有正当的理由，并可以公之于众的话，那么不仅我父亲，任何一个人都会认为你的话是对的，我也可以不顾父亲死前是否能再见我一面，那将是无关紧要的。然而你我的感情难以公之于众，人们也会对我不尽孝心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我们会在人言非议中名誉扫地。亲爱的，想想看，我们只不过分离三四个月，而即让我尽了孝心，又不至招致旁人的指摘，我就可以痛痛快快、毫无顾虑地回到你的身边，重新享受快乐的时光。况且正如你所说的，我要回去的城市是那般龌龊，令人生厌，根本无法与这里相提并论，都是因为这里有你——我心上的爱人；想到那边一无是处，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因为我不可能久留，会尽快回到你的身边。你就让我回去吧！你一向顾及我的名誉，现在也请你耐心忍耐一下；我知道我的离去会给你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我保证今后一定加倍补偿与你，荣辱相依，共伴今生。"说到这里，他又沉默了片刻。见他缄默不语，我便接着说：

"我知道你主意已定，不容改变。但你也一定明白，在你远离我的日子里我的心会时刻牵挂着你，我会整日为你的生命担忧，并祈求上帝，愿不惜以自己的青春为代价来延长你的生命。其实我又何必苦口婆心、枉费口舌呢？就像大海不会总有那么多的沙石，天上的繁星不会永远闪烁一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和危险会随时干扰你我的生活，你走后这一切肯定会无情地对我发

起进攻。天哪！我的生活将是多么凄惨、黯淡！我曾羞于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告诉你，可现在也顾不上这些了。听说你的家乡有许多漂亮风骚的女人，而且都是情场老手，极善卖弄和勾引的伎俩，如果你看中她们其中某一个而把我对你的真情抛在脑后，我的生活将会多么悲惨啊。要是你还真的爱我，就应想一想，如果我对你变了心，你该如何是好。不过，这种事绝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即便万一发生此事，我就会用自己的双手结束自己的可悲生命。好了，我们现在不说那些不想看到，也不愿面对的事，不要用这些悲惨的预言来试探神灵的旨意了。如果你动身的主意已定，我也只好同意，因为只有满足你的心愿才是我最大的幸福，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我只求你答应我，将行期推迟几天吧，这期间我可以想象着你已离我而去，慢慢适应没有你在身边的生活，学会忍受失去你的痛苦。我想，这对你来说应不难做到。现在这季节天气状况不佳，就连上天也在暗中助我，你没看见天空中总是阴云密布，时而雨雪交加，时而电闪雷鸣吗？连日的大雨使小溪变成了大河，道路变成了沟堑。谁会这么不爱惜自己，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中长途跋涉呢？你就答应我吧，亲爱的，等这段恶劣多变的天气过后，再择良期启程上路，你就不会遇到风险了，我也能渐渐适应起来，更有耐心地等待你的归期。”

听到这里，他马上回答我说：“亲爱的夫人，我走后只会留给你痛苦和牵挂，可这的确有悖我的初衷。其实，我又何尝不是怀着与你同样的心情离去呢？我也盼望着能早日回来抚慰你受伤的心灵。别再胡思乱想了，如果我的气数已尽，不论是留是走，死神都会降祸于我；你也没有必要去猜测未来的不幸与好运。人类只能默默承受上帝的惩罚或恩典，别无其他选择。可见，命运掌握在上帝手中，他比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我们的需求，我们可以全然不予理会，完全顺其自然。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上帝保

佑，降福于人。我从未像爱菲亚美塔那样爱过其他的女人，朱庇特可以作证，爱神用他的绳索将我的心牢牢地拴在了你的身上。请你相信，除非地球上也布满繁星，天穹中也能耕耘种植五谷，我潘菲洛将永远属于你。你请求我推迟行期，如若这对你我有利，我又何乐而不为呢？可是，时间拖得越长我们的痛苦就越深。即刻启程我便可以在你用来适应忍受痛楚的时间结束之前回到你的身边；我不在的时候你就会忘却烦恼，一心期待着我的归来。长久以来我已经习惯了恶劣的天气，上帝要我在这种天气里动身，我也无可奈何。放心吧，我会好自为之的。坚强些，长痛不如短痛，既然我迟早都得回去，与其在忧郁和不安中等待，还不如早去早回为好。”

听了这番话，我又禁不住泪如雨下，我把头深深埋在他的怀里，长久没有回答他。我脑子里乱糟糟的，不知是该答应还是反驳。换了别人，有谁会对他说：“只要你尽快回来，就按你说的做吧。”我想谁也不会这样讲。良久，我还是满眼噙泪、痛苦这般地回答了他，并且还说：“如果你回来时发现我还活着，那可真是奇迹了。”言罢，我们互相安慰着，为对方抚拭着泪水。那一夜，我们再没有多说什么。在他动身之前的几天里，他依然来看了我好几次，一切似乎还都是老样子，尽管他注意到我的装束和心境已大不相同。与他分别的最后一夜终于来临，我的一切快乐就在那一夜终止了。那一夜我们不停地交谈，不住地流泪，尽管由于季节的缘故，那是一个最漫长的黑夜，但我却觉得它是如此短暂，转瞬即逝。黎明就要揭开夜空的面纱，可恶的白昼使得群星黯然失色，它们都是棒打鸳鸯的恶魔。我紧紧地拥抱着他，对他轻声耳语：“是谁如此狠心，要夺走我最心爱的人？上帝为何要如此残忍地惩罚我，竟然还对我说：‘潘菲洛不就在菲亚美塔身边吗？’天哪！我不知道你要身去何方，何时才能再次拥有你？

我怕不会再有这一天了……”

话未说完，我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他走过来，一遍遍地吻着我，用他的爱抚安慰我伤恸的心。久久地，我们彼此依偎、拥抱，仿佛要用尽全身的力量来体味这最后的温存。天还是渐渐放亮了，我们极不情愿地站起身，向那苦痛的终点走去。我用整个身心接受着辞别的热吻，泣不成声地对他说：“我最亲爱的，你这就要走了，你无论如何要答应我快些回来，要是愿意，你还要发誓向我保证，好让我相信你的诺言，在艰难漫长的等待中感到一丝安慰。”

我们的泪水已经汇成一处，他把头痛苦地靠在我的肩头，声音低沉地说：“我最爱的女人，虽然行色匆匆的光明之神阿波罗让我们暂时分离，但他的光芒会指引我们到达希望的彼岸；你要相信我对你的爱坚贞不渝，更无需担忧孝心带来的一时离别，我发誓不出四个月仁慈的上帝就会带给我们花好月圆的良辰美景。”

面对神灵的圣像，我们俩将右手彼此紧紧地握在一起，他切切地说道：“圣洁的天神啊，你们是天地的主宰，就请为我的许诺作证吧；爱神，你是我们心灵的明镜，也请你显现灵光，再赐予我们爱的力量；还有这温馨的房间，你是我俩爱的归宿，就像天神依恋浩瀚的天宇，我对你也有着无尽的眷恋；你也是我爱情的见证人，如果我不履行诺言，就让上帝惩罚我吧，就像切雷雷让埃里西托内忍受长久的饥饿之苦，狄安娜将阿特奥内变成了一只鹿，朱诺将塞墨勒化为灰烬那样惩罚我吧。”

他再次热烈地拥抱了我，用沙哑的声音说：“再见，我的爱人。”话音刚落，我再也抑制不住痛哭了起来，一时间泪水淹没了所有的语言；我强忍着悲痛，声音颤抖地说：“既然你已握住我的右手对天发誓，就让至高无上的朱庇特在苍茫间作证，让它能像

伊斯德对特莱图萨许下的诺言一样，天随人愿，心想事成。”

我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还想与他告别，可突然眼前一片漆黑，就失去了知觉。宛如绿草丛中的一朵娇红的玫瑰花，在阳光的照射下失去了颜色，我一下昏倒在女佣的怀中，好久过后，善良忠实的女佣将凉水轻轻洒在我的头上，把我唤醒到这凄惨的世上；恍惚间我还伫立在门口，猛然又像斗牛场上的公牛受到致命一击忽地站起身来，一把抱住了女佣，泣不成声地说：“再见了，我的心上人。”

女佣当然知道我误将她当成了情人，但也没有吭声；后来我恢复了知觉，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羞愧和悲伤使我差点再次昏了过去。

天已然大亮，我挪回自己的房间，这里再也找不到潘菲洛的影子。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痴痴地环视四周，全然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忽然若有所悟，我急忙向女佣询问刚才他的状况，女佣伤心地说：“夫人，他已经走了好一会了，是他把您抱进房间的；之后天就亮了，他无奈地流着泪离开了这里。”

“可他还是走了？”我接着问道。

“是的，夫人。”

“他走的时候表情如何，很痛苦吗？”

“我从未见过那么悲伤的人。”女佣回答说。

“那他又都做了些什么，临行前说过什么吗？”我焦急地问道。

“您刚才晕倒在我的怀里，完全失去了知觉。”女佣回答道：“他匆忙跑回来，将您揽在怀里。他把手放在您的胸前，好像在寻找那受惊的灵魂。发现您的心仍在剧烈地跳动，他便试图用动情的亲吻来唤醒您，如注的泪水打湿了两人的面庞，可您依旧像一块冰冷的大理石一动不动。他把您抱进房间，满面愁容，担

心您会有个三长两短，哽咽地说道：'上帝啊！如果我离她而去是罪孽的话，就请来惩罚我吧，不要再让这个无辜的女人经受折磨。贤明的众神，请你们发发慈悲，使她恢复知觉，让她能在我临行前再看我一眼，再吻我一次，深情地说声再见吧。那样我和她都会感到慰藉的。'可过了一会儿，见您仍然毫无反应，他便不知所措，没了主意。他把您平放在床上，像暴风雨中的海浪一般焦躁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时而走到门边，时而又徘徊在窗前察看外边的天色。这时天已大亮，他再也不能待下去了，于是又跑回您的床前，再次不停地呼唤您，把无尽的眼泪和亲吻留在了您的脸颊上。看到实在不能再等下去了，他又一次把您抱在怀里说：'我最亲爱的女人，你是我唯一的希望，如今我不得以离开你，丢下你一个人吉凶未卜，愿上帝能抚慰你的心灵，并保佑你我再次重逢。'一边说着他一边失声痛哭，我真怕家里人甚至邻居们都会听见那让人心碎的哭声。太阳已爬上了窗口，他流着泪再次说了声再见，在门口用力跺了一下脚，还是走出了家门。他一步一回头，好像企盼您会醒来。最后我向他轻声道别，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说罢，女佣不再作声。

噢，善良的夫人们，你们可以想象，心上人的离去给我带来了多么大的痛苦。从此我便抑郁不振，黯然神伤。

第 三 章

（本章描述了菲亚美塔在无限的痛苦与思念中苦挨终日，一心盼望着他的情人在当初许诺的期限内回到她的身边。）

夫人们，正如你们上面读到的，我的潘菲洛就这样离开了我。他走后，我一连数日都郁郁寡欢，说不清暗自流下了多少伤心的眼泪。我整天默默地念叨着："唉，亲爱的潘菲洛，你怎么忍心就这样抛下我呢?"我哭成了一个泪人。每当我轻声唤着他的名字，心里便涌起一阵阵酸楚。房间中的每一件什物看上去都那么亲切，都能使我触景生情。我常在房中踱来踱去，不停地自言自语："这儿是我的潘菲洛坐过的地方，那儿是他躺过的地方，在这里他曾答应我很快就回来，在那里我吻过他……"恍忽中，我觉得他很快就会回来，我不时将目光投向门口，期望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可一旦发觉是幻觉在捉弄我，心情便愈发沉重和惆怅。我不停地为自己找些活计，试图驱散心头的愁云，可无边的思绪一刻不停地在我的头脑中萦绕，搅得我不得片刻安宁。一想起潘菲洛，我那颗破碎的心就会在痛苦中骚动。我常常独自一人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抱

憾有那么多的知心话还未来得及对他讲；除了对他的眷恋我别无他念，整日在忧心忡忡中苦挨度日。

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离别时的痛苦也稍稍淡漠了一些。然而，一些奇怪的念头又不断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细想起来更加令我坐立不安。潘菲洛走后不久的一天，我独自一人呆坐在房中像往常一样自言自语道："此刻你的情人远在天边，就随他去吧。你这个可怜的人竟然没能在他临行之前多看上他一眼，对他说一声再见；也没能在他忧郁的脸上印上你温柔的一吻。他会把这一切都记在心里，一旦遭遇不幸便会认为你当初的举动即是不祥的征兆，并因此而责怪你。"起初，这个念头的确让我很苦恼，可转念一想："他一向明辨是非，不会因此而责备我，相反，会把我那时的表现看作是吉祥的预兆；他会说：我的心上人没有向我道永别，因为那是要长久分离的人们才说的话，她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她的身边。"我就这样寻求着自我安慰。

我整日心事重重，不时想起忠实的女佣向我描述过的情景：那天，潘菲洛在我的房门口流连往返，捶胸顿足，久久不忍离去。我想到了普罗特西拉奥在离开心爱的拉乌达米亚时也是同样的依依不舍，他的举动使拉乌达米亚坚信他终会重新回到她的怀抱，结局果然不出所料。然而，我却前途未卜，悔不该当初让他走掉。不计其数的无边想象和纷繁思绪接踵而至，令我应接不暇。我还记得奥维迪奥曾在他的诗中写道：困窘与疲惫会消磨年轻人的意志，使他们丧失对爱情的追求。我时刻挂念着潘菲洛，害怕奥维迪奥的预言真的在他身上应验。

潘菲洛平素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此次迫不得已才踏上远征之路。我一想到这些心中便愁云密布，总是担心旅途的艰辛和恶劣的天气会使他一病不起或者遭遇其他的不幸。他临行

前满含泪水的双眼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那忧郁的目光仿佛幽灵一般搅得我心神不宁。可我从未丧失过信心，不相信这一点点艰辛会轻易断送我们之间深沉的爱恋。他生机勃勃，沉稳持重，足以应付旅途中的种种不测。

就这样，我不知在自问自答中度过了多少时日。我估摸着他大概已经到达家乡了，他的来信果然证实了我的猜测。他的来信真是令我喜出望外，在信中他将对我的一片炽情表露得淋漓尽致，那份情意绵绵的信誓旦旦使我心中的欲火死灰复燃。我企盼着他回到我身边的那一刻早些到来。

那以后，我不再像从前一般忧虑，可哪成想，新的烦恼又随之而来。我常常自寻烦恼地对自己说："在这个世界上他的老父亲唯有潘菲洛这一个亲人，但却多年难以相见，此番父子久别重逢，老父亲一定会想方设法款待他，留他多住些日子。面对年迈的老父亲，他会沉湎于未尽的父子之情，早把对我的思念抛在了脑后。他责怪我一味沉溺于爱情，甚至会因为在我这里多耽误了几个月的时光而悔之不已。他家中门庭若市，亲朋好友络绎不绝，他渐渐适应了那里充满欢声笑语的快乐生活，而忘却了我的存在。我不敢再想下去，我万万不能失去他，求上帝保佑不要让我落到这步田地。在这里他曾不顾一切地征服了我的心，但愿重返故地的欣喜不致冲淡他对我的那份情感。"说到这里，我不禁又潸然泪下，要是当初我就知道那一切被我不幸而言中，真不知会流下多少苦涩的泪水。人的心灵常常会预知未来的不测，不期而至的恐惧感时时撞击着我颤抖的心，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一个又一个可怕的念头。我对自己说："潘菲洛回到他的故乡，每日出入豪华的殿堂，参加盛大的庆典。毫无疑问，他会在那里遇见许多女人，她们个个如神话中的仙女一般风姿绰约，美丽绝

伦；她们善于设下爱情的圈套，用其万种风情引得男人们一见倾心。潘菲洛怎能经得住她们的诱惑呢？即使他不去刻意追求，又怎能保证不成为她们的俘虏呢？我当初就是身不由己地被卷进了爱的漩涡。况且，人们总是喜新厌旧，他也毫不例外。他和那些女人们萍水相逢，彼此都有新鲜感，难免会喜欢上哪个女人，或是受到某个女人的青睐。”天哪！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忧郁至极，可不久我又责备自己不该有这样的念头，我对自己说：“潘菲洛绝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他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生命，心中又怎能容下别人的恋情呢？在这里的时候也曾有许多风骚女子向他暗送秋波，但他始终不为所动。如果他痴心恋着你，就将永远属于你，那些女人们纵然貌似天仙也无法赢得他的心。你又何必担心他会为了其他女人而忘记曾与你有过的海誓山盟？他绝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你该相信他才对。潘菲洛不是愚蠢之辈，他不会轻易放弃所拥有的一切而去追求那些并不属于他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当然，如果他认为会以此换得更有价值的爱，那又另当别论，可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你的美貌闻名遐迩，你所拥有的财富和高雅气质更是无人匹敌，更何况你对他一往情深，他又哪里去找一个像你一样痴情相许的女人呢？他是一个情场老手，知道为了博取女人的欢心要绞尽脑汁、处心积虑，况且，女人们即使坠入情网也往往故作矜持，表现得无动于衷；他在家乡被应接不暇的琐事缠身，即便不再钟情于你，也无法终日与女人们厮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只要记住，付出的情感总会得到爱的回报。”我费尽心机想出了这许多理由来安慰自己，但还是无法驱散聚集在心头的缕缕愁云，强烈的妒忌心顽固不化，使我在痛苦中又增添了许多惆怅。

亲爱的夫人们，我不想浪费更多的时间一一讲述脑海中闪

过的每一个念头，只将其中最刻骨铭心的讲给你们听。对于我接下来叙述的事情，你们无须大惊小怪，因为那并不是出于我的本意，而是不由自主地屈从了爱神的魔力。潘菲洛走后，我每天早晨一起床，便迫不急待地爬上自家楼房的顶层极目远眺，就好像一个水手爬上高高的桅杆观察海面上的暗礁与浅滩；我的目光久久注视着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太阳，新一天的开始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因为随着日出日落，潘菲洛的归期也会日益临近。看到太阳升起的时候我的心中会闪现一丝愉悦；我整天执着地盯着自己的影子随着太阳的升高渐渐变短，又在夕阳西下中慢慢拉长；我抱怨太阳的脚步走得太慢，总觉得冬季的白昼似乎比夏季的还要漫长；每当日上中天，我便觉得它是在那里悠闲地鸟瞰人间，并在自得其乐中故意放慢了脚步，尽管它不久便飞快地向西沉去，我还是嫌时光过得太慢。直到日落西山，夜幕降临，我的心才渐渐平和下来。望着天空中闪烁的星辰，我模仿古人用石子计算日子，并用白、黑两色分别代表快乐与痛苦；我不停地摆弄着那些石子，暗自计算着我还要苦苦地挨过多少日子；共有多少颗石子，我心里很清楚，但我仍旧在数，总希望代表过去日子的石子再多一些，余下的再少一些。我期望着与他分离的漫长时光快快结束。可时光丝毫不理会我的焦虑不安，依旧不紧不慢地循着自己的轨迹。我满怀惆怅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宁愿在孤寂中独处，而不愿有他人陪伴。有时，为了排遣纷乱的思绪，我把潘菲洛送给我的饰物一股脑儿从首饰盒中取出，看着它们就像见到了他一样。我眼含泪水，把首饰放在嘴边轻轻地吻着，仿佛它们也变成了有灵性的生命。我喃喃地说："你们的主人何时才能回来哟！"我把首饰放回原处，又取出了他的一封封情书，我不厌其烦地读着，就好像在同他娓娓低语，这使我多少得到一些

安慰。有时，我也会把女佣唤到身边，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同她攀谈，向她有意无意地打听一些关于潘菲洛的消息，询问潘菲洛是否还会回到我的身边。她总是说潘菲洛一定会很快回来的，不知是为了取悦于我，还是她当真那样想；可不管怎样，她的话使我十分开心，也减去了我许多忧愁和烦恼。为了排遣胸中的郁闷，我也常常去教堂参加圣事，或是站在教堂门前同女伴们闲聊，因为那是我们初次相识的地方，那里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显得格外亲切。我偶尔也遇见从前常和潘菲洛在一起的年轻人，一见到他们，我便异想天开地想在他们中间找到他那熟悉的身影。然而，这无异于自欺欺人的举动带给我的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们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脸上掩饰不住流露出对我的同情；就连他们也不像往常那般兴致勃勃，大概也是因为少了他的缘故。我几次都想向他们询问潘菲洛的情况，但理智总是使我难以启齿。当然，命运之神也不时对我施些小恩小惠：那些年轻人在私下谈论潘菲洛，有人说他不久就要回来了。这消息使我欣喜若狂，我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与喜悦你们可想而知。那以后，我又在希冀与企盼中度过了许多时日。我讨厌白日的漫长，盼望着黑夜的到来。我并不是对黑夜情有独钟，只是因为夜幕降临预示着又一个难挨的日子即将过去。可每至夜深人静，我便又开始无边的猜测，新的忧虑不断向我袭来。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对沉沉黑夜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可如今在爱神的陪伴下我不再感到惶惑不安。有时，我待家人进入梦乡以后，独自一人悄悄爬到我每日清晨看日出的地方，就像阿隆特站在卢卡尼山的石林中观天象一样仰望苍天。对潘菲洛的无限思念使我在这漫长的黑夜中全无睡意，我常常凝望着天空中的一轮明月出神，想象中的潘菲洛也和我一样对月长叹。可有时我预感他已不在乎我的思恋，不仅没有对

月寄情，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过，这时恐怕早已进入了梦乡。记得我时常抱怨月亮运行得太慢，就按照迷信的作法念些稀奇古怪的咒语，祈求它加快步伐。天空中的一轮满月令人欣喜，它自己似乎也陶醉在完美的月圆之中久久不肯离去，这也情有可原，我想它也愿体味同母亲在一起的快乐，而不愿返回它丈夫那阴暗的王国。看到我的祈祷丝毫没有奏效，我便改用威胁的口吻对它说："噢，我的月神，你真是一个以怨报德的家伙，我虔诚地为你祈祷，想要减轻你旅行的疲劳；可你却全然不顾我的良苦用心，反而故意放慢脚步来增加我的痛苦。你若真的想帮我得到解脱，就不要像现在这般懒散，加快你的运行吧。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只要你完成四次圆缺，我的潘菲洛就会回到我的身边了。一旦他回来后，你尽可以随心所欲或快或慢地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

我就像神经错乱一般喋喋不休地祈祷。有时，我觉得月亮被我的虔诚所打动，似乎加快了运行的速度；可有时，我又觉得它对我的祈求置之不理，反而比从前走得更慢了。长时间的观察使我渐渐掌握了一些月球运行的规律，甚至根据它的形状、在天空中的位置或者四周星辰的分布就能够准确判断出时间。我常常用这种方法计算黑夜过去了多少。唉，真令人难以置信，我这样一个被情欲冲昏了头的女人竟然也对深奥的天文学略知一二。

每遇狂风大作阴云密布，月亮就躲得无影无踪，我也便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中，我把佣人们唤到房里来。为了消磨难挨的时光，我让她们给我讲些故事听。其中离奇曲折的情节扣人心弦，引人入胜，我郁闷的心情便也借此机会偷得片刻轻松。有了她们的陪伴，苦闷的日子也似乎好过了许多。

离别的痛苦和重逢的企盼使我的心疲惫不堪。每天深夜我

都要强迫自己上床休息，但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睡去；在沉寂的黑夜中，我辗转反侧，常常彻夜不眠；平日有过的万端思绪不停地在脑海中翻腾，恰似波涛汹涌的巨浪无情地拍打着我脆弱的神经。我把身子挪到潘菲洛曾经躺过的地方，似乎感到他那诱人的气息仿佛还依稀留存在枕边；我轻轻呼唤着他的名字，就好像他此时此刻能听到我的声音一般，哀求着他尽快回到我身边。每当这时，潘菲洛似乎真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依偎在他的怀中，向他娓娓倾诉衷肠；我迫不急待地向他问长问短，再扮作他一一作答。接着，我便带着这虚无缥缈的幻想渐渐进入梦乡。我多么希望能长久昏睡下去，因为只有在梦中我才能同他相见。

我苦苦地盼着与潘菲洛相见的那一天，同心上人重逢的渴望不时化作浪漫的梦想。梦中他像从前一样挽着我的手臂在枝叶茂盛、鲜花似锦的花园中漫步，向我讲述离别后他经历的每一件事，我总是忍不住用热吻打断他的话。那感觉是如此真切，我不禁自问道："亲爱的潘菲洛，你是否真的回到了我身边?"有时，我梦见我们互相依偎着在海滨散步，逼真的幻觉使我有如身临其境。可这一切都随着梦醒而烟消云散，梦幻的破灭无情地卷走了我的片刻欢娱，将我重新抛入痛苦的深渊。我整日闷闷不乐，一心期待着夜的来临，好使我重新在梦中与他相见。然而，使我聊以慰藉的甜美梦境中也时常掺杂些难以名状的悲惨场面。有几次我梦见他衣衫褴褛，面色苍白，好像被什么人追赶着，一边向我奔来一边惊恐地大喊："快救救我!"我梦见有人说潘菲洛已经死了，还在梦中看到他躺在我面前奄奄一息的悲惨情景。我常常从恶梦中惊醒，在黑夜里惊恐万分，不知所措，待稍稍清醒些后，才知道那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我常听人说梦里的东西都是虚假的，我也这样安慰自

己，但我仍旧惴惴不安，生怕梦中那可怖的一幕化作无情的现实。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千方百计打听有关他的消息。

就像我刚刚向你们讲述的那样，我整日在希冀与恐惧的交替中煎熬。距离潘非洛返回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该从痛苦的思恋中摆脱出来，找回往日的欢乐。长久的抑郁夺去了我往日的妩媚，我要使自己重新变得娇艳迷人，绝不能让他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现在这副模样，不然的话，他会因此而长久地伤心自责。随着他的归期日近，我将一切烦恼都深藏心底，尽量去想些开心的事使自己快乐起来。我开始接受女伴们的邀请，出席一些久违了的节日聚会和庆典，而在此之前，我总是以天气不好或身体不适为借口，找出一大堆理由再三推辞。在经历了一番相思的痛苦之后，我的生活中再次充满了阳光，我将所有的华丽服装与饰物统统翻了出来，就好像一位即将出征的骑士，把自己的武器和盔甲揩拭一新。经过精心打扮，我简直判若两人，比从前更加光彩照人。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潘非洛始终杳无音讯。

我脑海中纷乱的思绪就像舞台上的布景一样变幻莫测。我不再为没能同他告别而感到遗憾，不再为他临行前的痛苦而自责，也不再为他旅途的艰辛而焦虑不安。还有八天潘非洛就该回来了。“此刻的他一定心急如焚，归心似箭，说不定他已告别老父，踏上归途了。”我这样想着，不由得异常兴奋。我不止一次地想象着我们久别重逢的情景，甚至连见面时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设计得细致入微。我无数次在心里对自己说：“见到潘非洛后，我要拥抱他一千次、一万次，临行前他曾在我失去知觉的面颊上留下的吻，如今我要用无限的柔情和狂热的亲吻加倍偿还。”每每这样想的时候，我真怕到时无法

控制自己的感情，即使当着众人的面，也会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拥抱他。

我独自一人呆坐在房间里时，只要听到门外有脚步声，我便怦然心动，总以为是什么人来通知我潘非洛就要回来的消息，然而，等到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有时我坐立不安，常不由自主地扑到窗前向外张望，为了不让别人察觉我的心思，我只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在外面每遇人们谈论潘非洛，我都格外留意，生怕漏掉只言片语。我借口我的丈夫托潘非洛捎些什么东西，四处打听他的消息，盼望从人们口中得到他就快回来的喜讯，但得到的答复总是不尽人意。唉，无情的上帝不仅丝毫不怜悯我的痛苦，反而为我设下了更加不幸的厄运。不久的一天，我听到有人在说："潘非洛永远不再回到这座城市里来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好似晴天霹雳惊得我目瞪口呆，我无论如何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可无情的事实证明人们不幸而言中。

第 四 章

（菲亚美塔讲述了潘菲洛并没有信守诺言而按期返回，以及此后她纷繁的思绪和痛不欲生的生活。）

善良的女人们，正如我向你们讲述的那样，我整日焦虑不安地苦苦企盼着他回来的那一天，可他许诺的日子已过去了好多天，却依然杳无音信。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责备他，心中仅存的一线希望也渐渐破灭了。我已彻底告别了先前那些美好的念头，再也无法使自己快乐起来，也许此前我过于乐观了。面对接踵而至的残酷现实，我的幻想已被完全粉碎。我苦苦思索着他为何在那边耽搁如此之久而不能如期返回，却百思不得其解。我为他设想了种种理由，即使他自己恐怕也找不到这么多的借口。我有时不禁这般责问自己："菲亚美塔，你为什么不相信你的潘菲洛之所以无法回来是因为他实在是难以脱身呢？意想不到的事情往往会迫使人们改变计划，未来的事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切都可以安排停当，保证万无一失。对身边人的情感会暂时冲淡遥远的相思之苦，这一点无需置疑。我确信他依然爱着我，而且同情我痛苦的生活。其实，炽烈的爱情早已使他几次想动身回到我的身边，可他的父亲老泪纵横，苦苦哀求他多留些日子，他不得已也只得违心地推迟行期。一有可

能他就会立即启程的。”

我任凭自己这样想着，好寻求一丝安慰的解脱。但又不由自主想到一些令人害怕的情景，这样的想法不止一次地掠过我的脑海："不知道他是否因为急于见到我，而抛下年迈的父亲，不顾一切地匆匆上路，又轻信了那为了赚钱而不惜铤而走险的水手的花言巧语，等不及海上风息浪止，便登上了一只破旧不堪的木舟，谁知道他是否已被大海的惊涛骇浪所吞噬？雷昂德罗正是这样与艾玛分开的。如果幸运的话，他或许被海浪冲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虽然逃脱了被淹死的厄运，但谁又能保证饥饿和野兽不将他引向死亡呢？也许他会像阿尔基梅尼德一样，被世人永远遗忘，只能无望地等待着会有人经过荒岛救他出去。谁不知道苍茫无垠的大海上到处充满了凶险？也许他不幸被强人所劫，或是被海盗捉了去，投入铁窗之中。这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在我们身边就不乏其例。”

而且我转念一想，即使他从陆路返回也绝非万无一失，同样会有不测风云。每每想到他可能遇到的种种不测，便似乎觉得他未能如期返回更有了充足的理由，有时我会这样想："最近的阳光似乎比从前愈发炽热，它溶化了高山积雪使得河水泛滥成灾，而他又必须渡过这些河流。如果他太急于过河，而被湍急的洪水连人带马一起卷走，又怎能按时回来呢？这样的悲剧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即便他死里逃生，也可能被强盗袭击和扣留；或许在路上他病倒在什么地方，尚在休养，一旦痊愈便会出现在我的身旁。”

噢，天哪！每当我想到这些他可能遇到的灾难，就会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浑身不由冒出一阵冷汗。我时常祈求上帝驱散我脑海中这些可怕的念头，不要让我亲眼看到他面临危难的惨境。记得有几次我真的感觉他不幸遇难了，伤心得痛哭

不止。但过后我又对自己说："天哪！我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不祥的杂念呢？仁慈的上帝，请你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只要他愿意，他尽可以继续在那边呆下去，或是永远不再回来，只是不要为了满足我的愿望而让我想象中的悲剧不幸应验。可我又想，即使发生了不幸，也不应该音信皆无，事实是无法掩盖的，对我来说就更不可能毫无所知了，于是我更加小心地四处打听他的音讯。再说，假若真的有不测发生，又怎能不很快传入我的耳中呢？那对我并不友善的命运之神，此时变本加厉地令我更加忧伤。当然，我相信潘菲洛现在也像我一样痛苦，他只是不得已而久留，不久便会回来的，或者会写信来安慰我，向我解释他久去未归的原因。"

所有这些想法执着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但也不时为其他念头所轻轻动摇。随着我们相约日期的一天天远去，我仍竭力坚持着不丧失信心和希望。我总是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回想着我们曾长久地相爱，曾经海誓山盟，还有那无尽的泪水冲刷的记忆，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是虚伪的。可这些想法又不时被那些不幸的念头所推翻，它们慢慢地、不动声色地噬咬着我的心，不断撞击着我的思维，带来了种种不祥的预兆，而且它们是那般强大和顽固，使我几乎失去了全部希望。也许你们无法想象，在得不到潘菲洛任何消息的日子里，最让我痛苦不堪的是那强烈的嫉妒心，它无情地刺痛着我，好像我早已知道他不回来的真正原因，原先我为他设想的种种借口似乎也站不住脚了。难以抑制的嫉妒心迫使我扪心自问："你怎么会愚蠢到如此地步，如果真如你所说那般爱你，潘菲洛又怎会割舍不下父子之情，尽快回到你的身边呢？难道你还不清楚爱情具有战胜一切的威力吗？他一定是爱上了别的女人，早把你忘在了脑后。就像从前被你迷住一样，他肯定是对现在的新欢着了迷。

正像你说的，那里的女人个个都是风月场上的老手，而他也有着让人青睐的品质，他们互相取悦，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难道你不相信别的女人也像你一样有眼力，如你一样谙熟此道吗？的确，她们都是情场上的行家里手，他就不会见异思迁吗？我可以肯定，他如果一直在你身边，就不会移情别恋，可如今他远在异乡，这一别也已有几个月的光景。你应该懂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一成不变的，他喜欢你、爱你，也完全可能有另外的女人博得他的欢心，他虽暂时失去了你的爱，但却完全可以从别的女人身上得到补偿。男人们总是喜新厌旧，新鲜的事物总是比司空见惯的东西更具魅力，男人们也更热衷于那些未曾拥有的东西。在自己的家乡遇见了一位称心的女人，谁还会惦记那遥远的情人呢？或许他根本不曾像其表现的那样全身心地爱过你，你也不该轻信他的眼泪而付出你全部的爱。

“男人们只要几天见不到心上人就会为分离而伤感哭泣，他们海誓山盟、信誓旦旦；然而事过境迁，他们就会把自己的誓言抛到九霄云外。他们的眼泪和许下的诺言不正是欺骗女人的手段吗？他们通常只会逢场作戏，根本不懂得真正的爱情，朝三暮四是男人的本性。他们巴不得每月换十个女人，而不愿十日间与同一个女人厮守。他们不停地处心积虑、变换花招，并将征服更多的女人引以为荣。你还痴心抱有什么幻想呢？何必还徒劳地希望他会回到你的身边呢？既然你无法使他回心转意，就应放弃这痴迷的爱，他欺骗了你，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报复他。”

脑海中的浮想联翩使我胸中涌起一股怒火，那火焰灼痛着我的心，几乎使我做出什么失常的举动。可这怒火尚未熄灭，泪水已然夺眶而出。我听任这眼泪在脸上、心中流淌，胸中的

波澜也平静了许多。也许是为了自我安慰，我又重新点燃了希望的火花，尽量让自己恢复往日的欢乐。我一边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中苦挨、打发着日子，一边继续想方设法了解他没能归来的原因。

第 五 章

（菲亚美塔听说潘菲洛结了婚，
她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和痛苦之中。）

富于同情心的女人们啊，我实在不愿意将之后发生的一切讲给你们听，可是没有办法，命运的力量让我必须将它们记录下来。与后来的一切相比，我以前流过的眼泪和有过的哀叹简直是微不足道。仔细想来，过去的痛苦只不过是一个坠入情网的年轻女人的躁动不安而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完全是另一番情景。请你们捺住性子听我讲下去，也许过去的一切已经让你们感到心酸，但不要因此就丧失勇气去继续倾听那愈加令人心碎的事情。其实，我并不想强迫你们听完这段伤感的故事，只是想在泪水中博得一丝同情。一旦你们清楚地了解到他忘恩负义、另觅新欢的言行，就会更加谨慎小心，不致轻信那些负心的男人。夫人们，感谢你们的耐心，作为回报，希望我的经历能为你们提供有益的忠告，避免这种事情在你们身上重演。

从我前面的叙述中你们可以知道，我一直被各种各样的念头困扰着。直至我的心上人许诺的日期过了一个多月后的某一天，我才得到了一些关于他的消息。那天，我怀着虔诚的心去修道院拜访，企望修女们为我祈祷上帝的仁慈，好让潘菲洛回到我的身边或让我永远忘掉他，恢复往日那恬静的生活。修女中有

些是我亲戚或世交，我就坐在那里听她们兴致勃勃地闲聊。这时来了一个小商贩，向我们兜售女人们喜欢的各种金银首饰。一个女人凑了上来，询问他从何处来，从他的回答中我得知他是潘非洛家乡的人。他不断把那些饰物拿给我们看。有些人同他讨价还价，还买了一些东西，其余的又还给了他。就在商贩等着付钱的时候，我看到刚才那个向其发问的年轻漂亮、出身高贵的女子走上前来，问他是否认识潘非洛。这问题也正中我下怀，不由心中暗喜，竖起耳朵等待着商人的答复。只听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谁还会比我更了解他呢？"

那女子似乎对潘非洛的消息饶有兴趣，接着问道："他目前在什么地方？"

"噢，"商人说："很久前他的父亲要他回家去，老人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了。"

"你知道他最近的情况吗？"年轻的女子又问道。

"当然了，"商人回答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只不过是半个月前的事情。"

女人追问道："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很好。我离开家的当天，看见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人被隆重地迎入他的家门，那场面可真是气派。我想那应该是他的新娘吧。"

听了商人的这番话，我只觉得心口像是堵了一磅铅块，很不是滋味，可我一直盯着那问话的女子，很奇怪她为什么对潘非洛的消息如此关心，在这之前我真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女人像我一样了解潘非洛。一听到潘非洛已经结婚的消息，那女子垂下眼睑，脸颊绯红，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她双眼噙满了泪花，竭力克制着才没有让眼泪淌下来。起初，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也使我心如刀绞，可看到那女人的反应，一股强烈的妒忌之心涌上心

头,甚至超过了痛苦的感觉,我强忍着才未对她恶语相加。她那不安的神情掩饰不住对潘菲洛的爱意,可我也只能像她一样,面对这一消息甚至连将痛苦表达出来的理由都没有,只能黯然神伤。我把泪水隐藏在内心深处,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但我实在不愿再听下去,只想能找个地方痛哭一场。

那女人或许和我一样正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她好像变了一个人,但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询问些什么。然而,问得越多,得到的答案就与我们的愿望相距越远。待到商人走后,她为了掩盖忧伤,便不停地与我们说笑、攀谈。虽然我的心中也仿佛打倒了苦味瓶,但还是和她们又呆了一阵。

后来似乎再没什么可聊的了,大家才各自散去。回家的路上,我怒火中烧,活像一头发现了猎人的利比亚雄狮,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我时而步履蹒跚、时而疾走如风,全然不顾女性的优雅端庄。就这样我回到了家中,一头冲进卧室,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起来。哭了好一阵,我才平静下来,有气无力地自语道:"可怜的菲亚美塔,现在你该知道潘菲洛为什么不回来了吧?你现在该明白他久滞不归的原因了,这就是你想知道的一切。可怜的人啊,你有什么话可说?还有什么疑问?你不要再抱幻想了,潘菲洛不再属于你了。不要再幻想得到他,打消这无望的念头,抛弃那痴情的爱恋,你应该相信神灵的谕示,应该识破男人们的虚伪和欺骗。不幸的是其他的女人往往也和你一样轻信他们。"

说到这里,一股怒火再次焦灼着我的心,我愈加痛心地哭了起来,并开始用更加激烈的语言对自己说:"噢,苍天众神,你们在哪里?你们的目光注视在何方?为何还不动怒?为何不降罪于那些敢于嘲弄你神威的人?噢,朱庇特,对那些假借你的名义起誓却又背信弃义的人,为何不释放你的万钧雷霆将他们毁灭?

你那神威无比的雷电都用在何处了？难道还有其他人更应受到这般惩罚吗？为什么不让他遭到你的电闪雷击，好让后人不敢再效仿其背信弃义之举？噢，光明辉煌的太阳神，你将利剑藏到哪里去了？你曾用它力斩提托内，可与之相比那个背弃你的人不更应得到如此的惩罚吗？剥夺他享受阳光的权利，就像对待埃迪普一样千万不要放过他。噢，天宇中所有的神灵，当然还有你，仁慈的爱神，这个虚伪的情人嘲弄了你们的神威，你们为何还不显示自己的力量和愤慨？为什么不动用世间所有的力量来惩治这个新婚的人，好让这个虚伪之徒、这个蔑视神灵的骗子无法苟活于世来继续戏弄神灵。

“啊，天哪！你们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看清他虚伪的嘴脸？为何不像我一样要怀着强烈的复仇感去彻底惩罚他？威力无边的神灵啊，请将一切危险、灾难都降临在他的身上，用你们觉得最合适的方式置其于死地，马上为我也为你们报这一箭之仇，否则时间一长，我也会生出怜悯之心，不忍心看其落难。苍天众神，不要再让我独自为他犯下的罪孽倍受煎熬，既然他无情地戏弄了我和你们，就应断绝他同新娘快活度日的权利，不然，你们就是处罚了我，而让这无耻之徒逍遥自在。”

想到这我不由得怒火中烧，一面擦着眼泪一面狠狠地对潘非洛说：“潘非洛，我总算知道你为何久滞不归，你的虚伪和骗局已昭然若揭，什么对父亲的孝心，全是一派胡言。你现在沉浸于新婚的喜悦之中，而我，被你的花言巧语和自己的痴情所蒙骗，整天在泪水与叹息中度日。那无尽的泪水已冲开了通向死亡之路，这一切都是由于你的残酷无情所致，我的生命历程也将因你而缩短。你这个卑鄙小人，我曾日夜为你担忧，而你现在又对那新娘有何居心？难道还要像欺骗我一样去欺骗她吗？你该用何种目光去面对她？该不会是那种使我轻信上当的眼神吧？你又

将如何对她海誓山盟？难道像对我一样信誓旦旦吗？怎么还做得出来呢？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难道你不记得了吗？既然曾对神灵起誓，为何又背弃了他们？你的罪孽真是罄竹难书！不知是什么妖孽使你鬼迷心窍，明明知道你应该属于我，可依旧见异思迁、出尔反尔。天哪！我犯了什么罪过要遭受这般愚弄？我们之间那美好的爱情躲到哪里去了？屋漏偏逢连日雨，为何可怜的人要屡受命运的折磨！你曾举起右手向我倾诉衷肠，也曾向神灵发誓一定要回到我的身边，如今这一切都已付诸烟云。你的甜言蜜语曾让我如醉如痴，你的眼泪曾沾湿我俩的面颊，而今你却另觅新欢，与她卿卿我我，把我扔进记忆的角落。

“唉，谁又会想到你的甜言蜜语中隐藏着虚伪，而你的眼泪只不过是骗人的诡计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说实在的，对你的谎言和眼泪我未曾抱有一丝疑惑。如果你说这一切恰恰相反，你的眼泪和誓言都是发自内心的，那就用事实来证明吧。可你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又当如何解释呢？难道你想托辞是那女人太迷人吗？若果真如此，恰恰说明了你朝秦暮楚的弱点。况且，这又怎能弥补我失去的一切呢？当然是不可能的。可恶的人啊！难道你不知道我一直深深地爱着你吗？即使是现在这份爱仍深藏在心里，虽然这有背我的良知。事情就是如此，你完全不必费尽心机骗取我的爱情，可是你处处表现得细致入微，于言谈话语中布下了陷阱。你想过没有，骗取一个轻信于你的女人的心是多么的可耻。我的天真纯洁难道还不能换取你的真情吗？我怀着敬神般的虔诚相信了你的言行，而你却欺骗了一个爱你胜过爱她自己的女人。上帝啊，请你用这个男人的名声来担保这一切吧，一旦他食言违信，就让他声败名裂。

“潘菲洛，请你讲明，我犯了什么错让你这般绝情地背叛于我？我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唯一的错就是痴心地爱上

了你，且一发不可收拾，对你寄予了太多的钟情和爱恋。可无论怎样我也不该遭受你如此的惩罚，这的确太不公平，因此我祈求神灵降罪于你也毫不过分。我深知自己犯下了一个惹怒天神的大错就是让你这卑鄙无耻之徒上了我的床，容忍你的身体躺在我身旁。神灵们，你们可以明断，此事的发生并不能归咎于我，而是你诡计多端，趁夜深人静我熟睡之时闯入我的房间，先是把我搂在怀里，接着几乎是用暴力占有了我的贞操。发生了这种事，我又如何是好呢？难道还能大声喊叫吗？那样我就会失去那令人无可厚非的名誉；而你清楚我爱你胜过爱自己，那样做不也是置你于死地吗？上帝知道，当时我曾全力抵抗.可又怎能抵住你的欲火？最终你还是如愿以偿，在猎物的身上得到了欢乐。唉，那个夜晚之前的一天竟是我美好时光的终结。

"潘菲洛，你可曾知道，从那天起有多少痛苦困扰着我！而你现在却和那女人在一起，为了取悦她你一定会向她讲述自己过去的风流韵事，也许会把一切过错都推到我的身上，还会贬低我的美貌，把我说得一无是处。可你从前曾极力赞美我的容颜和举止，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与我媲美。在爱情的驱使下我把一切都献给了你，但你可以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满足炽烈的情欲。在你向她讲述这些谎言的时候，不要忘了告诉她是你欺骗了我，抛弃了我，才使我陷入如此凄惨的境地；是你这负心人骗取了我的贞操，又对我忘恩负义。你不要忘记，曾有多少年轻人倾心于我，他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爱意，为了得到我的爱情他们之间争风吃醋，相互排挤，每夜在我家门口徘徊，久久不肯离去。而我却执迷地被你的虚情假意所迷惑，对他们的追求无动于衷，视而不见。谁想到你竟然为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抛弃了我。那女人即使不像我一般天真，也一定会在你的亲吻中发觉你的虚伪，可悲的是我对此却毫无察觉。但愿她能像阿特

雷奥对待他的妻子，达纳奥的女儿们对待她们的新婚丈夫，或者像克利特内斯特拉对待阿加梅诺内一样对待你，至少也要像我由于你的介入如何对待我的丈夫一般，这对他来说曾是多么的不公平。可是，倘若你果真沦落这般境遇，我又会像可怜我自己一样为你痛苦流泪。所以，我只想祈求仁慈的上帝尽快降罪于你，以拯救那些可怜的人们。”

每当想起那天在修道院里的情景，我都会感到不寒而栗。那以后的许多天里，只要一想到那年轻女人对潘菲洛的隐情，便会觉得心中阵阵的刺痛。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潘菲洛，我又何必为你的远离而难过呢？如今你已经属于另一个女人，即使现在仍伴我左右也不再是我的人了。忘恩负义的人啊，真不知你的爱情可以分成多少份！除了那个女子和我，你竟又拥有了第三个女人，而我们都曾属于过你。你用这种卑劣的方式引诱许多女人上钩，可我却痴心相信自己是你唯一的真爱。就好比占有了他人的东西，还以为是属于自己的。谁知道会有哪个女人比我更受上帝的恩宠，虽早已识破你的伎俩，却只能像我一样充满忧郁地为自己不平的命运而祈祷。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女人，不管她是谁，都请原谅我在懵懂间犯下的罪过，无意中做出的事情也是有情可原的。可是你逢场作戏的手段实在高明，这样做你的良心何在？你又是如何骗取了我的爱慕和温存？我一向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两个人，然而你却是个例外，对你来说，同时爱上许多人并不是个难题。

“你曾把忠诚、诺言和眼泪留给我，是不是对所有的女人你都会施此伎俩？至少对你现在的女人是这样的，她不会像你那样善于掩饰自己。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当然也可以不对任何人负责，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但是注定要众人分享的东西是不可能为某一个人独有的。那些骗取众多女子的人反之又怎能

不受控于人呢？纳尔齐索也曾博得众多女子的青睐，对此他却不屑一顾，最终还是迷恋自己的倜傥风采；阿塔兰塔虽然步履如风，将自己的倾慕者远远抛在身后，可最后依旧甘心情愿地中了依波梅内斯的诡计，坠入了情网。我又何必拿这些千百年来的事例苦苦劝你呢？我从未被任何人征服，却唯对你情有独钟。难道在被你征服的女人中就没有哪一个令你痴迷倾倒？我就不相信你从未痴心拜倒在某人的石榴裙下，如果有某个女人以其强大的魅力吸引着你，你为何不回到她的身边呢？即便你不愿意同我重温旧梦，也该回到那个无法掩饰对你的爱恋的女人身旁；若命运之神有意与我作对，或是你认为我罪有应得，也不应该让其他女人承受我所经历的痛苦。你可以置我于不顾，但至少要回来看看她们，履行你向她们许下的诺言。更不要因为我而再伤害许多对你心存希望的女人，也不该为了你的新娘舍弃这里的爱人。那个嫁给你的女人如今已属于你了，无人能改变这一事实，因此你可以放心地离开她，回到这边来吧，这里有我们这些无法属于你，但只要你回来便可以身心相许的女人。"

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徒劳的，它们无法打动神灵，更别指望那个负心人会听到我遥远的心声。这样一想，我便旋即改变了主意，对自己如是说道："可怜的人，你为何还指望潘菲洛回到这里？难道你想以更大的忍耐来承受那离你远去的痛苦不成？这是在自寻烦恼。他是否真正爱你尚不能确定，或许你会发现，即使他回来也并非为了你，而是为了别的女人。就让他这样离你远去吧，至少还可以对他的爱情抱有一丝幻想，又何必期待他回来证实他根本不爱你呢？无论怎样，有一点你可以满足，那就是你并非独自一人承受这番痛苦，至少尚能从那些与你同病相怜、命运多艰的女人那里得到些许安慰。"

夫人们，我几乎每天都沉浸在痛楚的思索之中。满腔的怒

火，无尽的泪水和激荡的情感时刻笼罩着我，个中滋味实在难以言表。然而，时过境迁，生活中的任何磨难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达到顶峰，继而缓和下来。我在极度的痛苦中苦挨数日，心灵承受的煎熬似乎再也无法加深、加重，那痛苦便也渐渐淡漠了。要知道，越是想摆脱他给我带来的痛苦，心中越会重新燃起对炽烈爱情的渴望。这爱的萌发使我慢慢改变了主意，我的第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潘菲洛重新回到我的身边，并且愈是无法见到他，与他重叙旧情，这种愿望就愈发强烈。就好似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心中对爱情的企盼也愈发不可收拾。很快我又会对这一切追悔不已。

想起在盛怒之下说的话，我不由感到羞愧难当，仿佛这心中的私语已被人偷听了去。我责怪自己在未弄清真相之前便被一时冲动击昏了头。好在时间可以使一切冷却下来，使你能冷静地回头审视那些错误的判断。此时，我似乎恢复了清醒的神志，对自己说道："你这个愚蠢的女人，为何要这般折磨自己？为何无端地大发雷霆？即便那个商人所言确有其事，潘菲洛果真娶了妻室，也不足为奇，更何况这也可能纯属无稽之谈。年轻人的终身大事难免都要听从父命，他这样做恐怕也是出于无奈。若他的父亲要他如此，他又怎能违背老人的意愿呢？要相信并非所有的男人都只宠爱他们的妻子，他们会同时对其他的女人情有独钟的。女人们越是约束丈夫，就越容易引起他们的反感。潘菲洛是否对他的燕尔娇妻称心如意也还是个未知数。也许他被迫娶了她，但心中深爱的仍然是你，和那女人在一起只是同床异梦，度日如年。即使她能博取潘菲洛的欢心，你也并非毫无希望，因为她会很快令他厌烦。你不应过分责备他，相信他会回到你的身边，让时间来表白他的忠诚，一一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

"我祈求上帝用爱情的力量召唤他重新回到我的身边，因为

真正的爱情比任何旦旦誓言更具分量。可我又为何只因那年轻女人的异常举动而对他满腹狐疑呢？多少年轻人还在徒劳地爱着你，他们明知你早已心属潘菲洛，还不是仍旧不甘罢休，自寻烦恼吗？那么潘菲洛受到众多女子的青睐自然也在情理之中，那些使你悲痛欲绝的关于他的消息同样也使她们为之感伤，只不过每个人的心思不同罢了。”

我就这样自欺欺人地左右思忖，心中仿佛又燃起了希望的火种。刚刚还对他的所作所为破口大骂，现在却又暗自为他祈祷和祝福。

遗憾的是这重新燃起的希望之火也无法使我快乐起来，我内心依然烦躁不安，终日郁闷不乐，难以自拔。那些一度赖以寄托情丝的事物而今已荡然无存了。在起初愤怒的驱使下，我把那些用来计算日子的石子统统扔掉，把他的那些来信都付之一炬，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也被我一股脑毁掉了。我不再有仰望星空的兴致，记得那时每夜面对银河，是因不知他何时归来，但对他的到来却深信不疑。一段时间里，我也曾十分喜欢聆听人们讲述寓言故事，以此来打发一个个孤灯下的漫漫长夜。如今这一切已成为时间的俘虏，许多时候我夜不能寐，整夜沉浸在悲切的泣诉和痛苦的思索之中。即使有时勉强睡去，很快又被纷至沓来的梦境所充斥，梦中时而使人欣喜若狂，时而悲伤得叫人荡腹回肠。我不愿再出席那令人生厌的节日庆典和圣事集会，只是在实在无所事事时才偶尔去上一两回。这样一来，脸色变得愈发苍白，家人们也都为我感到难过和不安，不时地议论说：“也不知她在期待什么，只见她一天天消瘦，成了这副忧郁伤感的样子。”

白天我总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不知等待着我的是喜是忧；而当夜幕降临，一人独守空房时，痛苦便会一阵阵向我袭来。我

会自言自语地哀叹自己的不幸，之后又像受到了神明的启示，开始向爱神维纳斯祈祷："美丽、善良、神圣的维纳斯，你是天宇中无与伦比的爱情女神！当初我因感情而焦虑不安时，你曾在我的房间中显灵，抚慰我痛苦的心灵；现在我请求你用对阿朵内那可敬、深沉的爱来减轻我的痛苦。你看，为了爱情我经历了多少磨难！为了爱情那死亡的阴影又不知多少次呈现在我的面前；为了爱情的忠贞我又曾忍辱负重、委屈求全。我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子，尚不清楚你那爱情之箭的威力，我无法抗拒你的意愿，只得对你俯首称臣。你是否还记得曾赐与我的那些闪光的许诺，当然，我并不否认也曾得到过些许快乐。可是，如果这些你为我安排的痛苦与焦虑也是那美好诺言的一部分的话，它们可将天地毁于一旦，而后再创造遵循崭新规则的另一个世界。噢，美丽的女神，假若他确实如我想象那般变了心，就请你兑现你的承诺，将那许诺的幻梦一一实现，不要让我从你的口中听到男人们都学会了说谎，这消息未免过于残酷。请派遣你的爱子用他手中的利箭和你的火炬去感悟我的潘菲洛吧！他如今远远地离开了我，也许是由于长时间未曾相见，他对我的感情已日渐淡漠，而迷恋上了另一个女人。爱神啊，请你唤醒他心中对我的爱恋，让他的爱如我一般炽烈，扫尽那些无法归来的借口，只有这样，我才能从中获得安慰，而不至在无休止的悲恸中了此一生。噢，美丽的女神，但愿你能听见我虔诚的祈求，你若不愿重新点燃他心中爱情的火焰，就请收回射中我心房的爱情之箭，至少我可以像他一样坦然无虑地安度余生。"

就这样，我默默地祈祷着，尽管丝毫看不出有何效果，我仍旧执迷不悔，希望这倾注真心的祈祷能抚慰我受伤的心。蒙眬间我禁不住又自语道："潘菲洛，你究竟在哪里？在做些什么？你是否和我一样，在寂静的长夜中泪流满面，孤枕难眠？还是依

假在那女人怀中将我贬驳得一无是处？抑或你早已把我抛在脑后，进入了甜美的梦乡？爱神怎么会用如此不平等的法则来对待两个坠入情网的人呢？我已经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或许你也如此，但对此我不得而知。倘若你的情感同我一样炽烈，又有什么使你难以挣脱的桎梏和枷锁阻碍你回到我的身边呢？若不是女人的廉耻心在作梗，我真不知有什么人、什么力量可以阻止我马上到你那里去看个究竟。使你滞留不归的任何事情、任何理由都该结束了。你的父亲也该知足了，天神可以作证，我常常祈祷他早日归天，因为我一直深信他正是让你迟迟未归的原因所在。若并非如此，你又为何至今未回？无论我怎样诅咒都无济于事，他的寿命反倒因此而延长，因为天神们一向与我作对，将我的愿望一一摧毁。如果你仍一如从前，就让爱情的力量指引你冲破一切桎梏，回到我的怀抱吧！难道你从未想过，当你在我身旁时夜夜与我耳鬓厮磨，卿卿我我，而今我只有在漫漫长夜中凄凉地独守空房，以泪洗面。唉，整整一个冬天，没有你在身旁，我在这宽大的床榻上辗转反侧，不知度过了多少凄冷的不眠之夜。你应该记得我们一同度过的快乐时光，只要你想到这些，我敢肯定没有任何其他女人能将你我分开。这样的信念使我始终无法相信你娶妻结婚的消息的真实性，即便是真的，那女人也只能暂时拥有你，休想把我们长久分开。回来吧，潘菲洛！如果我们曾经拥有的快乐尚不足以吸引你，就请你回来，将那个爱你胜过一切的女人从死亡的边缘拯救出来吧。天哪！如果你现在回来，或许都已认不出我了，是极度的痛苦把我折磨成这副样子的。但是，只要一看到你那俊美的面庞，那被泪水冲刷得黯淡的容颜会重放光彩，菲亚美塔还将是从前的菲亚美塔。

“回来吧，回来吧，我是用心在呼唤着你。不要让我那为了你的欢乐而生的青春美貌就这样轻易地消逝。噢！若是天神显

灵，让你回到我的身边，我真不知如何才能按捺住内心的兴奋和激情，以不至在众人面前表现得欣喜若狂，有失常态；到那时，我们以极大的理智、经受了巨大痛苦所掩藏已久的恋情会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但是，你尽可以回来看看，看看我们在欣喜之中是否能像身处逆境时一样找到巧妙的谎言。假若你回来后，我们再无法掩盖这桩秘密，就让人们去议论好了，我们总会设法补救的。”

说到这里，我仿佛觉得他已听到这一番肺腑之言；我迅速站起身来一溜烟地奔向窗口，好像听到了他那熟悉的敲门声。即便那些对我居心叵测的人探知到我的心境，不怀好意地自称是潘非洛，我也会不知不觉地上了他们的当！片刻过后，我推开窗子，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门口，才反应出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所致；短暂的喜悦顷刻烟消云散，一阵悲伤猛然向我袭来，那感觉就像是海面上的一只帆船，坚固的桅杆突然被狂风吹断，船帆被撕扯成无数碎片抛进风中，继而整个船体也被凶猛的海浪无情地吞没。我又像往日一样，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悲伤地哭起来。过后，我强迫自己镇静下来，紧闭双眼，在冥冥中暗暗祈求：“睡吧，菲亚美塔，只有在酣沉的睡眠中你的灵魂才能得到一丝安宁；快快睡去吧，它会赶走你心中所有的忧虑与烦躁。噢，睡眠，你既然能使人们极度疲劳的躯体得到休息以承受新的艰辛，为什么不能助我一臂之力呢？你现在让别人都已安歇，也请赐予我一份宁静吧，其实我比任何人更需要这份安宁。你不要只顾及那些整日兴致勃勃的女人，她们正依在情人的怀里做着爱神维纳斯为其安排的游戏，她们不欢迎你，甚至会讨厌你。而我却形只影单，悲泣哀叹，就请你到我这里来吧。你可以战胜一切丑恶与卑劣，是人生最美好的一部分，就请你来安慰我，长久地留在我的身边，直到潘非洛用他那柔美的声音在耳边轻轻将我

唤醒。睡眠啊，你与死亡是一对孪生兄弟，善于将虚幻与真实混淆，就请你进入我那哀伤的双眼吧！你曾征服了阿尔戈那一百只警觉不眠的眼睛，也请你来占据我那渴望被你征服的双眼！你是生命的港湾，光明的归宿，黑夜的伴侣，无论是尊贵的国王还是卑微的奴婢，你对他们都一视同仁。就请你抚慰我郁闷的心灵，赐予我振作精神的力量。甜蜜的睡梦，你迫使人类在你的王国里体验令人恐惧的死亡，请你把我也带入你的世界，驱走那些困扰我灵魂的烦恼和痛苦。”

我的祈祷从未像今天这般灵验——睡眠之神竟然接受了我的祈求，尽管并不十分情愿，但出于怜悯之心，他还是缓缓地悄然而至，令我在不觉中昏昏欲睡。说实话，我的大脑真的需要这片刻的安宁了。

可入睡以后并未给我带来宁静和希望。纷乱的思绪和扑簌簌的泪水暂且退去，取而代之的却是一幕幕令我不寒而栗的可怕景象。梦幻王国中的恶魔不时向我露出狰狞可憎的面容，将我从梦中惊醒，醒来后我又为能摆脱它们的纠缠而感到庆幸。自从听到潘菲洛新婚燕尔的消息之后，我便很少能在夜里欣然入睡，即使在梦中也无法像从前一样同潘菲洛相聚，这一切令我痛不欲生。我的丈夫看到我整天以泪洗面、悲痛万分的样子，却也不知其中原委，只见我秀美的面庞渐渐失去了光彩，变得死一般苍白，原先明亮清澈的眼睛也日渐深陷并罩上了一圈阴影，他不禁为我的变化感到诧异。看到我整日茶不思饭不想，他便忍不住问我其中原因。我搪塞说不知何故肠胃感到不舒服，致使我消瘦成这般模样。天哪，他竟然毫不怀疑地相信了我的话，还给我找来了数不清的药品。尽管明明知道这些药对我无济于事，但为了不让他失望，我也只能勉强服下。然而身体的改善能减轻精神的痛苦吗？这绝不可能，也许唯有消除灵魂的痛苦才

能治愈肉体的伤痛。能使我康复的良药大概只有一种，而它却又那么可望不可及。

我的丈夫发现大量的药物对我丝毫不起作用，便对我更加体贴入微，千方百计地想使我摆脱忧郁，恢复往日的欢乐。有一次他这样对我说："亲爱的，你知道在美丽的法莱尔诺山后，古老的库梅和波祖奥洛之间有一个景色秀丽的海湾，那里是天底下最迷人的去处。四周山峦叠翠，漫山遍野的葡萄园郁郁葱葱；山中有着各种各样的野兽，人们可以尽情地在此狩猎。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片开阔的平川，那是各种鸟类飞禽栖息的地方，附近的皮塔库塞和尼斯达岛还是兔子的乐园，上边还有米塞诺的陵墓，也可通向普鲁冬的王国。库马锡比勒神祉、阿维尔诺湖，还有那剧场，都是古人们时常光顾的娱乐场所；现代人为了欣赏那里的养鱼池、巴尔巴罗山以及尼禄皇帝不惜劳民伤财而修建的众多的古老建筑。除此之外，那里还有着不计其数的浴场，据说用当地的水洗浴对人体健康大有裨益；而且现在那里气候温和，正是参观度假的好时机。我们还可以同当地雍容华贵的妇人和风度翩翩的男士们一起像过节一般纵情狂欢。你总是说胃口不好，我猜想是过于郁闷的缘故，亲爱的，为了你的健康我希望你能答应我的请求，和我一起去散散心吧，这肯定会对你大有好处的。"

听了他这番话，我良久没有回答，因为我十分担心心上人会在我外出期间突然归来，而我却无法见到他。可我也不愿让自己的丈夫失望，即而转念一想，即使潘菲洛回来了，也定会打听出我的去向，追随到我的身边。于是我答应同他一道去旅行，也借机轻松一下。没过几日，我们便上路了。

唉，我的丈夫确实想帮我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只可惜未能对症下药。那地方的确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去处，但凡精神健全的

人来此,很少有谁能够精神健全地离开那里。其实,这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那里离维纳斯的诞生地很近,人们整日受海浪的撩拨;要么是那春天般的气候使人变得易于骚动。在我看来,即使是规矩的女人来到这也会失去起码的羞耻心,变得比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放纵不羁。这并不是我的一家之词,所有到过这里的人无不持此看法。在这里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女人们聚在一起谈论着爱情、生活,有时一些年轻男子也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每天享用着美味佳肴,喝的是名贵的陈年好酒,那香醇的葡萄酒足以唤醒沉睡的维纳斯,更使男人们焕发勃勃生机。在那里进行洗浴更是有数之不尽的好处,只要有过亲身体验就再清楚不过了。清爽的海滨和迷人的花园里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青年男女们尽情嬉戏,在美妙的音乐中翩翩起舞,还唱起了一首首动人的情歌,彼此倾诉着衷肠。歌声、音乐声在空中余音袅袅,产生了奇妙的回响。在这种浪漫的氛围中,我想无人能够抵御朱庇特的爱情利箭,这里简直就是他自己的王国,他可以毫不费力、随心所欲地使任何人束手就擒。

善良的女人们,我的丈夫想让我在这样的乐土中、从爱情的羁绊中摆脱出来。爱神也像对待其他女人一样对待我,却无法占据我那受过伤害的心灵;同潘菲洛长久的分离使我变得心灰意冷,眼泪和痛苦覆盖我全部的生活;尽管如此,在我胸中还是燃起了渴望的火焰,那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这一切的发生,不仅仅是由于我上面讲到的原因,更是因为从前潘菲洛曾多次陪我来过这里。没有他在我身旁,什么也激不起我的爱恋与哀怨。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道山谷都是我快乐时光的见证。记得那时我俩形影不离,和许多人一起张网捕鱼,或者牵着猎狗上山去埋设陷阱、捕捉野兽。每看到一块岩石,每遇到一块暗礁,每登上一个小岛,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自语道:“潘菲洛和我来

过此地，在这儿他对我说过……在那儿我们一起做过……”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使我强烈地感到他的存在，我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着能在这里或其他什么地方与他相遇，重温往日的旧梦，再叙眷眷衷肠。

我那可爱的丈夫非常满意这里的生活，便带着我去参加各种娱乐活动。有时天不亮就起床，骑上马，带上猎狗或猎鹰到附近猎物出没的小镇去打猎。我们有时要钻进茂密的丛林，有时又信步于毫无遮掩的开阔地带。看着那丰富的猎物，别人都会为满载而归感到兴奋不已，而我却无法减轻内心的痛苦。望着这些肥美的飞禽走兽，我常会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噢，潘菲洛，要是你现在能看到这一切该有多好啊！”之后，我便若无其事地继续手中的活计，可我记得，那深藏心中的哀痛还是战胜了我，我索性就呆在那里不再做任何事。唉，过去我可曾是张弓搭箭、设网捕猎的好手，即使那些追随狄安娜的女神们也无法与我匹敌。可如今我总是心不在焉，不止一次猎鹰从我手中挣脱，独自去追捕猎物，而我却全然不知。日复一日，每一道山谷，每一座山丘，每一块开阔的平原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和我的伙伴们总能满载而归，回到宿营地后免不了尽情热闹一番。

有时我们聚集在海边，躺在沙滩上那巨大的岩石投下的令人惬意的阴影中。我们摆上丰盛的食物，男男女女在欢笑声中开怀畅饮，尽情享用着美味佳肴。晚宴尚未结束，便有人弹拨起各种乐器，美妙的音乐随着晚风在夜空中回荡，乐声中年轻人载歌载舞，纵情享受着自然赋予的青春与快乐。有几次我也勉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可是因为情绪不佳，身体不适，只舞动了几下便索然地退到了一旁，同其他几个人在角落里坐下。婉转动听的音乐如丝绸般在夜空中飘动，潘菲洛的影子再度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欢乐的气氛反而为我平添了几分痛楚。悠扬的旋律

在我心中荡起了阵阵情感的涟漪，遥远的、渐渐逝去的爱如同死灰复燃般又在胸中层层涌动，把我重新抛回与潘非洛共度的美好时光。那时，乐师自如、高超的演奏常常令我心旷神怡，如今潘非洛不在身边，音乐带给我的却只是无尽的忧郁和哀怨的眼泪。纯真的姑娘们不停地唱着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其中不乏有与我忧伤的心境相吻合之作。听到这些伤感的情歌，我每每为之动容，并迫不急待地将其牢记在心。之后我便独自吟唱，也可以借助歌声在众人面前不加掩饰地宣泄心中的痛楚。

长时间的欢跳使那些女人们感到疲倦了，她们纷纷停下来围坐在一起。男子们也聚集过来，像花环一样将我们围在中间。这情景使我陡然想起与潘非洛相遇的那一天——他就是躲在人群后面注视着我的。我不禁又一次次将目光投向那一群群兴奋的男女，希望在他们中间再次发现潘非洛的影子，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用含情脉脉的目光盯着自己的心上人，而我用怀疑的眼神审视着每一个人，因为我甚至能分辨出谁的爱是发自内心，谁又是虚情假意、逢场作戏。我一边羡慕地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边对自己说："这些女人个个善于保护自己，戏弄着追逐自己的男人又不至坠入爱河，如果我当初也同她们一样，就绝不会落到今日这步田地。"可即而转念一想，一个从未真心爱过的人又能真正获得什么呢？就此一点，我也应该满足了。想到这，我又重新注意起那些年轻人的多情之举，看到他们其中一些人情感真诚炽烈，我似乎也得到了一丝安慰。全神贯注地观察了好一会儿后，我对自己低语道："追逐你们的情人就在眼前，你们这些女人有多么幸福啊！唉，从前我也像你们现在一样整日沐浴在爱的甘露中，愿幸福和欢乐永远与你们相伴，就让我一个人来承受这世间的不幸吧！即使那让我因为自己的钟爱而痛苦的爱神也要来缩短我的生命，令我落得像狄多

内一样的下场，我对爱情的忠贞和执着终将如翠柏苍松一般在人们心中常青不衰。”

言罢，我仍旧注视着周围人们各自不同的表情和举动。像以往一样，男人们频送秋波，但凡得不到女人的回应，便顿觉索然无味，满心不快地悻悻离去。看到一些人如我一般失意、痛苦，不由心生一丝快慰，原来这世界上并非唯我一人在承受不幸，他人也同我一样有酸楚的难言之隐。

亲爱的夫人们，正如我上面叙述的那样，那段时间里我要么去海边享受舒畅的海水浴，要么不辞辛劳远足狩猎，要么参加那永无休止的海滨聚会。然而，我的脸色依旧苍白憔悴，整日唉声叹气，且食欲不振，夜不能寐；我的丈夫一直被蒙在鼓里，医生们对我的病症也束手无策，甚至对我的生命感到绝望。就这样我们回到了久别的城市，城里照旧有各式各样的聚会、庆典。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每逢婚嫁迎娶之类让我心烦意乱的喜庆节日都会向我发出盛情邀请，我的丈夫也不止一次地说服我去参加，想借此来冲淡我心中的忧郁。每到这时，我不得不重新翻出那些被冷落已久的首饰，极不情愿地开始梳妆打扮。可今非昔比，过去那一头迷人的金发如今像干草一般凌乱。我对这一切早已失去了兴趣，记得那时我是为了博取他的欢心才刻意将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每当回忆起往事，浓浓的伤感便会使我那颤抖的心灵受到一次新的震撼。有时我仿佛超越了时空，忘记了自我，那感觉就像从前被女仆从沉沉的睡梦中叫醒，拾起跌落在地的梳子，直奔向久违的梳妆间。和往常一样，我开始对着镜子配戴饰物，想象中自己仍是昨日那般光彩照人，可镜中却映出一副可怕的面孔，我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自己，惊恐地环顾四周，还以为是恶魔再现。经过一番修饰后，我便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同其他女人一道去参加隆重、热闹的婚礼，可那其中的欢乐与我无

缘，只属于别人。无所不知的神灵可以作证，自从潘菲洛离开以后，每一次欢乐的聚会给我带来的只是凄惨和悲伤。

每次到不同的地方参加婚宴，我都会尽量让人们觉得我是个快乐的女人，可这种快乐只是挂在脸上，而内心在不断忍受着煎熬。我发现，欢乐和悲伤会同样使人感到痛苦。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主人们的隆重欢迎，我也装作兴奋地四处张望，但不是为了欣赏华丽的装饰和婚宴的盛况，而是自欺欺人地渴望在此地见到潘菲洛；我不停地走动着，搜寻着他的身影。我事先就十分清楚他不可能在此出现，可这事实仍令我非常沮丧，我颓然地和其他女人坐在一旁，全然不顾应有的礼节和他人的善意奉承；若是潘菲洛在场的话，这一切对我该是异常亲切。新娘一到，盛大的婚宴开始了。宴会刚刚结束，便有人兴高采烈地跳起舞来，动人的歌声、各种乐器交织出的美妙旋律在新人家中回荡。我不愿看到别人鄙夷的目光，总想给人们留下温文尔雅的印象，于是有时我也同大家一道起舞、歌唱，可这种感觉只能维持一会儿，我便会索然地坐下来，陷入无边无际的遐想。

我想到了当年那似今天一般热闹隆重的盛典，那时的我无忧无虑、天真质朴、无拘无束；同往日的时光相比，我不得不慨叹岁月流逝、事过境迁，若不是这样的公众场合，我真想大哭一场。看着年轻男女们追逐嬉戏，做着永不疲倦的爱情游戏，我不禁立刻想到我的潘菲洛也曾在同样的场合向我巧妙地倾诉衷肠。没有了潘菲洛，周围的一切都黯然失色，别人的欢乐只会为我增添更多的烦恼。歌声、乐声在耳畔回响，历历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暗自叹息却又不得不强颜欢笑，心里企盼着这难挨的欢宴早些结束。

女人们坐下来休息，男人们也围过来各自伴着自己的心上人。我坐在一旁，远远地望着他们，发现一些人不停地交头接

耳，并不时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我知道他们在议论些关于我的事，但又不想让我听见，然而，他们遮遮掩掩的谈话最终还是传入了我的耳中。其中一个对旁边的人说道："唉，你看，那女子曾是这城中独一无二的美人，可现在竟变成了这副模样，真可谓今非昔比！不知是什么原因使她的容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说罢，那人抬眼望了望我，柔和的目光中流露出怜悯与同情。他们起身走开了，可那番话却使我愈发觉得自己可怜。其他人也在好奇地互相询问着我的情况。

其中一人问道："嗨，这个女人是否生病了？"

"看上去像是得过一场大病，不然怎会落得如此消瘦苍白。想想她从前那花容月貌，真令人伤心遗憾呢。"另一个回答说。

还有一些人似乎了解其中的原委，他们的话便更加刺痛我的心："这女人面容憔悴，神情恍惚，显然是害了相思病。还有什么别的疾病能像无法抑制的恋情一样消磨人呢？她一定是在深爱着什么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个令她柔肠寸断、美貌凋零的男人也未免太残酷了。"

听罢此话，我不由深深地哀叹自己的不幸。许多陌生人都对我怀有怜悯之心，唯独最应同情我的潘菲洛此时却远在天边，音讯皆无。一阵长嘘短叹之后，我在心里虔诚地祈祷，请求上帝保佑这些善良的人们。他们其中还有一人对我的品行毫不置疑，甚至极力为我辩护道："上帝啊，请不要相信这个女人是被爱情折磨成这副样子，她的品德有目共睹，从未听说过她还有什么别的恋情，况且谁也无法长久掩饰内心强烈的情感。"

"天哪！"我自言自语道，"他们太不了解真相了，竟然以为我并非为情所困。许多女人贪慕虚荣，常常故意四处张扬自己的恋情，而我只不过不像她们那样溢于言表罢了。"

那天，我还遇见一些贵族子弟，他们各个仪表堂堂，气度不

凡。从前,他们在我面前总是含情脉脉、暗送秋波,想方设法向我表露倾慕之心,现如今看着我这副样子,他们也许在为当初没有赢得我的爱而暗自感到庆幸。他们远远地看着我,不无惋惜地感叹道:“这女人的美貌被彻底毁掉了!”

噢,善良的女人们,不要说我自己,就连那些毫不相干的人们都会为我的不幸而伤感,我又何必向你们隐瞒实情呢?说实话,潘菲洛一去不归已使我苦不堪言,如今又听到人们谈论我失去的容颜便更加心如刀绞,因为我一直为了他才加倍珍惜自己的美丽。记得有几次参加类似的盛大聚会时,我和一些女人们围坐在一起谈论有关爱情的话题,我侧耳倾听她们诉说各自的爱情经历。我发现她们当中没有一个像我一样痴情,没有一个像我一样将爱情掩藏在心灵深处,也没有一个像我一样承受过如此巨大的痛苦,看来那些幸福的或是不太体面的爱情占了上风。在这样的场合我总是一筹莫展,这里听听,那里看看,在百无聊赖中打发时光。

女士们刚刚休息片刻,男人们便又纷纷围过来邀她们跳舞;遇到有人来邀请我,我总是婉言拒绝。这些各怀心腹事的年轻人们跳得格外投入,其中一些人是想炫耀自己娴熟的舞艺,另外一些则在爱神的驱使下欲火中烧,唯有我独自坐在一旁用鄙夷的目光看着那些女人们搔首弄姿。我此时对那些女人的轻浮举止嗤之以鼻,但若是潘菲洛在场我也许会像她们一样忘乎所以呢。只要一想到潘菲洛我便立刻黯然神伤,我恨恨地想:老天有眼,他不值得我付出如此真情!

我坐在那里看看别人翩翩起舞,可时间一长便愈发觉得无聊。纷繁的思绪搅得我心烦意乱,我佯称有事起身告辞,独自一人离开了喧闹的晚会。我需要在宁静中放松一下神经,宣泄内心的悲哀与苦痛。一旦独处我便一失平日的矜持,满腔的哀怨

化作无言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无力挣脱命运女神带给我的厄运,只有愤怒地诅咒她:

“唉,命运女神,你是每一个渴望幸福之人的可恶仇敌,却又是每个遭遇不幸之人的唯一希望;你变幻莫测,反复无常,在天国与人世间随心所欲,翻云覆雨;你一意孤行,用你的双手主宰沉浮;你从不善始善终,时而令人激越兴奋,时而令人颓废沮丧;你赐福于人,却又为其追加痛苦,为的是让人们无法摆脱你的控制,整日向你祈祷,盲目崇拜你的神性。对于那些命运不佳之人的虔诚祈祷你总是充而不闻,视而不见;你甚至故意捉弄那些受过你恩宠的人们,先是对他们喜笑颜开,极尽阿谀讨好之能事,然后再趁其不备将其打翻在地,这时他们才发现你换上了一副面孔,但为时晚矣。可怜的我也不幸受到你的捉弄。我对你从未有过敌意,但不知我是否曾冒犯过你才招致你对我如此的报复。那些自恃天生富有、仗势寻欢的人们应以我的遭遇为鉴,切莫重蹈覆辙。我也曾是一个高贵富有的女人,可现在却沦为惨遭命运鄙视和摒弃的卑微奴仆;正常人从我的境遇中一眼便可看出命运之神是多么的善变。变化无常的命运女神哟,我的确受到过你的恩赐:我一降临人世,你便赋予了我高贵与财富,而且自始至终陪伴我的左右。我所拥有的财富与日剧增,而我毫无女人天生的吝啬与贪婪,只将其视为身外之物。

“命运之神也曾在爱的王国里倘佯,为人类的灵魂注入爱的力量。正如你所愿,我也坠入情网,爱上了一个年轻人;可也正是你,在我们情到深处之时无情地让我们天各一方。当看到爱的欢娱已深植我心底,你便一次次企图将这快乐变为痛苦;你还绞尽脑汁想出了许多骗人的把戏,让周围的人们窥见我们的隐情,为的是将我们的恋情公之于众令我们尴尬难堪。我敢肯定你不止一次在我和潘非洛之间以讹传讹,一心想使我们相互猜

忌与怨恨，可你却始终未能如愿。命运女神，虽然你能随心所欲地主宰世间的一切，但人类的精神与灵魂从不屈服于你的淫威：我们的理智不断战胜你的挑战。你同理智抗争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你完全可以用千万种方式来伤害你的敌人，但唯独在理智面前你无计可施；你一旦发现无法在我们中间埋下仇恨的种子，便想方设法无论如何也要将更大的痛苦强加在我的身上。

“你的诡计被我们的智慧击得粉碎，但你却变换手法制造事端，终于使我和潘菲洛天各一方。你用千山万水隔断我们的情缘，使我一生陷入痛苦与不幸的泥潭。这就是你命运女神的杰作！这样的厄运本不该落在我头上，但事已至此，我却无力抗争。然而，尽管我和潘菲洛相隔万里，但我俩仍旧一往情深，他是我生命中的唯一寄托，我毫不怀疑他也同样深深地爱着我。可爱情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倒不如我们原本就是势不两立的仇敌。你阴险诡诈，令我们的理智在你的淫威面前不堪一击；你夺走了潘菲洛，也毁掉了我一生的幸福与欢乐。从那以后，我再不愿出入圣事庆典，无心穿着华丽的衣裳，美艳的容貌也似落花般红颜早褪；虽然你留给我的只是无尽的泪水和绝望的哀叹，但却无法斩断我对他的思念。噢，如果我真的无意中冒犯了你的神灵，我的罪过也该得到你的宽恕，因为那时的我毕竟还太年幼无知；如果你一定要报复我，可为何不惩罚自己的过失？你只知一味地多管闲事，我们的爱情又与你有何相干？你曾慷慨地赐予我高大奢华的宅第，一望无际的田野，成群的牲畜和堆积如山的珠宝，你若有心发泄愤怒，何不借天灾人祸令我一贫如洗或是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呢？这诸多财富在我的眼中毫无价值，即便你赐予我米达从巴科那里学到的点金术也不能给我一丝快慰，因为我的生命中只有潘菲洛最珍贵，可你偏偏将他从我身边无情地掠去。

“啊，可咒的爱神之箭，它曾不顾一切为太阳神复仇，但又不得不忍受你的凌辱！如果你从未像我一样被爱神之箭射中，也许会更加变本加厉伤害天下有情人。你心里最清楚，是你的伤害使我这个高贵、富有的女人沦为城中最可怜的人，人们都在尽情地狂欢，唯有我一人哭泣不止。你已让我在痛苦中挣扎了太久，也该暂且息怒了吧？若能把潘菲洛送回到我的身边，我绝不会计较你曾给我造成的不幸；如果你仍对我大发雷霆，就把满腔怒火倾泻在我所拥有的财富上吧。放过我吧，残酷的命运女神！

“我几乎成了童话中的人物，人人都在谈论着有关我的事，可从前人们总是由衷赞叹我那倾国倾城之色。命运女神，就请发发善心将我从苦痛中拯救出来，我会终生赞美你的仁慈，崇尚你的德行。如果你真的使我如愿以偿，我便立即对天起誓，愿毕此一生传扬你的美德；我将把自己的雕像摆入神圣的教堂，供奉在你的面前，并刻上这样的字句‘这就是菲亚美塔，命运女神使其摆脱悲惨的境遇，享受人间至高无上的快乐’。这样，你的崇高德行便尽人皆知。”

不知多少次我曾这样动情地哭诉、祈祷，如果把这些一一记述下来不仅太显冗长，而且会令你们厌烦。总之，每次我都悲恸至极，泣不成声。有时我的哭声会被别的女人听到，她们纷纷过来安慰我，尽管我极不情愿，她们硬是把我拖回舞会那欢乐的气氛中去。多情的女人们，谁会相信情爱带来的烦恼与忧郁会在一个年轻女人的心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任何力量都无法战胜它呢？这在你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却偏偏发生在我这个可怜女人的身上。

时值盛夏，酷暑难耐。为了消磨时光，我和一些夫人小姐们常划船到海上游玩。我们使尽全身的力气将小船划得飞快，船桨拍击着海面打出朵朵欢快的浪花；我们一边划船一边不停地

唱歌、奏乐，不知不觉来到了离岸边很远的一个小岛；岛上怪石嶙峋，异峰突起，山脚下有大小不一的天然岩洞，刚到洞口便顿觉冷风习习，凉爽怡人。扑面而来的缕缕清风将浑身的燥热一扫而尽，但却无法抚慰我内心的悲伤，全然不能熄灭我胸中的怒火。柔弱的身体不再因酷热而烦躁不适，我静下心来展开想象的翅膀，缕缕情丝在我心头萦绕，重新燃起的爱情火焰在我的胸中越烧越旺。

这真是一个理想的好去处，我们在一片开阔地停下来小憩，大家随意四处走动。礁石边，海滩上，山脚下的树荫里到处可见青年男女的身影，他们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嬉戏玩耍。唉，这些无忧无虑的恋人们多么快乐啊。海边的人们还支起了一张张餐桌，拉开了野餐的架式；洁白的台布衬托着桌上五颜六色的装饰，只须看上一眼便觉胃口大开。人们看到我们从旁边经过，便兴高采烈地邀请我们一同加入他们欢乐的行列。美餐一顿之后，我们向往常一样跳起了欢快的舞蹈，随后我们重新登上小船继续漫无目的地在海上漂荡。我们看到一群年轻漂亮的姑娘在海边尽情追逐嬉戏，她们各个脱去外衣和长袜，身上只披一件薄如蝉翼的轻纱；姑娘们站在水中的石块上捞拾贝壳，丰满诱人的乳房随着身体的一起一伏不停地抖动，这场面足以令男人们魂不守舍；还有一些人正在海面上用鱼网或是发明的新方法在捕鱼。然而，这欢乐只是属于别人的，我又何必不厌其烦地一一道来呢？人们完全可以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勾画出当时的场景，若谁有幸到此一游便会被这充满青春活力的欢乐气氛所打动。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那么无拘无束，逍遥自在，任何不快与烦恼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这令人身心愉悦的欢乐却始终无法使我摆脱痛苦的纠缠。为了在这样的场合不扫同伴们的兴，我只得装出一副快乐的样子，可强颜欢笑着实令我为难，有过与我类

似经历的人一定会理解我那时的心情。我和潘菲洛也有过同样令人沉醉的快乐时光，可如今他离我远去，而且断无重逢的希望，这叫我如何兴奋得起来呢？因焦虑烦躁所致，我一直心神不定，若有所思；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早日见到潘菲洛，欲望的洪水早已将我的理智冲刷得荡然无存。明明知道潘菲洛不可能在这里，却宁愿自欺欺人地期待奇迹出现，我执着地搜寻着他的影子。蔚蓝的海面上停泊了各式船只，就像明朗的夜空中挂满闪烁的星辰。我望眼欲穿，不放过每一艘过往的船只和船上的每一个人。这时，人们在海面上演奏起各种乐器，美妙的音乐不绝于耳，而我只是竖起耳朵搜寻着一种乐声，因为潘菲洛最擅长演奏那种乐器。一旦听到那熟悉的声音，我便迫不急待地想要知道是谁在那里演奏，心中自然想象着那人就是我朝思暮想的潘菲洛。为了寻找潘菲洛，我踏遍了岛上每一块岩石，每一个岩洞，每一片沙滩，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之举，得到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沮丧。长久抑郁在胸中的哀怨化作苦涩的泪水如山洪暴发般宣泄而下，将违心的欢乐冲击得无影无踪，继而又把我整个抛入痛苦绝望的深渊。

在所有意大利的城市中，论各种节日和喜庆活动，我的家乡恐怕首屈一指。除了常常举办各种婚宴、聚会、海滨沐浴之外，人们还不时变换花样，独出心裁。最为引人入胜的当属马术比武。阴雨连绵的冬季过后，春天迈着轻盈的脚步仙然而至。此时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到处是郁郁葱葱、繁花似锦的怡人景色，年轻人们也被这大自然的美景撩拨得春心萌动。按照旧时留传下来的习俗，每年这个时候，城中的名门显贵便在其豪华的家中举行气派非凡的盛大聚会，每每高朋满座，身着盛装珠光宝气的贵妇人们云集而至。雍容华贵的女人在城中随处可见，我想就连在普里阿莫国王面前尽显风骚的儿媳们和那些花枝招展的特

洛伊妇女也无法与她们相提并论。女人们还常常成群结队前往剧院，每个人都在尽力炫耀自己华丽的服饰和天仙般的美貌，那情形一定会令外乡人觉得她们不是普通的现代人，而是古代的美女转世下凡。他们会惊讶地说：天哪，那个气质高贵的女人多像塞米拉米斯女王；噢，那个穿着华丽的女人简直就是克莱奥帕特拉再世；再看那一位可爱的就像埃雷娜女神；另外一位的举手投足与狄多内毫无二致……我为什么要将她们一一比较呢？她们每一位身上都有着凡人所不具备的高贵气质。而可怜的我在失去潘菲洛之前，也常常有年轻男子们赞誉我的美貌，甚至为我到底是像波丽赛娜还是像塞普路斯的维纳斯而争执不下；有人说把我同女神相比有些言过其实，可有人反驳说若只是把我同凡人相比又太贬低了我的姿色。

有这么多美女陪伴，不甘寂寞的男人们大都坐不住了，一些上了年纪的绅士站在一旁观看，而那些活泼可爱的年轻人则一个个拉着女人纤细柔嫩的小手翩翩起舞，他们一边跳一边尽情歌唱着美好的爱情。人们沉浸在这无拘无束的欢娱中，丝毫没有感到盛夏的炎热。时光在欢乐中流逝，慢慢西沉的太阳也不再像先前那般咄咄逼人，渐渐散发出柔和的光芒。这时，南方王国的王子们也来参加这里的聚会。他们各个身着足以显示其贵族身份的服饰，一边用贪婪的目光欣赏着女人们的美貌，一边赞不绝口地品评着她们的舞姿。不久他们便在众人仰慕的目光中骑着骏马扬长而去。

这些聚会的奢华气派和妇人绅士们光怪陆离的豪华服饰，是任何华丽的辞藻、雄辩的语言都无法准确形容的，恐怕就连希腊诗人荷马、意大利诗人维吉尔这些大手笔也未必能够做到，尽管他们都曾在各自的诗篇中出色地描写过古希腊人、特洛伊人和古罗马人的盛事。因此，我也只是将这一切简单地叙述给那

些从未经历过这场面的人们。聪明人从我的讲述中会发现，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像我一样有过如此深重的痛苦与哀怨，而且它们仍在不停地折磨着我；你们已经看到，我已不再顾忌自己的尊严，任何在别人看来赏心悦目的事都无法抚平我心灵的创伤，都不能给我带来一丝快慰。

再说那些王子们，他们各个擅长骑术，胯下坐骑四蹄生风，将其他马匹远远甩在后面，那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就连风也望尘莫及甘拜下风。他们风华正茂，气度不凡，品行高尚，女人们无不交口赞叹。王子们神采飞扬地骑在马背上，身披五颜六色的印度手工呢绒花缎，下摆还坠饰了许多珍珠和宝石；他们把满头金发用一只金色发扣或一只小花环扎在脑后，左手握盾右手持矛，待号角一响，便蜂拥而上，捉对角逐，在女人们面前尽显神威。骑士们手中拖着长矛，用盾牌紧紧护住自己的身体，他们威武潇洒的动作倍受人们的赞赏。

我这个孤独可怜的人也常常被邀请观看这样的马术表演，可触景生情，总会使我因回想往事而痛苦不堪。记得从前潘菲洛总是和一些上了年纪的、令人尊敬的绅士们坐在一起，尽管年轻，但他的气度与名望毫不逊色。他同那些绅士们侃侃而谈，就像达涅罗与一群神甫在审判着有关苏珊娜的案子。那些高贵的绅士，有的似谢沃拉一般德高望重；有的如卡托内或乌迪琴斯一般神情庄重；有的像庞培大将军一样英俊洒脱；还有的则像西比奥内或琴齐那托一样威武彪悍。骑手们精彩激烈的表演勾起了他们对自己年轻时代的回味与怀念，他们不时交头接耳指指点点，饶有兴致地品评每一位骑士的表现；潘菲洛在一旁随声附和，不时也同他们一道高谈阔论，把眼前的年轻骑手同古代的勇士相比，赞扬他们像先辈一样勇猛强悍。

潘菲洛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的评论与赞叹令众人心悦诚服，

回想起当时他那番慷慨陈词，至今仍使我倍感亲切。他说那些仪表堂堂、气宇轩昂的王子们当中有人酷似当年的阿尔卡迪奥，据说尽管他那时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可他的母亲还是认定他是进攻台贝城的最佳人选而派其披挂出征；他说有人像阿斯卡尼奥一样英俊，维吉尔在其诗篇中都对他倍加赞扬；有的则完全可以和特洛伊战争中的勇士德伊菲博相提并论；还有的英武无比丝毫不亚于加尼莫德……

随后上场的是一群成年男子，潘菲洛也同样为他们找到恰当的人物作比较。其中一位骑手面色红润，脸上长满了络腮胡子，浓密的金发用一只树枝编成的花环扎住披散在肩头，那模样活像传说中的大力神；他身着手工精心绣制的丝质缎衣，薄薄的衣衫紧绷绷地裹在身上，更透出他的坚毅彪悍；一件镶有金饰的披风搭在右肩上，一面坚硬的盾牌则将身体的左侧严严实实地护住；他右手紧握一把轻矛，这武器在格斗表演中再合适不过了，潘菲洛将他比作埃托雷。在那人身旁闪出一位同样装束的骑手，一脸果敢的神情丝毫不比前一个逊色；他左手熟练地操持着马缰绳，潘菲洛说他活脱脱一个阿基莱再世。另外一个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长矛和盾牌，一条纱巾系在脑后，那大概是情人送给他的礼物，潘菲洛他称作普罗特西拉奥。接下来的一位头戴一顶漂亮的小帽子，棕色的脸庞上蓄着长长的胡须，显得凶猛异常，潘菲洛将其比作比罗。还有一位面目表情温和，华丽的服饰和金黄色的头发将其衬托得愈发清秀可爱，潘菲洛说他与特洛伊的帕里斯或梅内拉奥毫无二致。

我没有必要这样一一叙述下去，总之，在长长的马队经过的时候，潘菲洛不停地把骑士们比作阿加梅诺内、阿亚切、乌利赛和迪奥梅德斯等等希腊神话中令人称道的英雄。他不是心血来潮才提到这些名字，他的理由总是那么令人信服，比较又是那么

恰如其分，因此，人们听着他的评论仿佛像真的见到了那些传奇英雄一般身心愉悦。

今天，骑手们威风凛凛地展示一番后便迅速开始了较量。他们踩住马镫身体直立在马背上，盾牌紧护其身，长矛拖地，锐利的矛头在地面上留下道道划痕，高大的骏马也嘶鸣着狂奔起来。随即，周围的观众中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这声音夹杂着骏马的铃铛声、鼓乐声和骑手们肩上的斗篷被风吹拂发出的瑟瑟声，将当时的气氛渲染得更加激越振奋。人们兴致勃勃地欣赏着骑士们的出色表演，许多人从心底发出由衷的赞叹。我看到不少女人乐不可支地为自己的丈夫、情人或亲属欢呼雀跃。是啊，就连那些毫不相关的人都抑制不住喜悦与兴奋，更何况她们呢！我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虽然我的丈夫和一些亲戚也在其中，但我却无论如何也打不起精神。只要见不到潘菲洛，只要想到他仍遥无归期，我便一刻也摆脱不掉痛苦的纠缠。唉，夫人们，眼前这令人振奋的场面竟然会使我陷入无边的烦恼，难道还有什么可以让我快乐起来的事吗？这样的场面都不能带给我片刻欣喜，莫非我的灵魂早已被打入万恶的地狱不成？奥尔菲奥美妙的切特拉琴声能使勇士们暂时忘却自己面临的不幸与灾难，而我虽置身歌舞升平的聚会、盛事中，却全然无法抛去心中的郁闷和悲哀，甚至连稍稍解脱一些都不可能。

每逢盛大节日或在类似的场合，我总是极力掩饰自己的情感，可到了夜晚独自一人时，白日里压抑住的泪水便像决堤的洪水般倾泻不止。这些节日盛事每每勾起我纷乱的思绪，我不仅不能从中获取些许安慰，反而愈发觉得眼前这一切与我的心境格格不入。节日的欢乐与喧嚣过后，留在我心中的只是对这虚伪、浮华生活的厌倦和抵触。我不止一次这样对自己说：

“噢，那些深居乡间独享大自然恩赐，过着无忧无虑生活的

人们该是多么幸福啊！他们只需算计着如何布下圈套或陷阱来捕捉飞禽走兽，心灵绝不会被无端的烦恼所困扰。如果感到疲乏了，他们尽可以在嫩绿的草地上舒展自己的身躯，要么在清澈的小溪边嬉戏，要么在茂密的丛林中乘凉。枝头顽皮的小鸟叽叽喳喳唱着欢快的歌，树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也陶醉在这悦耳的音符中。唉，命运女神啊！你本应赐予我同样的生活，但却执意不肯施恩于我，偏偏让我挣扎在忧郁与痛苦的深渊。我的心全部被烦躁和焦虑所占据，一想到潘菲洛漂泊他乡，我便一刻不得安宁。宏大的宫殿，高贵的出身，奢华的生活又何济于事呢？

"在静流淌着的小河边那清凉的草丛中美美地睡上一觉该是多么惬意，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啊！潺潺的水声似轻柔的窃窃低语，在耳边悠悠回荡，伴着人们徐徐进入甜美的梦乡。可命运女神将这一切都给予了毫无奢求的乡下人，可不知有多少像我一样的城里人费尽心机想要博得命运女神的青睐，享受这片刻的祥和与恬静。然而，尘世间的杂念与令人心烦意乱的家庭琐事往往将他们的美梦化为泡影。那些乡下人要是感到饥饿便可一头钻进茂密的果园，尽情采摘熟透了的鲜果充饥，山坡上精心耕种的土地也会为他们提供鲜嫩可口的菜蔬；如果他们感觉口干舌燥，尽可以用双手掬起甘甜清凉的泉水解渴。唉，尘世中人总有不尽的烦恼，其实人们只需要大自然赋予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便可维持生计。人们只以为数不胜数的美酒佳肴才能满足身体的需要，却不晓得花天酒地的奢欲正是使人们那原本纯洁无瑕的灵魂日复一日堕落下去的暗藏的祸根。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人用珠光宝气的器具饮酒作乐，殊不知那冰凉的毒液只会滋长人类的骄奢淫逸；那些酗酒过度者则会语无伦次、行为怪异，更有甚者不仅混沌一生，死后还要遭到人们的唾弃。酒精不

但麻醉了他们的肉体，更糟的是一旦沾上恶习便从此欲罢不能。而那些乡下人却能在山林之神、农牧之神、林中仙女和水神们的陪伴下过着俭朴无虑的生活，他们不晓得维纳斯女神的存在，也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变化无常的儿子。即使他们对维纳斯有所耳闻，也因对她的美貌无动于衷而不理会她的存在。

“唉，也许我只有像乡下人一样面对爱神的诱惑不为所动，整日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才符合上帝的意愿。那样，我便不再有无法愈合的伤痛，灵魂可以得到拯救，圣名也可以得到保全，再不用沉迷在那些曾给我带来不尽痛苦的似风一般虚无缥缈的浮华生活中。乡下人从来没有过高的奢望：他们不需要高大的城池、宏伟的殿堂；不在乎出身贵贱；不贪图舒适的睡榻、豪华的服饰和成群的马匹；他们对所有这些夺走我们最美好生活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邪恶的窃贼绝不会到偏僻贫微的地方寻找猎物，因此，乡下人生活得坦坦然然，丝毫没有失去什么的恐惧感。他们不必像生活在深宅大院中的人们那样忧心忡忡，惶恐不安，只需要阳光、空气和蓝天。可惜今天的人们不再钟情于这样的生活，甚至如驱赶恶魔一般抵制它，其实，那样的生活才是值得人们向往和珍惜的至善至真。

“我的想象中，人类的黄金时代就是在田园生活中其乐融融，那时代不仅创造了芸芸众生，也造就了众多神灵。唉，再没有比这更自由、更纯洁、更美好的生活了，我们的祖先曾经这样生活过，如今远离城镇身居密林的乡下人仍旧执着地循着祖先的足迹。如果朱庇特从未赶走农神，我们也始终延续着黄金时代的法则，今天的世界将是多么美好，今天的生活又将是多么快乐啊！那些保持了祖先习俗和传统的人绝不会像我一样轻易受到维纳斯盲目激情的左右；那些情愿隐居山林之人也不会臣服任何王国；他们无须随波逐流，不必提防卑鄙小人，不会受到恶

意中伤,甚至可以全然不去理会命运之神那靠不住的恩惠。而对命运之神的过分轻信恰恰正是我的不幸所在,临池解渴却溺水身亡。安于卑微,不侈求财富与荣耀才能得到最不平凡的人生真谛;荣华富贵带来的只是可悲的虚荣,可虚伪之人偏偏喜欢高贵的名声。隐居山林的乡下人没有恐惧与迷惑的困扰;他们不知道世间尚有阴险毒辣和嫉妒中伤;无法理解世间无可救药的情欲和种种罪恶与仇恨;无法忍受市井的嘈杂,更不会编造谎言陷害无辜。而贪慕虚荣之人,一旦如愿以偿便再也摆脱不掉恐惧的阴影,甚至连身上的佩剑都会令自己不寒而栗。

"那种不必与任何人作对,食物探手可得的生活是多么令人向往啊! 出身贫微的人很少或者根本不会犯下不赦之罪。黄金时代的人类丝毫不为财富操心;人们生活在没有界碑的大同世界,勇敢地航行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中,不必担心越过什么无形的界限;在他们城市的周围没有坚固的城防,没有深不可测的沟堑,也没有塔楼高耸的厚厚的城墙。那时人类还没有发明凶残的兵器,也没有庞大的骑兵队伍,更没有攻城占地的强弓弩炮;即使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战争,人们也只不过是赤手空拳格斗或用些树枝石头当作武器。那时没有细长轻巧的尖头武器,也没有利刃佩剑,人们甚至还不懂得用亮丽的羽毛装饰自己闪亮的头盔。值得庆幸的是,那时丘比特尚未出生,他们单纯的心灵才没有被其手中的利箭射中,才免受尘世杂念的困扰,而生活得自由自在。

"唉,我多么希望上帝也赐予我一个同样的世界,在那里人们无所畏惧,满足于俭朴的生活,拥有的只是原始的激情与冲动。如果我也生活在那样的境界里,我便不会像现在一样在爱情的煎熬中整日唉声叹气;生活中虽少去了许多浮华与奢侈,但我一定比现在生活得更快乐。天哪! 对金钱的狂热追求和罪恶

的情感燃起了人们贪婪的欲念和无法抑制的仇恨，它们将人类的圣洁与无辜付之一炬。随着人们那充满血腥的占有欲不断膨胀，弱肉强食的暴力成为了主宰世界的唯一法则。在美神维纳斯尚未降临人世之前，萨尔达那帕罗使人类拥有了无穷无尽的美味佳酿；战神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死亡的灾难，一时间生灵涂炭，大地血流成河；世间从此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可饶恕的罪孽，令人发指的邪恶之举屡见不鲜：手足自相残杀，父子反目为仇，妻子杀害丈夫，恶魔附体的女人残害亲生骨肉，还有那凶神恶煞般的继母虐待孩子的事就更加司空见惯了。追求财富使人们变得悭吝傲慢，荒淫嫉妒；骄奢淫逸的情欲是世间一切罪恶的根源，它一旦占据了人们的灵魂这世界便永无宁日：为了荒淫无耻的爱情，人们进行着无尽无休的血腥战争，无数的城池被摧毁，无数的房屋被烧光；那些被征服的王国中仍有不计其数的人们在遭受着苦难。噢，我要以我的亲身经历揭露邪恶的情欲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厄运，它将残酷的现实强加于我，使我囿于其中全然无法解脱。"

我愤愤地对自己说了这许多的话，试图借此发泄心中的愤懑与哀怨。有时我也想一定是我的行为惹怒了上帝，才招致他对我重重惩罚，但愿这惩罚能多少减轻我的罪恶。比我罪恶更加深重的大有人在，与其相比我倒显得近乎无辜；只要一想到我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受此折磨的人，我便有了承受惩罚的勇气。我常常祈求上帝要么结束我的生命，要么让我重新投入潘菲洛的怀抱，不要让离别的痛苦伴我余生。

夫人们，你们看到了也听到了，命运为我安排了如此不幸的人生，而且吝啬得连一点安慰也不肯施舍。然而，一点点的慰藉又怎能抚平我心灵的创伤，它对别人或许有益，但对我而言，充其量使我少流些眼泪罢了。

尽管心情沉重，可每当举行盛大聚会时我都同城里年轻漂亮的夫人小姐们一道前往，几乎场场不拉，因为我的出现总会使这样的场合增色不少。家中的女佣们早早把我要用的衣物、首饰整理出来，还不时在一旁催促我："噢，夫人，快快打扮起来吧，那边的聚会就要开始了，人们都在等着您呢。"可我有时情绪十分低落，害怕触景生情不能自持，便歇斯底里地冲着佣人们大喊大叫，那样子就像一头龇牙咧嘴的野猪在面对一群狂吠不止的猎狗，我嚷道："你们这些贱人，快把这些东西给我扔得远远的，像我这样沮丧忧郁的人只配穿些最简单的衣服。如果你们真的对我感恩戴德，就不要再提那些可恶的聚会了。"

我不止一次听人说，那些王宫贵族出入教堂参加圣事并非因为虔诚，而只是为了一睹我的风采；若是整晚见不到我的身影，他们就抱怨一番，然后带着一些遗憾悻悻离去。我常避免在那些场合露面，可有时拗不过夫人、小姐们的执着，只好不大情愿地应了她们。我只着平日的装束，也不像从前那样寻找显眼的位置，只是尽力掩饰内心的烦恼，不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听别人闲聊。我不时听到周围的人在这样议论我：

"噢，真令人难以置信，咱们城中独一无二的美人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难道她是被妖魔附体了不成？她为何不再有那高贵的气质和优雅的举止？她倾国倾城之色又飘逝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我真的能毫无顾忌地回答他们，我一定会说："我最宝贵的东西都被潘菲洛带了去。"

女人们围坐在一起，不时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强装笑脸附和着。其中一位女士以讥笑的口吻对我说：

"菲亚美塔，你近来的表现真让人摸不着头脑。你为何把那些华丽的服饰统统扔在一边？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要知道那些

东西正是你这个年龄必不可少的呀，像你这样的妙龄女子着实不该这副打扮。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失去的东西日后难得重新拥有，你应该珍惜美好的年华。你这身穿着，等你老的时候有的穿呢。看看我们每一个都刻意打扮，穿着考究，你也该如此啊。”

说罢，她和其他女人都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我，我低声回答道：

“夫人们，我们来到神圣的教堂要么出于对上帝的虔诚，要么借此机会博取男人的青睐。若是出于对上帝的虔诚，拥有一颗高尚的心灵足矣，身着布衣也无妨；若是为了取悦男人则的确需要穿戴华丽的服饰。从前我也曾和你们一样注重打扮，因为男人只是以貌取人，他们最喜欢女人的美貌与风骚。而如今我早已不在乎男人们对我的评价，甚至为自己先前有过的虚荣而痛心疾首，一心只想在上帝面前祈祷，请求他饶恕我的罪过。这样，我自然会在你们眼中显得不合时宜。”

说罢这番话，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沾湿了我忧郁的面颊。我默默地自言自语道：“上帝啊，你是我心灵的主宰，请不要因为未讲真话就判定我是有罪之人。我并不是有意欺骗什么人，而是为了掩盖痛苦才不得已为之；我想用自己的德行洗刷犯下的罪恶，并为人们做出纯洁虔诚的榜样。其实，我那疲惫的心灵在一刻不停地为自己的口是心非而自悔自责，羞愧难当。”

女人们对我的话信以为真，以为我真的从一个贪慕虚荣的女人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信徒，甚至还有人为我留下了同情的眼泪。当然，我心里明白，在她们看来上帝对我是仁慈的，绝不会拒绝我的祈求。许多虔诚的信徒也常常来安慰我，但他们无法窥见我内心的苦衷，更无法知晓我那暗藏心底的欲念与我的言行是多么相去甚远。唉，在这个虚伪的世界上，一旦你有着

不可告人的隐秘，灵魂中的虚伪便会战胜良知！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女人，不正当的恋情无时不在煎熬着我的心，可我却为自己披上了一层圣洁的面纱；苍天在上，如果不为顾忌声名，我愿对所有受我蒙骗的人倾诉心声，揭示使我一生凄惨的真正原因。但我没有勇气这样做。

这时，另一位女士见我揩干了脸上的泪水便接着问道：

"菲亚美塔，你那美丽迷人的面庞为何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为何不再有那般动人的红晕？为何变得如此苍白憔悴？你的双眼原本似辰星般闪亮，可如今为何眼圈发黑，黯然无光？而原先那头总是精心梳理的金发为何也似乱麻一般披散在脑后？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你真让人琢磨不透。"

我用三言两语应付着："人的美貌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那些自信美貌持久的人到头来只会落得无奈与悲哀。神灵把赐予我的美貌悄悄收了回去，这必有其中的缘由，一旦他回心转意便会将我重新变得妩媚动人。"

说罢，忍不住的泪水又涌了出来，我用身上的披肩遮住面孔，暗自叹息道："美丽是人类可遇不可求的财富，它总是来去匆匆，就像春天盛开在草地上的鲜花和在春风中摇曳的枝丫无法抗拒炎炎烈日而过早地枯萎凋零；即使它们能挨过夏日的酷暑也断然无法抵抗秋风的扫荡；人类的美貌也不能逃脱同样的厄运，风华正茂之年往往要经受意外的伤害，不管人们如何抵抗，她终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得无影无踪。美丽是脆弱的，她转瞬即逝、覆水难收，贤明之人不会轻信容颜的魅力。噢，美丽，你对于我这个可怜的女人曾是那么可爱与珍贵，可现在我却要诅咒你，因为你是造成我终生不幸的罪魁祸首。你使我可爱的情人潘非洛不能抗拒你的诱惑，但你又不能阻止他离我而去。若不是因为你的存在，我便不会受到潘非洛的青

睐，他也就不会想方设法引诱我；没有这段感情纠葛，我也就不必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总之，你是我所有不幸的唯一根源。唉，那些与美丽无缘的女人们反倒令人羡慕，她们虽然外表粗俗，但却保持了灵魂的圣洁；她们自由自在地生活，绝不会囿于爱情的羁绊。而天生丽质的女人要么遭人妒忌，要么受人引诱，美丽的容颜迫使她们背弃了女人最应珍视的德行。美丽的斯普丽娜值得人们永世称道，她深知姿色超群将招致的种种不幸，便不惜用自己稚嫩的双手毁掉了如花似玉的容颜；她不愿成为淫荡之徒争相追逐的妖艳玩偶，而宁愿以自己的贞洁德行赢得世人的赞誉。我的上帝啊，假如我也能效仿斯普丽娜，便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筹莫展，曾经有过的堕落也会被值得称颂的德行所替代。"

稍停了片刻，女人们又开始与我搭讪，她们见我仍旧泪流满面便用责怪的口吻对我说：

"菲亚美塔，你何必总是这副样子？难道你对上帝的仁慈尚怀疑虑吗？难道你不相信富于怜悯之心的上帝会宽恕你犯下的那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过失吗？你这样做不是在祈求宽恕，而是在毁灭自己。你应该振作起来，快快擦干脸上的泪水，你看祭祀宙斯的仪式就要开始了。"

听到这里，我强忍住眼泪慢慢抬起头来。我没有像从前一样环顾四周，因为我知道在这里不会再见到潘菲洛的身影。我已毫不在意是否有谁的目光在暗中注视着我，也不再顾及我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只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为天下大众而献身的耶稣，虔诚地为我的潘菲洛祈祷。我祈求上帝保佑他能平安回到我身边：

"主宰世界的上帝啊，求你不要在惩罚我的罪过，结束对我痛苦的折磨吧。接踵而至的祸事使我的心灵倍受蹂躏，一日

不得安宁。你为了惩罚我，硬是让我陷入了无法解脱的恋情，可现在又让我望尘莫及；起初我只是一味沉浸在幸福之中，不知等待我的将是如此的凄凉与不幸；我不满足于你赐予的青春美貌，仍旧忘乎所以地幻想锦上添花，殊不知已在不知不觉中触犯了你的神灵。从此，你便无情地把我抛向了痛苦的深渊，不仅故意将我深爱的潘菲洛从我身边夺走，而且还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布下了一个又一个危险的陷阱。上帝啊，如果你有心可怜天下人的苦难，就请你大发慈悲接受我的祈求吧；我求你不要过分责备我的过失，而看在我也曾做过好事的份上饶恕我的罪过。这事对你来讲只是举手之劳，而对于我则是求之不得。我没有别的奢望，只求你能让潘菲洛回到我的身边。尽管我知道不该向你提出这样的请求，可我仍旧对你的仁慈与正义寄予厚望。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你一定看得出，尽管我经历过太多的失望与不测，但却断然无法将潘菲洛那可爱的身影从心中抹去。回忆中美好的瞬间常使我陷入极度的悲痛，我甚至想到过以死来了结这不幸的一生，然而，心中总是对你的仁慈抱有一线希望，这希冀之光使我不忍了却余生。在我看来，像从前一样与情人厮守在一起的罪过比起以死来拯救抑郁的灵魂要小得多，就请你把潘菲洛还给我，让我再一次拥有他吧。上帝啊，如果你不想彻底毁灭人类，就应该让那些有罪之人活下去，以便他们在向你的祈祷中获得解脱；而他们一旦死去，就断无悔过自新的机会了。你若不能赐予我如此的恩典，还不如赐我一死，彻底结束我无边无际的苦难。但愿上帝和天国众神能够听到我的这番话，否则就请那些曾像我一样体验过人间炽烈情感的神祉将我的祈祷与哀求传到上帝耳中。我请求上帝允许我继续在凡世之间快乐地生活，并在生命结束之后灵魂升天与诸神为伴。让一个罪孽深重之人以其亲身经历、现身说法

去帮助另外的罪人是一件再有益不过的事了。”

想到这里，我走上祭坛，恭恭敬敬地点燃一炷香火，供上一些祭品，为的是让众神接受我的祈祷，保佑潘菲洛平安无事。圣事结束了，我随着其他女人一道离开教堂，返回那令人忧郁、沮丧的家中。



第 六 章

（这一章叙述菲亚美塔夫人听说潘菲洛并未再娶，只是爱上了另一个女子，但终究不归家门。于是，菲亚美塔夫人悲痛欲绝，竟想以自尽了结。）

天下好心的女子们，你们对我前面讲的事情会怎样想呢？我的生命在爱的战场上浴血过，情形已经够糟糕的了。至于以后的日子，仔细想想，不见得不会好起来，这也没什么不对的地方，可一想到他最后那次把我逼向绝望的情景，我还是心有余悸。尽管我十分犹豫是否把这些告诉你们，也对自己的狂想感到惭愧，可写着写着，仿佛有一只温柔的手伸过来，抚慰着我的胸口，让些许沉重的往事一时间变得如烟尘般飞散，于是，我可以开口倾诉了。然而现在，我梳理着自己的思绪，依旧无法逃避那些事实，我的心又将惧怕地悸动起来。哦，永驻年轻女子心间的慈悲的圣母啊，请用你有力的手给予我力量，那至今你还没有赋予过我的力量，让我战胜这一切吧！请你慷慨地施与我，千万不要把我为痴心渴望的化作相反的东西，不要让读着我的故事的女人们继续黯然泪下。

潘菲洛离我而去已经一年了，可怜我饱受痛苦，甚至还相信天底下不会有比这种煎熬更折磨人的东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习惯竟使折磨显得缓和起来。可命运并不满足于我遭受的罪孽，它为我准备了更大的苦难。事情起于我家的一个亲密的仆人，他从潘菲洛居住的地方回来，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我更是热情地招待了他。这个仆人侃侃而谈旅途上的见闻和遭遇，那种种顺利和倒霉的事情。无意间，他提起了潘菲洛，说自己如何在他那里得到各种好款待，言辞溢美。听着仆人的这些描述，我心底升起如此幸福的感觉，假如不是理智的缰绳，我简直会不顾一切地跑去拥抱我的潘菲洛，向他祈求爱，那种我对他怀有的一样挚烈的爱。许多人问起潘菲洛怎么样，仆人告诉大家他的情况很好，而我，带着兴奋的神色，情不自禁地刨根问底，问他在干些什么，问他是否有回来的意思。仆人说：

“夫人，潘菲洛回这儿来干吗？您这里可没有更漂亮的妇人！那里的她，是绝色佳人，没得比的，据我所知，那正是潘菲洛为之倾倒的原因。我相信潘菲洛是真爱上那女子了，不然的话，他倒是个疯子了，本来做得好好的。”

好像站在高高的伊达山崖上望穿秋水的奥埃诺内，突然看到驶近的特洛伊海船上的爱人傍着他的希腊新妇海伦，仆人的一席话蓦然把我满心勃勃的兴致丢进了冰窟窿。我竭力掩饰，强作欢笑地说：

“你说得当然对，我们这片穷乡僻壤对他是不吉利的，没生出个能够与他般配的女子。如果他在那里找到了合适的，和她安居乐业，当然是明智的做法。不过，请告诉我，他的新妻对这一切是怎么看的呢？”

仆人说：“噢，他可没有老婆。有个女人，传说过一阵子，

经常去他家，但那女子不是为他去的，是冲他父亲去的。”

听着这些话，我那受伤流血的心口仿佛又被洒了一把盐，更大的疼痛使悲哀的心儿痉挛。它急促地跳跃，越跳越快，仿佛高飞在不知深浅的云层里的燕子，越往高处去越是慌张地拍打着翅膀。恐惧的精灵已经钻入我身体的每个角落，它摇撼着我，让我颤抖不已，心儿变得那样敏感，好像郁闷的海面微风即可作浪。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在消失，双腿就要瘫软下来，心力交瘁的我只能借故退回了自己的卧房。

一进自己的房间，再没有旁人，两眼就没入那湿润的河谷，苦涩的泪水扑簌而下。才勉强克制住嚎啕，望着那张曾经是爱的见证的凄惨的婚床，我只想哭诉：“潘菲洛，你为什么背叛了我?”我倒在床上，言语已经哽咽，四肢瘫软，整个人如同昏死过去。后来跟进来的妇人里，有些真以为我死过去了，盯着我看，半晌不知如何是好，好像任何高明的医术都无法将我挽回。

欲绝的精灵几度亲吻我那凄楚的魂魄，然而游离的灵魂终究又回到痛苦的躯体里，力量在复苏，双目渐渐又恢复了失去的光彩。我抬起头，看到许多妇人俯视着我，她们流着眼泪，用珍贵的香料和其他各种方式来唤醒我。对眼前的一切我感到十分惊讶，刚一恢复说话的能力就要问个究竟。一个妇人回答道：

“都是为了救回你那迷失的灵魂哪。”

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艰难地哀怨道：

“唉，你们的怜悯实在是太残酷了，它违忤了我的愿望。你们以为救了我，实际是害我呀。我的灵魂已决意离开这不幸的躯体，你们为什么硬要它跟我一起回转过来呢？天哪！我从无所求，长久以来，这是我唯一的愿望，就像现在，我只求一

死。我本已被折磨殆尽，马上就可以实现那百了的心愿，可现在，你们又把它夺走了。”

听到这些话，妇人们又对我百般安慰，可她们的好言好语也无济于事。我佯装得到了安慰，找出各种搪塞之辞来解释这不幸的事。妇人们见我外表恢复了常态，也就渐渐告辞了。屋里只剩下老乳母和一个了解我心事的贴心女仆，她们俩是一直以来抚慰我真痛的人，可此时，我一心只装着前面听到的那席话。哦，妇人们，我真不知道那一刻里自己思维的触角撞上了何种忍无可忍的东西，使内心的疼痛化作怒不可遏的话语，冲出我悲愤的胸膛：

“噢，邪恶的年轻人啊，你是不可饶恕的敌人，还能有谁比你更可恶呢，潘非洛！你有了新欢就把可怜的我忘得一干二净，我诅咒以前认识你的日子！诅咒那些爱过你的时时刻刻！还有那个爱情女神，也见鬼去吧，在她出现的时候，我曾经那样坚决地抗拒过，却不想最终仍被她蛊惑，鬼迷心窍地爱上了你！我才不信那是爱神维纳斯，那只是借了她的形体的地狱恶魔，使我像阿塔曼特那样错乱癫狂。噢，冷酷的人，是我良莠不分，世上这么多高贵、俊美、富有的男人，我竟选出最坏的视若珍宝。现在，你那些曾经多少表白的苦苦哀求到哪里去了，说什么你的生死都捏在我的手里？还有那让我怜惜的眼泪，你所擅长的，又到哪里去了？你为我显示过的爱到哪里去了？你的甜言蜜语，你随时为我挺身而出的架式到哪里去了？难道这一切都已从你的记忆中消失？还是你已经用它们去为另一个女人布设陷阱？

“我曾祈祷潘非洛的生命免于死亡的惩罚，他的生命正在使另一个女人幸福，而我自己，应该走向死亡的深渊。而如今，我同样诅咒我的怜悯之心！看哪，那双眼睛，那双在我面

前哭泣过的眼睛，它们正在新人的面前欢笑，那变幻了的心儿正把巧语殷勤奉献。噢！潘菲洛，你假惺惺的山盟海誓到哪里去了？你许给我的忠贞到哪里去了？那么多让我轻信却充满你伪善欺骗的眼泪又到哪里去了？一切的一切，你都带到那个女人的怀里去了，连同你一起，从我这里掳走了呀。

“听说你无视朱诺之法，交往另一个女人，这对我已经是五雷轰顶，但总以为你给我的婚约是不可能转让的，所以尽管十分痛苦，我尚且有忍耐的借口。可现在，你竟然要把那个将你我连结同心的约定奉送他人，我怎能继续容忍！啊，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你推三阻四地拖延回家的日子，可怜我竟一直天真地相信你是不得以，以为你一有可能就会回来。天哪，潘菲洛，有必要你使出那么多伎俩来耍弄我吗？你何必当初信誓旦旦？你为什么不辞而别？为什么要向我保证回来？你知道我一心一意地爱着你，但我并没有为此而捆绑住你啊，你不是非要用那般假惺惺的泪水才得以脱身的呀。你当初真那样一走了之的话，我也就死心了，因为我马上可以看清你，而今天，不是死亡就是忘却之神也应已经结束对我的折磨；可现在，你让我空等一场，痛苦变得漫长无尽，这不是我应得的报应呀！哦，你的泪水曾经让我觉得那么甜蜜，现在我才体会到它们那般苦涩的滋味！天哪，真是爱在无法抗拒地支使你吗，就像它同样支使着我一样？是你对已经有过的那一次还嫌不够吗？如果不是你自己有意，又怎会再陷入这第二次？但要我说，你从来就没有爱过，只是用欺骗年轻女子的感情来取乐。假若你像我曾经相信的那样真爱过的话，那你现在的心应该仍然属于我。还能有谁像我这样更爱你？哦，女人，是你把他从我这里夺走，可不管你是谁，尽管是我的敌人，体尝着我曾经吞咽的苦果，我仍旧为你怜悯，要当心他的谎言哪，骗人者全无廉

耻，决不会为自己的劣迹感到不安。哦，邪恶的年轻人，我多少次向神灵祈祷，托福给你，天晓得你根本就不配啊!

“上帝啊，你应灵了我的祈祷，可它们都被另一个女子拿去派用场了，我，只有痛苦，而别人，在我的苦痛之上作乐。邪恶的年轻人啊，是我的容貌不称你的心？是我的出身不与你般配？并非如此，因为我们俩都堪称出众。莫不是我不把自己的财富与你分享？还是我贪取了你的家当？这些更是无稽之谈。那难道是我举止轻佻，或在事实上或似真似假地移心别恋？跟这有关的事，假如不是你的新欢将你从真爱中掳走，我根本还不会袒露出来。那么，究竟是我犯了什么错，是什么理由，是怎样更动人的容颜或更加热烈的爱情，才把你从我的怀里夺走了呢？当然不存在这样一个理由，所有的神明可以为此作证，我对你，只有超越一切理由的热爱，没有别的；如果它应有的回报竟是你的背叛，你也要明白这一点。

“哦，神灵啊，人类缺点的公正的复仇使者，我祈求你们正义地为我报仇。我不求他死，因为死神已经从我这里擦身而过，它要的是我的命。我也没有其他伤害他的要求，我只求他像我热爱他一样真心地爱上那个新人。我祈祷那女子像他抛弃我一样离他而去，另攀高枝，好让他也过一过他给我留下的这种生活。”

就这样，我在床上痛苦激烈地辗转反侧。

那一整天我都在如此这般的状况下度过。待到夜幕降临，黑暗中的氛围比白日里更具惨淡之形，白天的痛苦在不断膨胀。我躺在床上，恍惚中仿佛自己躺在亲爱的丈夫身边。我在千思万绪的纠缠中无语难眠，多少记忆毫无遮拦地涌了上来，所有那些过去的时光，欢乐的，苦痛的。当想到自己失去了潘菲洛的爱时，痛苦达到了顶峰，再也抑制不住胸中满溢的苦

涩，我失声痛哭，凄楚地倾泄那无法言说的爱的缘由。我的哭声那么大，仿佛把熟睡已久的丈夫从酣沉的梦乡中惊醒。看到我抱头蜷伏，泪流满面的样子，他仿佛用温柔而充满爱怜的话音对我说：

“哦，我的心上人，为什么在这夜深人静时悲哀哭泣？这么多日子以来，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你黯然神伤？有什么不高兴的事瞒着我？无论什么，只要是你的愿望，尽管说，只要我能做到的，哪件不都让你称心如意？你是我唯一的财富和安慰，你难道不知道，世上的一切我最珍爱的是你？多少事实可以拿来作证，好让你安安心心过日子。噢，究竟是什么让你哭泣？是什么苦恼在折磨你？难道是嫌我与你的高贵不般配，还是认为我有什么做错的事应该改正？告诉我，说话呀，吐露你的心事，只要有可能，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恢复你的容颜，端正你的衣衫，你百般苦恼的样子让我也同样受折磨。我从没见你像今天这样痛苦，我一直以为你这一阵以来的憔悴是因为身体上的不适，现在我才明白，是不宁的心境让你落成这个地步，所以，我求你把原委告诉我。”

听到这席话，我用女性特有的敏捷当即寻找托辞，以前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习惯，可此时我回答道：

“丈夫你是世上待我最好的人，凡是你能办到的，从来没有让我缺过什么，少过什么。你对得起我，没有什么过失。我过去和现在的忧伤都起于我那故去的亲爱的兄弟，你是知道的。我只是因为这个而哭泣，每次想到他的死，我就感到揪心的疼痛。我当然不完全是因为死亡才这样哭泣，我知道那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事。我是哭他死得不幸，死得太残忍。你知道他是怎么去的，加上他身后又跟着发生的那些不幸的事，更叫我凄楚得心酸。我实在难以闭上悲痛的双眼入睡，因为一

闭上眼睛，他那惨白消瘦的面容和血迹斑斑的形象就浮现在我面前，他给我看他身上刺目的累累伤痕。你听到我哭泣的那会儿，我刚刚梦见他可怖和疲惫不堪的样子，他胸口起伏、喘着粗气，简直无法言语，但他仍然艰难地张开口对我说："亲爱的姊妹，请除去我蒙受的耻辱，别再让我如此痛苦地望着人间，倍受折磨地漂游在鬼魂们之间。"我怜惜他的样子和他的话，刚想安慰他几句就惊醒了。连梦里都给予他安慰，这让我顿时泪流满面，这些眼泪现在却得到了你的安慰。上天有知，假如我会刀剑的话，早为他报仇雪恨了，那样，他就可以在那些灵魂的队列里昂起头来了，然而我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总而言之，亲爱的丈夫，我并不是无忧而自扰啊。"

于是，他给了我多少怜香惜玉的话语，抚慰我那块事实上早已愈合的伤口，而我，为了我的谎言能像那么回事，也无法收敛起为那个起初原因而抛洒的热泪。可是，当他以为已经使我平静而重新入梦时，想到他可怜我的样子，我的胸中唤起更大的痛苦，泪水又默默地淌下来，脑海里重新波涛起伏：

"洪水猛兽蜷伏的深渊啊，还有地狱，那惩罚罪孽者的死牢，或者是孕育更大苦难的荒漠流寓，都来吧，来擒住我，是我应该遭到罪过者应得的诅咒和惩罚。噢，宙斯，我呼唤你，请你大发雷霆吧，挥舞你神速的巨掌，用千万道雷电之矢射中我！神圣的朱诺啊，我这有罪的女子已把你圣洁的婚姻之法亵渎，请你复仇吧！哦，高加索的悬崖峭壁，粉碎我这悲痛的躯体吧；矫捷的飞鸟，凶猛的野兽，都来把我撕裂吧！分尸无辜的潘菲洛的烈马呀，践踏我这罪过的女子吧；满怀怜悯的丈夫呀，升起应有的怒火把你锋利的剑插入我的胸膛，把我那属于你却欺骗过你的灵魂掏出来，让它鲜血淋漓。不要再可怜我，因为我曾把对圣洁婚床的忠贞置于陌生人的爱情之后。噢，卑

鄙的女人啊，你遭受这样或更大的诅咒都是罪有应得，你热爱潘菲洛，可那天，是怎样的疯狂迷蒙了你纯洁清白的双眼？你把对婚姻的尊重到哪里去了？贞洁，妇人的尊严，可那时，你把应为丈夫潘菲洛坚守的贞洁忘到哪里去了？现在，爱过的那个男子对你的怜惜在哪里？他本应在你痛苦的时候给予你的安慰，何处可寻？他正躺在另一个女人的怀抱里欢度良宵美景哪，他根本不管你！这就是你，以及任何一个因非分之想藐视合法爱情的女人所应得的下场啊。你的丈夫，最有理由痛斥你的人，在设法安慰你，而那个似乎应该慰藉你的人却一味冒犯你啊。

天哪！是潘菲洛的外貌赶不上他的俊美？当然不是。那么是潘菲洛的品德和出身，或其他方面不如那个年轻人高贵？这一点，同样毋庸置疑。那究竟是为了什么，你竟然为他乱了方寸？是怎样的盲目，怎样的傲慢，怎样的罪过，怎样的邪恶诱唆了你？天哪，连我自己都弄不明白呀。只是，那些堂而皇之、无所阻拦得来的东西，即便价值连城，往往仍旧不被人们放在眼里，而那些蹑手蹑脚、颇费周折得到的东西，哪怕事实上如何卑微，却会被当作珍宝般呵护。应是我所珍爱的情人欺骗了我，而我，没有拒绝他，却只是可怜巴巴地哭泣；也许，我本来只有可能拒绝的，是的，不用“也许”，假如我愿意，我完全可以拒绝他。只要想一想自己崩溃的前一天，夜里，神明给我托过梦，清早醒来的时候，他们又给过我提示。

可现在，我再怎么愿意，都已无法逃脱那爱的事实，我知道了那条刺痛我胸口、吸取我鲜血的毒蛇是什么，我也明白了从那悲哀头颅上落下花冠意味着什么，然而所有的领悟都为时已晚。神明也许是注定要对我发怒，他们给了我预兆却又反悔，只因无法将其收回就只能毁去我识兆的能力，好比阿波罗

面对自己恋上的卡桑德拉，给她占卜的能力却又撤去听众对她的信任。我被彻底摧毁不是没有理由的，我因此而得以消蚀自己的生命啊。

就这样，我痛心疾首地在床上辗转反侧，似真似幻中几乎彻夜无眠，即使有一丝睡意，潜入忧伤的胸怀，也只能微乎其微地在那里停留片刻，一丝一毫的动静都可以把它击得粉碎。这样的情况不只是上面叙述的一个晚上而已，之后又有许多次，再后来就几乎是夜以继日了，因为无论梦中或清醒的时候，同样的暴风骤雨无时不在冲击着我的灵魂。白日，并不能扫去我夜间的愁怨，甚至，似乎羞愧自己对丈夫编造的谎言，差不多就是从那个夜晚以后，多少回我不再顾忌当众哀泣。清晨，来到跟前的还是那对我的不幸无所不知的老乳母，她是第一个识破我感情纠葛的人，见人告诉我潘菲洛另有新欢时，也是她从我的脸色上预料到一些以后的事，她对我是不敢指手划脚的，但她最关切我。就这样，我亲爱的丈夫的身影刚消逝，她就出现在我的卧房。看到我仍为整夜的折磨不省人事，她伸出双手拥抱我，又颤巍巍地拭去我忧伤的泪水，开始絮絮低语，宽慰我的心。

“孩子啊，你的痛苦太让我伤心了，以前的事，假如没让我发觉的话，我会更痛心。可是你呀，太随心所欲，不肯冷静听从我的话语，顾自任性，才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又让我看到你悲伤的面容。但是，从来都是这样，只要活着，每个人都有可能迈错步子，但只要他愿意，而后也能回到正确的路上来。只要人现在的双眼已经明亮，让自己的心智从黑暗中走出来，那就是难能可贵的。不管他是谁，你为他体会到并仍然体会着的都只是短暂的欢愉、漫长的痛苦，这对你应该有所启示。你，确实还太年轻，容易冲动而无法理智。你爱过，你继续爱

着，自然你也就得到爱所可能带来的各种结果。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瞬间的愉悦你已经认识，再往前去也不会拥有比你已经有过的更多的东西，即便是潘非洛重新回到你的怀抱，你将感受到的也不过是你已经体验过的欢愉，仅此而已。

"人们都憧憬新的东西，尽管事实不一定像他们想的那样，可他们忍不住，总以为里面藏着什么好东西。就这样，他们执着地燃烧自己的渴望，而对熟识的事物激不起热情。你呢，却颠三倒四，跟别人完全相反。面临困难或危险的处境，有头脑的人会退避三舍，甚至宁可前功尽弃地回到原来的地方，化险为夷，因为继续向前去只会冒更大的风险。可你，反倒拼命地径直往前冲，并不以此为鉴，趁自己已稍稍冷静的时候，努力让理智战胜情绪。要知道你自己完全可以聪敏机智地战胜凶险，排除烦恼，不再任由疯狂的情绪左右自己啊。命运之神会保佑你，擦亮眼睛仔细看，你的退路并没切断，你走来的足迹依然清晰可见，但这并非意味着你得退回到起点，你已经不可能是原来的菲亚美塔。你的名誉完好无损，人们的头脑里也还没有因为你做过的某些事而对你形成坏印象，而与其相反的情况正是许多女子最终彻底堕落的原因。悬崖勒马，为此你还没有毁掉幸运之神替你保留的一些东西。安慰振作自己，就想你从来没有认识过潘非洛这个人，他也不是你的丈夫。想象力无所不适，人应该稍稍往有益的方面想想，只有这样，人才会开心起来。你痛苦烦恼，你的言语行为，表明你事实上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幸福快乐起来啊。"

同样或类似的话语已经听过不止一次，多少回，我就是这样一言不发，沉痛地任凭它们撞击我的鼓膜，它们总能把我的心情搅得乱糟糟的，尽管我不是不明白其言之有理。头脑，不情愿地、仿佛毫无作用地接收着它们的信息。可它们，波涛般

把我一会儿卷到这儿一会儿推到那儿，有几次竟然激起我如此猛烈的怒火，不顾在场的乳母，用全无妇人体面和庄重的狂怒的声音，疾哭大喊：

"泰西福内（地狱怒火之神），你这地狱的愤怒啊！梅杰拉，阿莱托，痛苦灵魂的煽动者！竖起你们的毛发，举起那怒火燃烧的九头蛇和各种各样恫吓人的新法术，快快冲进那卑鄙女人的卧房吧！当那对淫男贼女偷欢的时候，点亮你们恐怖的火炬，围住那张精致的卧床，向他们发出致命的诅咒吧！哦，不管是哪个民族的黑暗之神或者永无尽头的冥国的妖魔，请你们都来吧，用你们阴森凄惨的怨诉把他们吓个魂飞魄散！哦，悲伤的猫头鹰，请为他们种下未来的灾难。哦，地狱的黑暗，永恒的混沌，总之一切光明的敌人，请占领那通奸者的家宅，让他们邪恶的眼睛永世不见天日！你们，嫉恨的精灵，请你们向一切罪恶复仇的精灵，钻入他们的灵魂，操纵他们不专的心灵，让他们不和，让他们发生猛烈的战争！"

我狠狠地吐了一声长叹，又接着断了的话说道：

"哦，天下最卑劣的女人，无论你是哪个我不曾相识的人，现在你占有着我日等夜盼的爱人，我却苦苦忍受远离他的折磨而日益憔悴。我在这里徒然祈祷，你却坐享我千辛万苦得来的果实。我向神明焚香、祈祷昌盛的东西都被你偷去，可怜那些祷告统统被你占了便宜。天哪，我不知道你如何偷梁换柱才把我从他的心目中抹去并放上你的位置，可我明白这一切都已既成事实，这样，你给我留下难咽的苦果，自己却可以厚颜无耻地心满意足。可是，即便他不会第三次涉入爱河，神灵也会设法把你们分离，就像他们分割了海伦和帕里斯、年轻的雷昂德罗和他悲痛的埃罗，或者像切法洛和普罗克里，之后侥幸活下来的都只是其中的男子。恶毒的女人啊，你本应好好认清他

的，要想想他从前并不是没有妻室。如果你考虑过这一点的话，我知道你是考虑过的，那你有的是怎样的心肠竟仍然将他人所属夺取？我以为那当然只能是敌人的心肠，而我，视你为敌和我财富的霸占者，永远不会放过你。我在世上活一天就指望一天你的死亡，我指望你得不到旁人一般的好死。我祈祷你像铅石一样绑在敌人的武器上被投掷，你破碎的尸体不得焚烧和安葬，它将被野狗争食而扯烂。它们吃尽了你的肉又为追逐你支离破碎的骨头开始混战，就像生前一样以巧取豪夺为乐。我的嘴将没日没夜、无时无刻不充满以对你的诅咒，永无休止：噢，除非北斗星坠入深海，西西里汹涌的波涛屏住呼吸；除非锡拉的猎犬停止咆哮，伊奥尼安海面升起成熟的海草；除非深沉的夜在黑暗中放射光芒，或者水与火、生与死、海与风忠诚相许和睦，我将不息地与你争战，直至恒河永远温暖，多瑙河长年冰寒，只要山岭会生长栎树，草原游动着牧群。死神也别想平息我的愤怒，哪怕化作亡魂，我也将追击你，我会用那个世界的方式羞辱你，扰乱你，让你不得安宁。假如你侥幸看到我死亡，无论我是怎样死去，无论我凄惨的灵魂飘散到哪里，我都会驱动它，让它钻入你的身体，使你疯狂，好像那被阿波罗施法、魔鬼附身的女子。或者，我会在你好端端睁眼的时候，看到我恐怖的面目，夜深人静时我也会时时狰狞地把你从睡梦中惊醒。总之，无论你在做什么，我的鬼魂都会到你跟前飞舞，不断地怨诉我遭受的伤害和凌辱，让你处处不得安宁。就这样，你若活着，也将被我折腾得疯狂，直到快快死去。等着瞧吧，你所有的厄运都将是我亲手所为。

“哦，可怜的！我的话说到哪里去了？我威胁你，你伤害我，我的爱人恋着你，为此，我的威胁让你如草民面对国王的喝斥一般瑟瑟发抖。天哪！就在此刻，不是天才的德达洛就是

梅代亚的飞龙车驾将让我长上翅膀，马上飞到你爱情的贼窝！那个虚情假义的男人，还有你这个厚颜无耻的女贼，我要用多少愤怒的话砸向你们！我要报复你和他犯下的可耻罪行，毫不犹豫。我要在那背信弃义的人面前把你扯得披头散发，衣衫褴褛，这还不能平息我的怒火，我要有用锋利的指甲把你被那双虚伪的眼睛倍加宠爱的脸蛋抓个面目全非，好留下我复仇的永恒印记；还有那妖邪的躯体，我的利齿狠狠地将它啃出伤痕累累，扔给那妄想救治你的人，之后，我才高高兴兴地赴黄泉。”

说着这些话语时，我咬紧了牙关，攥着拳头，我的眼睛放射出异样的光芒，好像真的在做那些事一样。我迟疑，恍惚已经实现了一部分报仇的行动。可是，老乳母几乎哭着对我说：

“我的孩子啊，体会了仇恨的暴虐之后，你要想法平静自己，收住你的眼泪。如果连应有的爱惜自己的想法都无法平息这暴风骤雨的话，你也要考虑考虑自己的尊严，那已经成为过去的过失会轻而易举地使你蒙受羞耻。至少，请闭嘴，什么也别说，倒不是怕你的丈夫听见，而是没必要让他为你多一个过错而伤心。”

因她提起，我又想起丈夫，心头涌上新悲怜，哭得更伤心起来。想着那没有坚守的忠贞和规范，我这样对乳母说：

“哦，我坎坷岁月的忠诚伙伴，我的丈夫是不会有什么痛苦的，他是我罪过的原因所在，又成为我无情的惩罚者，我遭受过和仍然在遭受的都是应得的报应。我丈夫能带给我最大的痛苦也比不过个情敌所造成的伤痛，除非是死亡。如果死亡真像人们所说的那般苦难无边的话，它将是我丈夫可能把我推向更大深渊的唯一办法了。可是，来呀，让我去死，我并不怕死，相反，我会因此而愉快。然而，如果能够从他的手里得到死亡，而不是由我自己结束生命，我会感到三生有幸。假若他

不赐予我，而这礼物也不自己从天而降，我也会想方设法得到它，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希望我的痛苦都随之一了百了。我祈祷地狱，那最悲惨的境界，即使那里最灼人的角落都不会有像我遭受的这种痛苦。蒂齐奥受罚是远古为我们举出的一个例子，据说他那不断肿大的肝部被成群的秃鹫不停地撕裂。我当然不认为那是小意思，但也无法与我的痛苦相提并论，如果他是被秃鹫不断地撕碎肝胆。至于我，是我的心正无时无刻不在被一种比任何猛禽巨鸟的喙嘴都快速几百倍的东西啄食粉碎。据说坦塔洛只能依靠水和野果为生，最后死于饥渴，可我，置身凡世所有的珍馐，如饥以渴盼望的只是自己的爱人，却无法得到他，我承受的痛苦当然要大得多。因为坦塔洛在饥渴时尚能把一线希望寄于临近的溪流和野果，偶尔能解除腹囊之苦；而我，渴望的慰藉已经成为绝望，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热爱那个人，而他为了另一女人自觉自愿地把我拒于千里之外。可怜的伊西奥内被绑在飞转的大轮盘上，但他根本无法感觉到痛楚，也无法与我所遭受的折磨相比较，我为命中的对手暴躁狂怒，无休止地翻江倒海，怎能使我不比伊西奥内更五脏俱焚。达纳奥的女儿们不断地往那凿穿了洞眼的罐子里装水，枉然地以为它们会盛满，我却用自己的眼泪，为那悲哀的心灵，夜以继日，没有尽头地流淌热泪。

“我为什么不辞辛劳地把这地狱的刑罚一一述说？它们每一个或全部的痛苦都比不上我所感受到的啊。即便不是我的痛苦最为深重，又为何不是别人而非要是我来隐藏自己的痛楚和原由，其他人却可以在那随心所欲地疾呼、抱怨他们的痛苦。如此比较起来，当然是我的痛苦应被判为最深最痛。天哪！与在开阔空间喷吐的火舌相比，受困的火焰当然更能将人灼痛烧伤啊！痛苦却不能声张，强笑着将它们暗藏于心底，这是多么

残酷的事实啊！滚开，这无耻的痛苦，死了倒有可能给我几许解脱。来吧，亲爱的丈夫，就来为你复仇吧，对我来说则是消除痛苦——用你的匕首挖开我那悲惨的胸膛吧，放逐我那苦难的灵魂、我的爱、我所有的凄楚，让我立刻血染大地，而我的心，这一切一切的收藏者，那谎言的主谋和罪过的窝主，把它撕个粉碎，得到罪孽者应有的下场。”

见我平息了话语，重新没入深深的泪水，乳母细声细气地开口说到：

“哦，我亲爱的孩子，你都说了些什么啊？你说的都是枉然，我的企图也很不好。我在这世上也算活了很长时间，见识的事情很多，当然也知道许多女人不同的情感故事，自然我不能与你们相提并论。可富贵的人会体验到爱的痛苦，这对我也早已不是新鲜事，而穷苦卑微的人若在爱情上出了问题，他们的痛苦往往来得更加强烈，因为命运赐予穷人的欢愉本来就比有权有势者少了很多很多。至于你的情况，事实上也并非像你说的那么忍无可忍，那种痛苦，即便真的是那般严重，也不应像你这样去解除，就是你说的以死相见，那是因为你在气头上才会这么想。我很清楚，因恨而升起的怒火是盲目的，身在其中的人全然不会想到要去扑灭它，也无法抑制自己，更不会惧怕死亡，甚至，还偏偏用自己致命的伤口扑向任何一把利剑。可是，我同样毫不怀疑，只要强制自己理智一点，火势凶猛的狂怒还是会让步于头脑清醒的人。可是孩子，你非但不能克制，反而给自己火上加油，丝毫不听从我的话，现在我又说的这些话总该让你冷静一点了吧？

“我没弄错的话，你因为热爱的人离你而去，背弃了彼此忠诚的誓言另觅新欢而倍受煎熬。身在其中的你觉得世上再不会有比你所感受到的更大的痛苦。但我可以肯定，假若你像我

希望的那样理智一些，把我规劝你的话付之行动，你会医好自己的伤痛。照理说，那个你爱着的年轻人，就像你对他一样，也应该热爱着你。可是他并未这样做，无论是非好坏，也并没有谁可以强迫他非得怎样做不可。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做他想做的事。你因深爱他而不忍其痛，这并非是他的过错，你要怪罪于他也是不公平的，你自己才是痛苦的主要原因。爱，尽管是力大无比的主宰，但如果你不情愿，它也并不能把那年轻人的形象铭刻在你心间，而对这种爱的判断和过多的思想才是主要的。假如你让自己坚决反对的话，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假如你解放自己，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你统统可以嘲笑他们，就好像你说他毫不经意地耍弄了你一样。当你把自己的自由屈服于他时，你就会离不开他，那般地需要他，否则就难以支持。但此时一切都得听从他的意愿、喜好，比如他喜欢现在远离你，而你，同样要无所怨言才是，只要博得他的欢喜。假若他哪天泪眼汪汪地把完好的忠诚献给你，发誓回到你的身边，也并非新奇，那不过是自古以来恋爱中人常用的伎俩罢了，是你那爱神宫殿里的风俗习惯。

“只要他没有给你弄出个要供养的女人来，天下没有一个法官会出来为你说话，也不能为此判他做了坏事。要使心有所平，知道他应有所报应，除非是命运能更换角色，让他也体尝一次你现在的滋味。他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做这种事的人，你也不是第一个遭遇它的人。贾索内为梅德阿离弃伊西菲莱；帕里斯遗弃伊达丛林里的奥诺内而以特洛伊的海伦为其新欢；泰塞奥离开克里特岛时爱着阿德里亚娜，到达雅典时却伴着费德拉。无论是伊西菲莱，还是奥诺内，或者阿德里亚娜，谁也没有自寻短见，而是把她们虚情假义的爱人和着那一无所用的思虑统统抛到脑后。爱神，就像我前面跟你说过的，并没有也不

曾侮辱你，这种感觉大多是自找的。爱神用他的弓箭毫无目的地射击，每天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么多例子，向我们表明他的游猎是何等盲目，无所谓有人配得上爱神带给他的礼物，也无所谓有人应该感谢他的恩赐，都得为自己射中的伤口痛楚而已。爱神，那个一丝不挂，多情又盲目的小天使，他到处飞舞着投掷着他的箭，却不知自己究竟射向哪里；被击中的人还不赶快抚慰他带来的伤害，反而为爱神痛心或劝他改变幼稚的方式，那都是枉费心机啊。

“而那女人，不管是你爱的人主动要她，还是她蛊惑了你的爱人，你都给了她那么多威胁凌辱的话。可事实上或许并非她的过错，说不定是那男人用厚颜无耻的方法才得到了她，就好像你也曾经无法招架他缠人的祈求而软下心肠来一样。如果他真像你所说，会在其愿意时极尽哭泣之能事，这足以说明眼泪和美丽相互结合在一起时会产生多么大的动力。此外，我们也尽可以假设是那个女子别有用心地让他落入圈套，因为如今的人都自私自利，皆不顾他人死活，只要碰上自己喜欢的，就千方百计占为己有。所以，这一方面，那女人也不会比你笨到哪里去，而他呢，素谙情场风月，一拍即应，如此，那女人就把他揽到怀里去了。可是，谁说你就不能对别的男人使用同样的花招呢？我不欣赏这样的做法，但若情有所迫，竟要你放弃自由自主、忍无可忍时，也未尝不可。我相信，天下有数不清的、比他好上百倍的年轻男子会心甘情愿地拜倒你的石榴裙下，他们带给你的欢乐将抹去对他的回忆，正如他的新妇从他的头脑里抹去了你的形象一样。

“对于恋人之间许下的山盟海誓，宙斯总在它们破灭时哈哈大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许并不过分，甚至，见人行事恰恰是今世的时尚。为失信于自己的人守信，在今天早被

认为是疯子的行为，用欺骗来偿还欺骗，据说才是明白事理的人。梅德阿被贾索内抛弃，但转身博得了埃杰奥；阿德里亚娜被泰塞奥遗弃，却赚回酒神巴科做丈夫。于是，她们的眼泪变成了欢笑。总之，要忍耐你感受到的痛苦，因为真正值得痛苦的是别人而不是你自己。你的问题，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找到不同的方式来摆脱。要想想别人曾经受过大得多的苦难，不都顶过去了。你倒是说说为伊奥莱而被埃尔库莱抛弃的德亚尼拉，再想想被德莫丰特抛弃的菲利斯和因为奇尔切而被乌利赛遗忘的佩内洛佩，这些女子的痛苦都比你的大得多，因为她们的爱情曾经更加炽烈，而那些男男女女又都是声名显赫、无人不知的人物，不也都过来了嘛。反正你不是唯一也不是第一个遇到这种事的女子，对于男人偶有的女伴，也不能像你表现的那样深恶痛绝、不共戴天。要让自己快乐起来，赶走那些枉然的多思多虑；还要小心你的丈夫，这一切要是不慎传到他的耳朵里去，那就真像你说的，会要你的命的。要知道，人死不能复生，一旦合适，男人就会另娶意中人。你想想，像你现在这样怒火冲天地要求的那种结局，若它果真随你而来的话，将给你的名声留下多大、多么永久的耻辱啊。上帝就喜欢这世上的事物变幻不定，无论是你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在顺利的时候信以为真，同样在倒霉的时候也不能就此而失去好转起来的信心。命运之神总是把好坏搀杂在一起，不允许运数一成不变。什么样的情况都会转变。神灵也不会特别偏袒任何人，以至于哪一天接受他的支使，被我们犯下的错误激怒时，上帝会骤然把我们的境况反转过来。幸运之神同样也欺软怕硬，现在，正是考验你是否坚强有德的时候，拥有的品德是任何时候都不会被轻易改变的，而你的秉性早已日益优良进步。希望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当你苦恼的时候，它仿佛杳无踪影，但也正

是无所希望的人也无所绝望。我们为自己的命运而烦恼，但请相信我，性急烦躁丝毫不能改变命运为我们打点好的行装。我们这些往复于生死之间的东西所做的和所承受的大多来自天意，拉凯西斯在她的山巅堡垒坚守她的法律，万事万物都被引向指定的方向，我们出世的第一天就被规定了极限，要想将来的行程有所更改都属命法不容。命运无常害了不少人，也有很多人更是害怕担忧这一规律，而不幸偏偏就冲那些害怕不幸的人而来。总之，丢掉你那些自我的苦恼，在充满对上帝的希望之中快乐地生活，积德行善。事实上，往往是一个人越以为自己与之无缘的时候，越是他的脚步不自觉地迈入幸福的门槛之际。许多大船安然快活地在远海上行驶，却在归航进港时遇难；有些人，病入膏肓已经绝望，却在最后一刻痊愈得救。我也见过许多树木，被上苍的雷电击中而燃烧，不久又枝繁叶茂，可又有一些树木，尽管人们悉心栽培，仍无缘无故地枯萎干黄。命运的赐予多姿多彩，为此，它才是你烦恼的症结所在，但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生命重新滋润，它同样将是你欢乐的源泉。”

这番话乳母已经说过不知多少次了，她以为能够帮助我消除一心寻死的痛苦折磨，可是，她的絮絮叨叨对我那完全被愤怒的烈焰所燃烧的头脑来说几乎起不到丝毫作用，不过枉然迷失在空气里，我的痛苦却与日俱增地蚕食着我的心灵。我常常抱头蜷曲在华丽的床上，头脑里翻滚着各种各样的念头。我就要说出前所未有的最残酷的话语，那简直无法令人相信应为一个妇人所想象的事实。每每想到爱人远在那让我绝望的地方，我的心就被无法言喻的痛苦所宰割，我忍不住自言自语：“埃利萨离世而去的原因同样是潘菲洛赐给我的礼物，只不过我得到的东西更坏而已。是他的意志要我弃世而去寻找新的地方，

我隶属于他，会按他的喜好去做，理所当然地满足弥补我的爱、我的错和我生气的丈夫。如果那新的世界，那摆脱了躯体桎梏的灵魂意味着自由的话，那我将毫不迟疑地挺身而去，追随到达我的躯体所无法到达的地方，让我的灵魂代替我与他团聚，永远守候他。是的，我将死去，摆脱无边的痛苦，但得由我自己来对自己施行残暴，没有另一双手比我的更有理由来执行这一酷刑。我将毫不犹豫地奔赴死亡，它似乎恐怖黑暗，但它比痛苦的生命更显优雅。

我的志向已定，便开始在形形色色的死法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种。首先想到的是刀剑，许多人都曾采用它，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前面提到的埃利萨，她就是那样离开人世的。接着又想到了比博利斯和阿玛塔，她们自缢而尽的做法也为我提供了榜样。可是，比起生命我更爱惜名誉，我在乎死的方式胜于死本身，而这两种形式，一者死态丑恶，一者过于残酷，因此都被我放弃了。我又想到萨贡托人和阿比多人，前者为阿尼巴莱人来犯，后者面对马其顿王菲利普，他们将自己随同所有财物付之于火海，可想到这会为亲爱无辜的丈夫造成物质上的巨大损失，这种做法也跟前面说到的例子一样被我摒弃。接着便想到了毒药，那是让索克拉特、索佛尼斯巴和阿尼巴莱等许多王公贵人走向末日的东西，它好像是适合我的，然而一想到筹谋毒药会耽搁不少时间，又怕自己在这期间改变决心，就将思索游移到别的方向。忽然想到可以像有些人那样，把脑袋夹在两膝之间，据说可以窒息，可怎么想都怀疑它不那么容易，便又作罢了。同样，波尔齐亚生吞火炭的办法也被否定，但马上我又想到伊诺和梅利切尔特的投海身亡，以及埃里西托内的自啮。要做到前者需要我长途跋涉，而后者必须久久等待。想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要让躯体遭受漫长的折磨，实在不忍，就此

这两种方法也被抛弃。不过，抛开所有这一切，不还有佩尔尼切的例子嘛，他从高高的悬崖上跳下去，对，这就是我唯一愿意追随、万无一失又不失体面的死法。我禁不住自言自语道："我从家宅的高处跳下去，身体碎成千万片，连同那粉身碎骨的我把自己不幸、破损、污迹斑斑的灵魂还给地狱之王。哦，没有人会想到我曾胸怀寻死的残酷和疯狂，他们会以为那是命中注定的失足而为我抛洒怜惜的眼泪，他们会为我诅咒命运的无情。"

这种想法竟使我的灵魂释然，我心甘情愿追随这个念头，一想到残酷的事实则会引起对自己巨大的同情。

我已经打定了主意，只等合适的机会，可一阵猝冷向我袭来，直钻入我的骨髓，让我浑身颤抖。一个声音接着说道："哦，可怜的人，你想做什么？只因为恼怒和悲愤就想把自己化为虚有？即使是病入膏肓不得已将死去，你不也应设法支撑自己，好在离世前再看一眼潘菲洛？你难道不知道死后就再不能看到他了吗？他即使可怜你又有什么用？菲利斯不就是没有耐心才没等到迟归的德莫丰特吗？化为杏树的她能够再坚持一下，迎接者就不会是一棵绿树而是活生生的女人了。活下去，总有他回来的时候，无论他以爱人还是敌人的身份回到这里，无论他有怎样的心情，只要你仍然爱着他，一旦有可能见到他，让他了解、同情你的心境。他又不是栎树、山洞、岩石所生，也不是喝虎豹禽兽的奶水长大，他的心不是钻石雕凿，也非钢铁铸成，怎能不对人怀有同情和好意？假如连怜惜之心都无法赢得，而你还活着，到那时你求死才算有点理由。你已经过了一年多没有他的凄凉生活，再坚持一年多也没什么做不到的。想死，什么时候都不晚，死神是招之即来的，而现在还不是时候，无论他如何敌对或冷酷，至少要希望在你走的时候他

会捧上一把热泪啊。收回你那过于仓促的决定，草率行事的人往往要后悔，而你想做的事是无法后悔的，即使后悔了，也已无法扭转乾坤。”

这些话语占据了我整个心灵，打定的主意又被悬在半空，可悲愤之神梅杰拉苦苦地纠缠我，我不胜其痛，终于决定不露声色地把我的计划付之行动。我的乳母不再作声，我忧愁的脸上佯装得到了安慰。为了支使她离开，我好言好语地说：

“亲爱的妈妈，你千真万确的话语已经印入我的心田。为了从我疯狂了的心灵中赶尽盲目的怒火，请你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好好睡一下。”

她太机灵了，好像猜中了我的心思一般，一边赞许我睡觉，却又借口随时听候吩咐，怎么也不肯迈出我的房门。为了不露马脚，我只能违心地忍受她的停留，设想她看见我安静的样子，一会儿就会离开。我假装平静休息，尽管不动声色，胸中却不可避免地汹涌澎湃。在这应该是我生命的最后时刻里，我苦涩地在内心诉说：“噢，可怜的菲亚美塔，天底下最痛苦的女人，你最后的日子到来了！今天，当你从高楼扑向大地，你的灵魂将离开那粉碎了的躯体，你的眼泪、你的叹息、你的焦虑、你的渴望都将从此休止。啊，那一刻，你将向你那自由了的潘菲洛许下忠诚的诺言。今天，你将从他那里得到应有的拥抱；今天，你污浊了的躯体将被覆盖爱的旌旗；今天，你的灵魂将与他重逢；今天，你将明白为谁而被抛弃；今天，你会使他怜悯感动；今天，你将开始对敌人的复仇。可是上天的神灵啊，哪怕你们都是无动于衷的铁石心肠，也请为我最后的祈祷而散发慈祥；请不要让我的死变成丑闻在人群里张扬。假如自取性命会有一些罪过的话，马上也有能令你们满意的地方，那就是我死去却不敢声张其中的原委，假若我相信不会受责

备，让人们知道我苦恼的原因，那将会带给我多少安慰啊。请你们仍然耐心善待我的丈夫，假如我还守有他的爱的话，现在我会仍然高高兴兴地要求生活而不是向你们作出这些苦苦祈祷。然而我是个不领情的人，就像别的那些专捡坏东西要的女子一样，现在我将自食其果。哦，阿特罗波斯，因为你给予世界那无人能逃脱的震撼打击，我卑微地向你祈求，希望我那即将坠下的身体会在你的力量的指引下，我的灵魂不会太痛苦地被拉凯西斯溶化；而你，梅尔库里奥，我的灵魂的接收者，为了同样燃烧过的爱，为了从此我将贡献给的鲜血，求你把我的灵魂好好地引到你认为妥当的地方，念及我罪孽轻微，不要在那里布满荆棘和苦痛。”

我正对自己说着这些话，泰西福内出现在我面前，他喃喃着令人难以理喻的话语，恶狠狠的样子使我胆战心惊，似乎向我预示着更加恶劣的前景。但不一会儿，他又用稍稍轻松流畅的话语说，才有过一次的痛苦经历怎能就说不得了，被困扰的灵魂面对死亡会燃烧起更强烈的愿望。看到老乳母到此时仍然没有离开的意思，除非有什么意外才能把她支走，我真的情急自己会在太长时间的等待中被削弱死亡的意志。我在床上伸展开手臂，几乎是拥抱着它一般，哭泣着说道：

“哦，我的床啊，跟上帝在一起吧。我祈祷随着将来的新娘，你会蒙恩而吉祥，别再像跟我一般遭殃。”

我的双眼转而扫视卧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端详它，痛苦使我的两眼失去光明，仿佛有某种东西突然压迫我，使我几乎惊跳起来。我想抬起身，四肢却被巨大的恐惧所压倒，无力支撑；我倒了下去，脸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涌起红潮，恐惧的精灵和发怒的灵魂在我的怀里展开激烈的斗争，灵魂忍不住逃避的欲望，却又苦苦坚持着。灵魂终于占了上风，

驱赶着我胸口阴冷的恐惧，但我浑身又被痛苦所灼烧，我又恢复了力量。死神已在我的脸上绘出它苍白的颜色，我猛然昂起身子，好像斗牛受到致命一击，开始疯狂地横冲直撞。我的眼前晃动着泰西福内的影子，我撞击着床铺，可床铺并不知道我冲动的猛烈，醉汉般把我甩倒在地。我狂跑起来，朝通向楼上的扶梯冲去；我已逃离那凄惨的卧房，恍惚的目光急扫着房屋的上下四周；她嚎啕大哭，撕裂着嗓门说：

“孩子啊，你往哪里跑？什么疯狂驱使了你？这难道是你说的已经听进了我的话语的结果吗？你到哪里去呀？等等我！”

接着，她用更大的声音喊道：

“年轻人们，快来呀！抓住这个疯了的女人，止住她的疯狂！”

她的呼喊似乎并无多大作用，加上她年迈肥胖的身体更不便奔跑。我觉得自己好像长上了翅膀，比风儿还快地飞向我的死亡。可是，什么事都有节外生枝的时候，那就是我为什么还活着的缘故。就是我那碍手碍脚的长衣长裙，被头脑中疯狂的欲念所驱使，我并不能因为它们而减缓脚步。于是，狂奔中我的衣裙竟一层层地缠在一起，挂在楼道的木桩上。我不得不停下步子，尽管使足力气撕扯，也无法脱身。就在我想方设法挣脱的当口儿，臃肿的乳母追上了我，我的脸色阴沉得难看，粗声大气地冲她喊：

“倒霉的老东西，还想要命就赶快从这里滚开！你以为是在帮我，其实是在恼我！由我去死好了，这是我自己真心想要的结果，阻止寻死的人只能更加将其置于死地。你要成为杀死我的凶手呀！你以为是把我从死亡的阴影中拯救出来，实际却延长了我的苦难，只会更糟啊！”

话语在咆哮，心灵在燃烧，双手想解开被缠住的衣裙却将

它们缠得更乱，我这才想到干脆把缠住的衣裙脱掉罢了。大呼小叫的乳母已经赶到跟前来阻止我，但如果不是其他年轻的仆佣听到喊声从四处赶来，她的那点力气我完全对付得了。被后来的仆人们困住就不同了，多少次我以为再使点劲就可以从他们的手里挣脱，但最终还是抵挡不过，精疲力竭地被架回那间自以为不会再见的卧房。天哪！我哭泣着向他们反反复复地诉说：

“胆小如鼠的仆人啊，你们哪来的狮心豹胆，竟敢如此粗鲁地捉拿你们的主妇？哪样疯狂的魔力驱使了你们？你，我可怜之躯的罪过的哺育者，未来一切痛苦的代表，为什么阻止我实现最后的愿望？难道你不明白，现在死去才是我托了天大的福吗？你如果真像我相信的那样热爱我，就该由我按自己的心愿去完成那可怜的事业。如果你真像你表示的那样怜惜我，就该用你的怜悯去挽救我死后可能留下的声名。现在，你阻止我所花费的气力统统都是枉然啊。你以为除得了那寄托着我的心愿的刀剑，那痛苦的绞索，那致命的毒草和火焰？你的看护有什么用？只不过拖长一点我痛苦的生命，却为我的死，那本已体面地到来又被耽搁的死，蒙上了羞耻。你，可怜的人，把我看得再紧也免不去我的死亡。死亡，无所不在，不用费力的毒药里也存有杀机，让我去死吧，赶在我变得更加痛苦之前，我竭心尽力地祈求死的到来。”

我一边说着一边狂乱地挥舞着双手，到处乱抓乱扯，辫子被解散，扯得蓬头散发。我用指甲抠自己的脸，把脸上抓得鲜血直流，可怜那身上的衣衫也被撕烂。可天哪，不管是老乳母还是别的女仆，谁也不回答我的问话，只是望着我可怜巴巴地哭泣，我又挣扎着用绝话来刺激她们，但都无济于事。于是我开始高声喊叫：

“罪恶的手啊，你们拥有所有的冤孽！你们是我美貌的修饰者，为了讨取我喜爱的人欢心，是你们点缀我的花容月貌。既然你们的效劳没有带给我什么好结果，现在就请你们用最残忍的方法把属于你们的躯体撕破，把它挖开吧，血淋淋地掏出那残忍固执的灵魂！掏出那颗被盲目的爱神刺伤的了心灵，它是你们过错的主要原因所在。因此，用你们的指甲，毫不留情地将它撕裂吧！”

我已嚷出那可怕的心声，志愿的双手即将去执行，可眼明手快的女仆们抓住了我的手。

悲伤的乳母接着又开始她痛心却令我腻烦的劝慰：

“亲爱的孩子啊，看在初世哺乳的情分上，无论你内心多么委屈，请听取我的几句话。我并不是要阻止你感受痛苦，也没要你驱散那些情有可原的愤怒，更没拖后腿、耽误你去粉碎它，也不要求你欢天喜地地承受它，我只是想使你少一点糊涂，以使你继续拥有生命和美名。你是年轻贤德的名门女子，不应该屈服于痛苦，也不该让自己成为邪恶的牺牲品。求死不是美德，你这样做就仿佛你害怕生命，面对突如其来的邪恶要斗争，而不是逃避，这才是美德。对自己的命运沮丧失望的人，对生命的财富自毁自弃的人，就像你所表现的，我真不明白那寻死、求死的目的是什么，其实都是畏惧害怕的缘故罢了。反正，你若祈祷天下万般痛苦都集于你一身，那么就不要在死神身上打主意，它是把一切痛苦斩尽杀绝的最终使者。赶走你头脑里的怒火吧，这让你一时清醒一时糊涂的火焰不就是为了寻找你的爱人吗？可你以为你会因此而找回他吗？肯定是毫无结果。”

我没有任何回答。而一时间里，整个宽大的宅院和街坊邻居都已被惊动，周围的人无外乎众口一词地说是听到了狼叫，

各家都惶惶地打发了仆佣来探听究竟，而我早已关照了解真相的人，用谎话搪塞一番，来人也就都安心了。亲爱的丈夫那里来人了，姐妹们那里来人了，还有许多其他亲戚朋友，所有的人都被同样的方法打发了，罪过的我却被大家同情。每个人都掬以怜惜的泪水，千方百计安慰我，我的生命在疼痛中复苏过来。可也有来人认定我中了哪门邪魔，面对疯子一样地注视着我。而另一些人，则多一点同情心，见我被痛苦折磨得无奈柔顺的样子，便对外面见闻的消息不当回事地一笑了之。就这样，我被无数的人走访，一连几天陷入呆滞痴钝的神志，伴着精明的乳母，在那里一如既往、默默谨慎地看守着我。

无论如何强烈的怒火，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不能平息下来的。连续几天我都处在上面所说的那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之中，慢慢地，我恢复了神智，也明白乳母的话言之有理，我为自己有过的疯狂苦苦哭泣。虽然我的怒火被时光消蚀殆尽，可我的爱并未随之减少分毫，倒是有些方面给我留下了无尽的伤感和忧郁，痛苦地承受着自己因为另一个女子而被抛弃的事实。为此，多少次我向机谨的乳母讨问主意，希望找到一种把爱人召唤回来的锦囊妙计。我们曾想到写信，诚恳地告诉他我的处境，又想到不如亲口告诉他更好。还有几次，乳母不顾自己年迈、行路不便，竟提出由她去找潘菲洛。可仔细想想：书信中无论如何情真意切都敌不过他活生生面对的新欢近爱，纯粹是徒劳而已。尽管如此，我还是写过几封，却犹豫会发生预见的结果而又作罢；派乳母去？我明知道她没法活着到达他那里，而其他人又不足以信。这些设想都成了无稽之谈，我的心中仿佛已别无出路，除非由我自己去找他。为此我想出了几种不同的方式，但最后都被乳母这样那样合情合理的说法推翻了。有几次，我想过穿上香客（朝圣者）的衣服，在可信女伴

的陪同下去找他。这似乎是可行的，但不妥的地方是有可能损及我的名誉，因为我知道，稍有姿色的女香客一路上常常会碰到恶棍的骚扰。另外，这种事得通过我亲爱的丈夫，没有他的同意我怎么能出门呢？可这种允许早已无处可盼了。于是，这个念头也被徒然放弃，但是我马上又陷入另一个不乏恶意的想法，一时间里，这个想法几乎像真的一般，即便不是真的，只要我活着，我就希望有一天会发生那样的情况。如果上帝不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我也祈祷能有理由企望它实现。我就是设想自己途中遇见前面说到的那种麻烦事，又正好是经过我那个情人的家乡的时候，这样，我应该也必须去找他；可一见到他我就把自己出门的初衷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可是，想当然地，我好像听见知道我这个心思的丈夫在恳求我给他一定的时间，让我等等他。我却那样害怕他所说的等待，害怕他积习难改，于是我的头脑里又充满了其他更多的稀奇古怪的念头，似真似幻的感觉鬼使神差地驱使我求助于通晓巫术的人。我问过不止一个这类自诩无所不能的人，他们有些说马上就可以使我醉心于新的爱情，有些说能够施法，使我的丈夫抛弃任何杂念回到我身边，有的却称要使我恢复全部的身心自由。都说只要我愿意，这些法术能够奏效。而我，只感到被他们弄得晕晕乎乎，心里更乱了。于是，索性什么也不想了，干脆再等一等，看看亲爱的丈夫是否会在哪个时候突然良心发现，表示要兑现他那假惺惺的誓言。

第 七 章

（本章叙述菲亚美塔夫人听说潘菲洛要回到家乡，欣喜若狂，可当她最后才弄明白那并不是她的潘菲洛时，大失所望，重新坠入愁怨的深谷。）

尽管我开始把希望寄托在日后的旅行计划上，但焦虑仍然有增无减。日升月落，时光的脚步没有停息地一天接着一天过去，而我在忧虑和爱的重重折磨中几乎无法继续忍受虚无徒然的盼望。春天了，时光渐渐长了起来，夜晚在退缩。报春的花神泽菲罗降临了，她用和煦的春风平息了严冬北风的肃杀，驱散了雾蒙蒙黝暗的天光；高山上的冰雪融化了，雨水打湿的草地干爽了，重又开满诱人的鲜花，被冬季的凛冽寒风消磨得光秃枯萎的树枝又重萌绿芽。大地春意盎然，春天以欢乐、优雅的方式将她的美丽伸展到世间每一个角落。大地上点缀着红的、蓝的，五颜六色的花朵，足可以和天空的星辰媲美；播种之神也在到处孕育着生命，看那榆树神采焕发，那杏树、杨树也同样欢乐地脱去了惨淡的冬装，四处莺歌燕舞；农神在开阔的田野里种下新的庄稼。这时，那漫不经心的小爱神也伴着这一切愈发活跃起来，他无所顾忌地摆弄着手中的弓箭，把它射

向年轻的男男女女，让他们胸中燃起爱情的火焰。

我们的小城处处洋溢着这种欢乐，简直胜过那五光十色的罗马。剧场里歌舞升平，动人的旋律余音袅袅，轻柔地撩拨着相爱人们的心。比武场上又出现了年轻男子们骑在马上威武矫健的身影，他们时而在鼓乐的环绕中娴熟地挥舞着手中的兵器，时而欢快地展示如何操纵手中的缰绳驯服胯下的烈马。年轻的女人们渴望着看到这些场面，她们头戴用树枝编成的花环，用陶醉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爱人；她们时而依在高高的窗栏边，时而站在房门口，或用信物，或凭眉目，或用炽烈的语言向她们的爱人传递爱的信息。只有我，形影相吊，被那日益渺茫的希望折磨得形容憔悴，黯然神伤。我百无聊赖，任何欢乐的场面都无法使我快乐起来，却反而使我更加心烦意乱；没有任何语言和好意能够使我得到一些安慰，我的双手与青枝鲜花无缘，任何欢愉的东西都不会被我好眼相看。我甚至嫉妒他人的幸福，我简直希望每一个女人都像我这样受到爱神和命运的捉弄。天哪！不知多少次，每当听说哪对恋人之间发生了不快，我居然是那么兴灾乐祸！

正当我在冥冥之中受到如此捉弄时，狡黠的命运之神突然显出慈善的面孔。也许是为了给厄运中的人雪上加霜吧，命运会在人几近绝望之时露出微笑，诱使人们上她的当，让那些人们盲目地、完全地依赖于她；可命运之神往往又突然换上另一副面孔，可怜的人们便就此被更加沉重地击倒在地，再也无法爬起。就像那至今家喻户晓的可怜的伊卡罗，他展开翅膀在天空中翱翔，可他过于自信，他飞得太高，离太阳太近，最终重重地坠入大海深处。命运同样不满足她已经给我的不幸，她为我预备下了更加“精彩”的礼物：她用她虚伪的微笑把不幸掩藏，可那不幸被遮掩的越好，就越像非洲牦牛般更加莽撞地冲

击我，更加猛烈地伤害我。就这样，虚幻的欢喜麻醉我内心的痛苦。

虚情假意的潘非洛离开我已经整整十六个月了。有一天，正当我照旧以泪洗面时，老乳母迈着与她的年纪不相称的飞快的脚步闯进我的卧房。她那干枯的脸上满是汗水。她猛地坐下来，拼命拍着胸脯，眼睛里闪烁着分外喜悦的光芒。她几次想开口讲话，却都被急促的喘息咽住。我不无吃惊地问道：

“哦，亲爱的，为什么把你急成这副样子？有什么急事快告诉我，你喘口气慢慢说。究竟怎么了，是好事还是坏事？要我出逃还是要我去死，要我做什么？你的脸色不知为什么让我看到了希望，可很久以来我碰到的尽是些倒霉事，我不敢有太多的奢望。你还是快快道来，别让我心里惴惴不安，究竟为什么你这样慌慌张张？是天神还是地狱里的鬼魂把你推到这里来的？”

老女人刚刚缓过气来就打断了我的话，兴高采烈地说：

“亲爱的孩子啊，你应该高兴起来，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抛掉所有的痛苦，重新找回往日的欢乐，你的心上人就要回来了！”

她的话音未落，无比的欢乐已迫不急待地闯入我的胸怀，我的眼前顿时一亮，可那长久以来积郁的悲伤却使我不敢相信老乳母说的是真的。我哭着说：

“亲爱的乳母啊，你已这把年纪，也许不久就会进入天堂，你不要再捉弄我这个可怜的人，你本应也替我分担一份痛苦。要想让那忘恩负义之人回心转意，除非江河水倒流，白日出星辰，或者要月亮像太阳一样照彻漫漫长夜。谁不知道此时他正与情人共度良宵？这会儿他只会在那个女人那里，而绝不会抛下那女人回到这儿来。”

可奶妈接着说：

“哦，菲亚美塔，但愿我的灵魂永远是欢乐的。你的乳母不会向你撒谎，我这么大年纪又怎能那样去做呢？尤其对你这样一个我一心一意爱护的人就更加不可能。”

“那么，”我赶紧问道，“你怎么会得到这个消息？是谁告诉你的？快说啊，假如真是这样，就让我太高兴了！”

我站起身，在乳母面前已渐渐显得开心起来。她说：

“早上我出门置办家用，走到了海边。我一心只想着要买些什么东西，这时有一个年轻人撞到我身上，我回过身来才弄明白他是从刚刚到岸的船上跳下来时不小心才撞到我的。当时，我怒气冲冲地向他报怨，指责他把我撞痛了，年轻人马上很有礼貌地向我道歉。我看他的衣着打扮像是你那潘菲洛家乡的人，便问道：‘年轻人，愿上帝保佑你，请问你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吧？’‘是的，夫人。’他说。于是我又问道：‘若不见怪，请问你是从哪里来？’他回答说：‘我是从托斯卡纳那边一个很富饶的城市中来。’

“听到这里，我知道他一准是潘菲洛的同乡，便问他是否认识潘菲洛。那人说不仅认识，而且很熟悉，另外还说，如果不是因为有事耽搁，潘菲洛本该和他一起到这里来。可不管怎样，他过几天也会来这里的。我们正聊着的时候，年轻人的同伴们纷纷拿着各自的东西下了船，他也向我告辞跟着他们一起走了。我把其他的事情统统搁在一边，用最快的速度跑回来告诉你，我知道你准会大吃一惊。这不，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但你该高兴起来，把所有的悲伤都忘掉。”

我一把抱住乳母，欣喜若狂地亲吻着她苍老的额头。可我仍旧有些半信半疑，三番五次从头问起，问她是真是假，生怕她是在说反话欺骗我。如此反反复复，直到她对天发誓。尽管

我心中疑虑尚存，但我还是宁愿相信了她的话，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不停地感谢上天的恩赐：

“哦，至高无上的宙斯，你是最庄严的神祇；光芒万丈的阿波罗啊，世上的万事万物都躲不过你的眼睛；仪态优雅的维纳斯女神，你对你的崇拜者总是那么心善；还有那背着爱情之箭的小天使朱庇特，我真心赞美你们！执着信赖你们的人不会总是厄运缠身。现在我这个可怜之人得到了你们的恩惠，我的潘非洛就要回来了。只要我一见到他，就会立刻跑去圣殿，为你们燃起美丽的香烛。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不知曾在那里流下过多少泪水，进行过多少次无望的祈祷。而你，命运之神，终于对我的遭遇起了恻隐之心。我向你起誓，一定会报答你的恩赐。我向你们祈祷，不只因为谦卑和虔诚，而是在祈求你们帮助我实现自己的愿望，请你们保佑我的潘非洛不受任何干扰，平安无恙地归来。”

祈祷完毕，我便像冲出牢笼的飞鹰，为自己感到庆幸，我说道：

“那颗被爱情的痛苦折磨得渐已枯萎的心灵再不用殚精竭虑，你的心上人没有忘记对你许下的诺言，就要回到你的身边。所有的痛苦、恐惧、羞辱统统滚开吧，你再也不必像从前那样为命运而焦灼不宁，饱受折磨；凄惨命运的乌云已被驱散，坎坎坷坷的岁月也将一去不复返；你该彻底摆脱旧日的缠绵，以妩媚的微笑面对美妙的现实，将一个面目一新的菲亚美塔活脱脱展现在人们面前。”

说着这些快乐的话语，我的心中还是不免生起一团疑云，一股莫名的寒意向我突袭而来，毫不留情地把我的快乐冻结，让我顿时全然不知所措。天哪！难道我已习惯苦难而无法相信奇迹的发生？突如其来的幸福却无法使我这个遭受磨难的人快

乐起来，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我只一味认为是在梦里。于是，我惊愕地自言自语道："谁在阻止你拥抱欢乐？你的潘非洛不是就要回到你的身边了吗？当然是这样，可你为什么还要哭泣，还要悲伤呢？现在该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用鲜花和绫罗绸缎装扮我自己，可我却偏偏似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手脚。"

我仿佛不再属于自己，我不愿意——这是我犯下的错误，但我的泪水仍旧抑制不住夺眶而出，我似往常一样低声啜泣，苦涩仍旧充满那受折磨的郁闷胸怀。可事实上，我的头脑仿佛窥见了未来的真相，当时我那疑惑的心境就是一种预兆。现在我完全明白了，但当时我就像在海面上遇到风浪的航行者，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丧失了应有的理智。我说道：

"可怜的人啊，为什么无缘无故地想些倒霉的事？就让虔诚的头脑往好处想吧。那些不祥兆头都是你在自己吓唬自己，这对你没有好处。"

这样想着，我的心情舒坦起来。我尽量使自己回避不愉快的念头；我叮嘱亲爱的乳母留心潘非洛的归来；我换上色泽鲜艳的衣裙，开始刻意呵护自己，我不愿自己在心上人归来的时候因为形容憔悴而遭到拒绝。我那苍白瘦削的脸庞渐渐恢复原有的红润和丰腴，红肿的眼圈连同泪水一起消失了，目光中现出了往日的奕奕神采，被泪水浸渍的苦涩硬冷的脸颊重新变得柔软而富有弹性。我虽然不能马上使原先那头秀发的光泽失而复得，但又恢复了精心梳理的习惯。那些我虽喜爱但却久已被打入冷宫的华美服饰又重新被我翻将出来，用它们把自己装扮的婀娜多姿。还有什么呢？我不停地更新我身边的每一件什物，我要把自己几乎消失殆尽的美貌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它曾经得到过邻家女人、亲朋好友，还有我亲爱的丈夫多少艳羡和赞叹啊。每个亲眼看到我的变化的人都会这样感叹："哦，是

什么力量驱散了她的悲伤与忧愁？多少日子来，任何祈祷和劝慰都不济于事，真是个奇迹哪！”他们都为我惊人的变化感到欣喜。那因为我的悲伤而长久被忧郁所笼罩的宅院也似乎随着我的心境重新变得富有生气起来，总之，一切忧伤的东西都换上了一副欢快的笑脸。

望眼欲穿的心情使原本平常的日子显得如此冗长难耐。无论是在潘菲洛离我而去的最初的日子里，还是在那些令我苦思冥想的悲伤日月中，我都没有像现在一样掐指细算，我抱怨时间的脚步迈得太慢，而一旦想到曾经有过的种种念头，便禁不住在内心中责备自己：

“哦，我怎么可以把我的爱人想得那么坏呢？我多么阴险地诅咒了他的迟归啊，我又怎能那么没头没脸地轻信他另有新欢呢?！让我诅咒那些人的谎言！上帝啊，那些带着堂皇面具的人们怎么能够如此撒谎呢？当然，我自己也早该三思而后行，可我并没有那样去做。我应该想一想亲爱的潘菲洛曾多少次饱含热泪，满怀激情地对我信誓旦旦，而不该听信那些道听途说之人的信口雌黄。事情显然是这样的：一个人看见有个陌生女子走进了潘菲洛的家，只想着家里没有再比潘菲洛更年轻的人，却忽略了还有一个老色鬼，便想当然地四处宣扬，这人过于轻率，对我们丝毫不负责任；另一个人也许的确碰到过潘菲洛被哪个漂亮女子追逐调侃，可那女子恰好是某个亲戚，或者干脆是个女佣，而此人却信以为真，自以为是地轻信了谣言。而我居然相信了这一切！天哪，我早该仔细考虑到这些，也就不必白白浪费那么多眼泪、叹息和痛楚！

“然而，坠入情网的人不是这样，他们的头脑只跟随着冲动的心。他们轻易地上各种各样的当，他们患得患失，自寻烦恼，充满恐惧；他们总是忍不住把坏事与自己联系在一起，他

们如此渴望却又害怕事与愿违，他们因此而对幸运缺乏信心。而我则是可以原谅的，我先前总是抱怨神灵使我的渴望落空，现在他们显然听到了我的祷告，而潘菲洛仍全然不知，即使他知道了又能怎么样，除了惊叹我对他的一片痴情，他还能说些什么呢？假若他知道我在他不在的那些日子里所受的种种煎熬，他一定会觉出我的难能可贵、忠贞不渝；即便当我怀疑他迟迟不归是否另有新欢时，也唯有坚强的意志才使我不改初衷，仍旧对他一往情深。

“是的，我顽强地等待着他。他若是知道我的等待中掺和着多少艰辛、热泪和牵挂，从他内心迸发出的只能是爱的火花。哦，上帝啊，我和他究竟何时才能相见？洞察一切的上帝啊，当我与潘菲洛重逢之时，请让我毫不犹豫地投入他的怀抱，但不知这样能否会平息我胸中的炽情与渴望？当然，我很难相信会美梦成真。噢，上帝，究竟何时我才能将他紧紧拥抱，回报他在离开之时在我那失去知觉的脸上印下的亲吻？当时我无法和他道别是个千真万确的预兆，是老天向我预示他终将归来。上帝啊，究竟何时我才能向他再度倾诉衷肠？何时才能将其久滞他乡的原因弄个水落石出？我还能活着等到那一天吗？我仍然不敢相信潘菲洛还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快快到来吧，我全身心期待的那一天！而死亡，那曾经被我呼唤并执着寻求的死亡，现在却令我异常恐惧不安。哦，如果可能的话，请让死亡之神听到我的祈祷，我祈求它离我远去，我要和我的潘菲洛共享余生。”

我总是在担心潘菲洛就要回来的消息是否确实，所以没有一天不是在惶惑不安中度过的。我好多次缠着乳母去找那个带来好消息的年轻人。为了证实她的话，乳母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四处奔走。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眼看离他们所说的日子越来

越近了。可我，每日如坐针毡，不停地到窗前、门口四处张望。我眼巴巴地望着大街上，总觉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看到我的潘菲洛向我走来。每每远远望见一个行人，我就想象着是他，便鬼使神差般地迎上前去，可走近以后才发现不过是一场空欢喜。这时，我满怀希望的心中顿时升起一团困惑。路上的行人看到我那副痴迷的样子，准以为我是个莫名其妙的怪人。有时候，家里人有什么事情叫我，或有其他的原因使我不得不暂时离开门窗，我心里便觉得惶惶不安，不断催促自己："说不定这会儿潘菲洛正好从你的窗前走过，说不定你离开的时候他已经过去了呢。赶快回去看看吧。"于是，我手忙脚乱地放下手中的活计，匆匆回到原先守候的地方，重新开始在那里张望，接着便是一如既往地在门口、窗前不停地穿梭。可怜的我就这样整天焦急地等待，为那个一去不返的负心人吃尽了苦头。

乳母打听到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我就像盼望安菲特里奥内归来的阿尔梅纳那样将自己巧手打扮得浑身上下奕奕生辉。海船真的像乳母所说的那样进了港，我差一点按捺不住奔向海边的冲动，但想到他下船第一件事准是赶来看我，便抑制住自己迫不急待的心情。可是，事情并不如我想象的那般，他没有马上到我这里来，我好生奇怪，兴奋的脑海中顿升疑云。但欣喜的心情毕竟压倒了不祥的念头，我连忙喊老乳母去探听个究竟。她应声去了，好久没有见她回来的身影。时钟仿佛停止了摆动，我渐渐变得躁动不安，开始埋怨年迈的乳母动作太慢。不知过了多久，她才拖着蹒跚的脚步从外面回来，她神情沮丧，两眼无光。一看到她那副样子，我的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透不过气来，我立刻恐惧地想到要么是我的潘菲洛在途中病倒了，要么是他已不在人世。我大惊失色，不顾一切地

冲着步履蹒跚的老乳母嚷道：

“快说，你听到了什么消息？我的潘菲洛是死还是活？”

她依然脚步沉重，默不作声，随后便一屁股坐在摆在门口的一把椅子上，呆呆地望着我的脸。而我，早如风中的树叶瑟瑟发抖。我强忍泪水，双手揪着自己的胸口说：

“如果你再不把详情告诉我，我就要把身上的衣衫扯碎了。你为何一言不发？难道你做错了什么事？别再瞒着了，免得我总想到更糟糕的事。我的潘菲洛还活着吗？”

听了我的这番话，乳母微微一震，她两眼仍旧盯着地面，低低地说：“他还活着。”

“那么，”我接着问道，“为什么还不赶紧告诉我他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老是让我心神不宁？他是得了病，还是有事耽搁了才无法一下船就来看我？”

“我也不知道他是病了还是有事耽搁了。”老乳母喃喃道。

“那你是没有见到他，还是他根本就没有回来？”

这时她才这样说道：“我的确见到了他，他回来了。可不是我们要等的那个人。”

“你怎么能肯定那人不是潘菲洛呢？你以前曾见过他，这次你仔细辨认了吗？”我急切地问。

“说真的，”她接着回答道，“我以前见过的不是这个人。是那个告诉我消息的小伙子把我带到他的面前，小伙子介绍说这就是我不止一次问起的人，他让我们自己聊。我向他打过招呼便问他年迈的父亲身体可好，问他路途上是否一切顺利，问他为何一去便杳无音讯。可他回答说，他从来就未曾见过自己的父亲，因为他是个遗腹子，说感谢上帝的保佑才得以事事平安，还说他以前没有到过我们这地方，这次也不会久留。这些话让我大吃一惊，怀疑自己是否被人捉弄了。我问过了他的名

子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是因为他们同名而认错了人。”

听罢这番话，一种死亡般的恐惧感向我袭来，顿时我眼前一片漆黑，只大叫一声“天哪！”便一头倒在身旁的楼梯上失去了知觉。老乳母在一旁哀哀地哭泣，其他的仆人们手忙脚乱地将昏死过去的我抬进凄惨的卧房，她们在我的额头上敷上冷巾，站在两旁茫然地望着我，不知我是死还是活。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慢慢苏醒过来。我禁不住热泪纵横，叹息不止，再一次向老乳母盘问事情的原委。

这时，我想到潘菲洛是个十分谨慎的人，怀疑他是否隐瞒身份蒙骗了老乳母，他以前可是从来没同她讲过话的。于是，我让老乳母描述那个跟她讲话的潘菲洛的模样，老乳母再三肯定她说的全是实情，并接着描述了那人的身材模样和衣着打扮，而这一切却无情地证明了老乳母的话是千真万确。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我重新坠入痛苦的深渊。愤怒冲击着我，我撕扯着一切曾使我快乐的东西，那些珍贵的首饰重新被我束之高阁。我就像魔鬼附体一般，用双手将整齐的头发弄得乱蓬蓬的，我再也无法平息悲痛欲绝的哭泣，我用苦涩的言语诅咒着毁灭了的希望和过去日子里对他抱有的幻想。我蓦然回到从前的磨难之中，只有那种死去的愿望更加强烈，如果不是旅行还支撑着我的精神，我已不像过去那样还有逃脱死亡的侥幸。

第 八 章

（与古时其他不幸的妇女相比，菲亚美塔遭受的痛苦更为深重，本章在她的哀诉中收尾。）

就这样，和其他让人怜悯的女人一样，我在不幸的生活中煎熬着。你们可能只能通过听说过的一些故事来想象我身处的这种不幸的生活，当我日益适应了独自生活，忘记我那个忘恩负义的男人时，却发现生活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而我越是向往这种生活的美好希望，对我的磨难也就越是接踵而至。这种折磨时时刻刻不断地加剧，并且变得愈来愈尖锐，日夜煎熬着我那苦难的心灵。连我自己也怀疑，如此生活下去，我将步入一个死胡同，而当我努力去争取生活的希望时，换来的并不是痛苦的减轻，而是痛苦的加剧；想尽一切办法，我只找到了一种解脱的方法，那就是以我的痛苦去与其他不幸女人的痛苦相比较，这个办法可以给我带来两点欣慰：其一是可以“身在苦中不知苦”，就像儿时我的乳母曾给我讲过的故事中描述的一样；其二是，看过他人的忧虑愁苦之后，发现其实我受的苦前人曾经都经受过。找到这种方法使我感到很欣慰，它使我有勇气去面对他人难以承受的苦难。通过这种方法，我得以挨过

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我想你们也可以尝试着采用这种办法来对付忧郁的时光。

我的痛苦可以与伊纳科爱女的苦难作一比较。她曾是一个可爱迷人的少女，当得知宙斯爱上自己时，她感觉幸福极了；的确，当任何一个女人得知众神之父宙斯爱上自己时都会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宙斯为了对妻子隐埋这一私情，便把伊纳科的女儿变作了一头牛，并派遣长有一百只眼睛的阿尔戈去看护她。我想，假如失去了情人的保护，伊纳科女儿的痛苦将会远远超过我的；而假如我的潘菲洛能够仍然牵挂我、怜悯我，我的痛苦又怎会如此之深？后来，阿尔戈死掉了，它的庞大的遗体被运抵埃及，女子也重新变回人形，并嫁给了奥西里，成了一位快乐的女王。我在人到暮年回首往事时，如果我能看到自己的经历也类似于伊纳科的女儿，我将不再会报怨，但是只有上帝能够决定哪个女人能够成为神，我的这些心愿岂不是自欺欺人！

除了伊纳科的女儿，我还想到了不幸的碧波丽丝，她爱上了粗暴的卡乌诺，还有淫邪的米拉，她在乱伦的关系中纵情之后，从愤怒的父亲身边逃走了；还有痛苦的卡纳切，她在怀孕之后便被赐死，然而在生命的尽头，她仍在挂念着他人的苦难，而并不在乎自己的爱情是否合乎道德规范。可仔细想来，我发觉她们虽然都有着不幸的遭遇，但却总有终结的时候。米拉在逃遁之时，众天神对她起了恻隐之心，于是随其所愿，将她变成了一棵与之同名的树。这棵树常年不断地流出一种液体，那情景就像泪流满面的米拉，可从那以后她再也不受痛苦的折磨。碧波丽丝也有着同样的经历，据说当她遭到卡乌诺的拒绝后便毫不犹豫地悬梁自尽，善良的仙女们同情她不幸的命运，便将她化作一口涌泉。说来说去，还是我的苦难最深；那

些女人们的不幸都是短暂的，而唯独我的痛苦是这样的无尽无休。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人，我还非常怜悯不幸的皮拉莫和蒂斯贝。对她们我满怀同情之心。这两个年轻人在痛苦中长久地相恋，为了共同的美好心愿而宁愿毁灭了自我。在那个寂静的夜晚，当皮拉莫在一棵大桑树下发现了蒂斯贝的那件用猛兽的皮毛编织的外衣血迹斑斑时，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他的精神几乎垮掉了，于是便在绝望之中自尽了。而蒂斯贝并没有死，当她看到自己那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的爱人时，她的心碎欲绝的戚切之情令人动容。每想到此，我就感到在我遭受的痛苦之中还有更甚于蒂斯贝所忍受的。其实，在皮拉莫与蒂斯贝开始相恋时就已注定了他们最后不幸的结局。然而，他们两人的灵魂应该是感觉幸福的，在另一个世界里是不会再有如此之深的爱情。其实正是他们的每一丝痛苦构成了他们永恒的爱的欢乐！

在这些神话人物中最能打动我的还是被抛弃的狄多内，因为在我知道的所有爱情悲剧中，狄多内的故事与我的遭遇最为相似。那是一次在赫拉神庙中举行的法令颁布典礼上，狄多内与因遇海难漂泊而来的外乡人埃内亚不期而遇并一见钟情，埃内亚被送交特洛伊大公裁判所后，两人相处了一段时光。当狄多内已日益沉浸于爱情的欢乐之中时，埃内亚却将之抛弃并一走了之。当狄多内在海边凝望着情人远去的方向时，她的心情该是多么悲凉！最终，她不堪内心痛苦的折磨忧郁而死。潘菲洛刚刚离我而去时，我想我内心的痛苦与被埃内亚抛弃的狄多内是一样的，当时我真的是生不如死！因为这样我至少能像狄多内一样不再继续遭受那日益膨胀的痛苦的折磨！

我又联想到了埃罗的故事，每每想到他的不幸遭遇时，我

的心就一阵阵地发紧，就像是从海边悬崖的高塔上纵身摔下来的感觉。她把雷昂德罗的尸体揽在怀中失声恸哭，那惨状仿佛是我亲眼所见：埃罗一面用自己的衣服拭净雷昂德罗身上的海水，一面又用自己如泉涌般的泪水把他再一次打湿了。我真是太同情这位不幸的埃罗了！事实上，在我引述的这许多不幸的女子之中，只有这位埃罗的眼泪甚至使我忘掉了自己的痛苦。要么死去，要么忘却：只有这两种办法可以使你摆脱痛苦；对于任何已失去的东西，都不要寄希望去再次拥有它，否则就会使你内心遭受痛苦和折磨。我希望自己也能这样做，但是，我的潘菲罗仍然活在世上，也许上帝还将赐予他很长时间的生命，这样，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我既不愿去死掉，也无法忘却过去，而总是在奢望着我负心的情人有朝一日还能再回到我身边，与我重温旧梦。当然，这个愿望从未实现过，相反，我的幻想时时使我的内心受到伤害，使我的痛苦与日俱增。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拜读过弗朗切斯科的小说，其中有一部是描写特利斯塔诺和伊索塔的。他们就像其他恋人们一样，在苦乐交织中相爱着。人们认为放弃世俗的快乐是需要忍受巨大的痛苦的，他们认为只有在这个世界上，才能享受到这种世俗的欢乐。人们能够证实他曾遭受过的痛苦吗？显然不能。在特利斯塔诺臂膀中是他自己和他的情人的尸体，如果紧紧拥抱在一起会使他感到痛苦，他就会放开双臂，痛苦也就会随之消失。另外，我认为每一件事都使我尽情抑郁，然而它们对我的折磨还少么？当然不。伊索塔和特利斯塔诺最终达到了快乐与痛苦的归一，然而对于我，我所经受的痛苦要比曾经拥有过的快乐多得多！

我还要提到费德拉，她因为爱伊波里罗，从而埋下了祸根，导致了死亡的命运。我并不清楚她的过错，但是如果她的

故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将以死赎罪。她却被人们遗忘掉了，就像一切死去了的事物一样。

我还想到了几个著名的寡妇：拉乌多米亚，德伊菲莱，阿尔吉亚，艾瓦内斯和德亚尼拉等人，她们在生活中也承受了巨大的不幸，她们都是或以死去，或以忘却的方法作为安慰。又有谁敢用手指去触摸在烈火中燃烧着的铁块，然后再砍断这个受伤的手指呢？毫无疑问，没有人。

而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令人心碎的故事的主人公们就是好似以手投火，再自断伤指。其实我一直就是处于这种状况之中的。

除了上述故事描述的那些爱的痛苦，还有一些曾是很幸福，却又突然遭到命运不测打击的人，他们是最为不幸的。这些人包括乔卡斯塔、埃古巴、索佛尼斯巴、科尔内利亚和克莱奥帕特拉。只要回想一下发生在乔卡斯塔身上的那些事情，我们都会为她的不幸而哀叹，因为再坚强的灵魂也会被这样悲惨的不测搅扰得心绪不宁。她年轻时嫁给了特巴诺国王莱奥。有一次，莱奥为了逃避上天的惩罚，就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送给野兽吃掉了。为此，乔卡斯塔要忍受多么残酷的骨肉离别的情感折磨啊！当那些把孩子抱到野兽那里的家伙们亲口向她证实了所发生的一切之后，她才不得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已经死去了。而事实上，她的孩子并没有被野兽吞噬，相反，多年以后，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与母亲结为夫妻，并生育了四个孩子。乔卡斯塔作为弑父妻母者的母亲，在上帝的安排下，与亲生儿子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最后，她的孩子失去了王国并戳瞎了自己的双眼。在许多年中，乔卡斯塔深为痛苦所缠绕，她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不幸的顶点，然而，命中注定，她已然生不如死，却仍未获得上帝的宽

怨，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她生活在两个儿子轮流执政的王国里，这个王国位于七王统治下的古希腊境内。后来，两个儿子攻陷了父王的城池，夷平了城墙，焚毁了房屋，灭亡了国家。乔卡斯塔以自杀告别了儿女，结束了自己该诅咒的一生。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与她过不去？我想，答案是不存在的，只能说她一直生活在充满灾难的地狱里。

她经历了各种痛苦对心灵的折磨，然而她还要背上各种罪过。也许我的看法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她当时能够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她也许就不会给家庭和丈夫带来这么许多灾祸。对于这一点，可能没有人会表示怀疑，她没有对什么事表示过相当的谨慎。如果她是疯子，她也许就不会遭受这么大的痛苦了：因为她是在知不觉中所为，也就不会给她带来任何痛苦。

我并不曾怜悯那些不幸的人和事，它们不曾也不应搅扰我的心情。我不会像特巴诺王国的国民一样蔑视这些悲剧性的人物，而只会去为它们身上表现出的优雅所骄傲。有人说："有谁敢说自己没有犯下过过错，而自己遭受的惩罚都是冤枉的呢？又有谁敢保证自己从未违反过道德规范而洁身自好?"的确是这样的，扪心自问，我也曾犯下过错，但这些过错还不致于使我遭受如此严厉的惩罚。那些惩罚是再坚强的男子汉也难于承受的。而且，并非我一个人曾经有过失，更谈不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相信世界上像我一样的人会有很多，约束着我们行为的法律应当可以原谅我们。其实，我的过失并不十分明显，应不致于遭受严厉的惩罚，应该遭受惩罚的倒是那些引诱我犯下过失的人。我还分不清究竟是什么导致我违规破戒，是潘菲洛的爱还是他肉体对我发出的性的吸引？但无论如何，这二者都是如此尖锐地折磨着我。即使这二者都不是诱发我过错的原因，至少也都是我的痛处。上帝按照自己的法则，根据

各人的罪过给每个人以惩罚。那么与乔卡斯塔所受的惩罚相比，我所受的痛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乔卡斯塔失去了她的王国、儿子、丈夫以至自己的生命，与她相比，我只是失去了我的情人，然而这足以使我失去了生命中一切的乐趣。当我看到我还拥有着自己的丈夫、财富、亲人和其他一些看起来很重要的东西时，人们也许认为我应该是幸福的。然而，所有我拥有的这一切，都并非我所求，而且随着潘非洛的离去，这一切也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也许要再等上一千代人都死去时，我的痛苦才能平息。因此，我的痛苦要比前述那些人物所经受的痛苦还要更加剧烈。

我的大脑中又浮现出了埃古巴的形象，她在失去了如此伟大的祖国，如此壮丽的城市，如此杰出的丈夫，如此众多可爱的儿女、亲友，如此丰富的财宝，如此英明的君王，如此令人叹为观止的雄伟建筑以及迷失了前途的特洛伊人民和已被诸神抛弃的神庙，只剩下了孤苦伶仃的她。在她的记忆之中，伟大的埃托雷、特罗伊奥罗、德伊菲博和波里多罗以及其他众多失去了生命的杰出人物都已模糊，在她头脑中充满的是丈夫的鲜血。他曾使全世界都畏惧，然而他在临死前却痛苦地目睹了希腊人攻陷了他的王国，焚烧着他的城市，使高贵的特洛伊人蒙受了莫大的耻辱。想到这些，她不禁心如刀绞。皮罗和普里赛娜的牺牲也使她五内俱焚。她所承受的痛苦已经使她那脆弱而衰老的大脑无法承受，她已惊魂失措，她已几近疯狂，嚎吼终日。

而我抑郁在胸，却还是有足够的自制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去追忆过去，去分辨那使我痛苦的原因。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痛苦之后，我想：无论那令我撕心裂肺的痛苦对于我来说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我还是应让它尽快结束。

新婚丧偶的索佛尼斯巴，在这爱恨交加的短暂时刻里，她的感受是刻骨铭心的，也只有像我这样不幸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在王国陷落之后，曾作为努弥迪人高贵女王的索佛尼斯巴被敌酋掳为妻子，而她的丈夫则成了敌人的阶下囚，被关押在敌兵刀枪林立的监狱中！她那多舛的命运正如同变幻无常的世事。她还要平息自己那悲伤、愤怒的心情去欢庆新婚！她当时所处的情感是不言自明的。她在突然经历了这痛失爱人与掳为人妇的巨大折磨之后，她的内心处于激烈的矛盾斗争之中。她对于新丈夫马西尼萨王显然还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只有对敌人的痛恨，然而心爱的丈夫身陷囹圄，无法团圆。马西尼萨王令人逼索佛尼斯巴的丈夫服毒，而这位威严的前国王毫无惧色，视死如归，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怒骂不止，气绝身亡。如果你还有一点点想象力的话，你可以想见索佛尼斯巴心如刀绞的惨状。想到她的生不如死的遭遇，我得以取得一丝勇气去面对漫漫长夜，增加求生的欲望，创造新的人生。

我又想起了科尔内利亚，她曾春风得意一时，先后嫁与克拉苏和庞培。当时整个罗马甚至意大利都似要唯其马首是瞻。最后她又嫁与恺撒，却遭到了抛弃，而恺撒本人也在特雷萨里亚一败涂地。他的敌人打垮了他并从他身上汲取了他的力量。尽管如此，他却依然抱着希望去集结自己的力量征服东方。他乘风破浪来到埃及，将年轻的国王扶上了这个王国的宝座。而他的半身像也被海浪冲刷去了头部。在他遭遇的每一个不幸之中，或是纵观他悲剧性的命运全过程，他的灵魂所遭受的折磨都是他人无法比拟的。

她重新得到庞培的希望落空之后又浸入了无尽的苦海。而她此刻的痛苦——这种明知不可能而欲罢不能的心境又是与我之心境何其相似乃尔！我其实也知道我内心最大的痼疾就是执

迷不悟，但我又无法为自己疗伤，因为每每触动这一心事，我都会痛苦万状而悲泣不已。

埃及艳后克莱奥帕特拉的痛苦可以说更甚于我。对于这一点，我深信不已。她曾经与兄弟共同执政王朝，分享权力和财富。但之后被兄弟置于囹圄之中。无疑她陷于了苦楚。然而对于未来的希望在此刻一定会帮助她克服这种痛苦。之后，她摆脱了监禁，成为了恺撒的好朋友。其后又被恺撒所抛弃。人们可能会想，重新获得自由应该足以让克莱奥帕特拉得到快乐。相对说来，失去爱情应说是无所谓的，你在一个人那里失去的，则可以在另一个人那里得到。就如同克莱奥帕特拉在一生里多次表演的那样。然而不幸的我为什么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呢？如果不是潘菲洛，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属于某一个男人的。无论他是否还活在世上，我都不会想象着还会有什么其他爱情的力量可以使我在头脑中熄灭对潘菲洛的爱。在恺撒离去时，克莱奥帕特拉的那份伤感是否是真的呢？那些不知情的人也许会说恺撒也为远离克莱奥帕特拉而忧伤，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让离愁别绪所困扰的克莱奥帕特拉也有足够的理由让自己高兴起来：恺撒虽然离去了，但他给她留下了一个儿子和一个王国。对于克莱奥帕特拉这种用情不深的女人来说，她所得到的足够补偿她所失去的爱情了。

当安东尼奥来到埃及之后，克莱奥帕特拉真正的痛苦也就到来了。她试图用淫荡的谄媚来使安东尼奥反对她的兄弟；她的图谋——获得同罗马帝国同样的辉煌——最终功败垂成，而且祸不单行：她不仅野心没有得逞，还失去了丈夫。此时她沮丧到了极点，甚至超过了一般的女人所遭受的。

在战争的惨败中，她的雄心壮志化为泡影，这对一个欲称霸全世界的女王来说，无疑是件极痛苦的事，还不用去想她的

丧夫之痛。然而，她迅速找到了消除痛苦的方法，那就是死亡。这是十分严峻的，但是长痛不如短痛，她让人找来两条毒蛇吮吸她的血液，同时吞噬了她的生命。

唉，多少次我被那更甚于克莱奥帕特拉的痛苦折磨着。在许多人看来，我之所以在被抛弃之后没有像克莱奥帕特拉那样选择死亡，大概是因为我害怕在身后留下恶名。

我的命运与以克莱奥帕特拉为代表的众多前述人物的遭遇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先是一度辉煌，幸福得登峰造极，而后又被上帝所抛弃，几乎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我不由得又想起了惨遭塔米利斯杀害的奇罗，久经磨难的克莱索，富庶的波斯王国，高贵的皮罗．威力无比的达里奥，残酷的朱古尔塔，暴虐的狄奥尼西和至高无上的阿加梅诺内等，她们的痛苦多与前述悲惨故事的主人公们命运相似，或者更为不幸。

就如你们所见，我是如此这般的在这些不幸的古人之间徘徊，去寻找那些与我有相同遭遇的人们的眼泪与疲惫，以此来抚慰自己，让我的痛苦减轻些。有时我竟想到蒂耶斯特和特莱奥，他们甚至忍痛吞食了自己的孩子。当然，我无法想象他们是如何节制住自己的亲子之痛的。他们一定不愿重游这发生惨剧的故地，其他任何地方也不会引起他们如此心如刀绞的痛苦。他们可以把这些惨事和一切使他们痛恨的人及引起他们不快的事情归于他们的臣民。这样，他们的苦痛可以得到宣泄、而对于我则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对于他们遭受过而我不曾经历过的痛苦，或者确切地说是我不敢回顾的痛苦，我对他们心怀怜悯，但是，如果我真要是勇于去揭开过去的创口，我也一定会找到与他们的相似之处。

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里库尔戈及其家人悲伤的眼泪，他的儿子阿尔凯莫罗被毒蛇吞噬了生命。阿塔兰塔的命运也与里库尔

戈相似。她的儿子死在了特巴尼战场。每当我回首自己不幸的经历时，心中的感觉就是与里库尔戈和阿塔兰塔的感觉一样。我心充满忧愁，我已不可能再承受更多折磨，但每一细节都使我引以为荣，我甚至可以愉快地说：与我相同的悲哀正是里库尔戈在参加七王出席的葬礼上的心情和阿塔兰塔在怀念光荣死去的儿子时的心情。笑中带泪的表情对我已不算什么。如果我还在乎这些，我也就不会承认自己是痛苦的。

我时常记起乌利赛所经受的长途的艰辛、死亡的威胁、苦闷的折磨，但我感觉我所遭受的要甚于乌利赛。他，作为一个男子汉，更加坚强、活跃、健壮而自信，内心的苦恼与外界的艰险劳顿对于他就像是充分的休息。而我在终日温情闲适的环境之中，每一个小小的痛苦对于我都会像被放大镜放大过了一样。乌利赛在海神的激励下闯荡四方，经受了与埃奥罗相似的困苦。而我饱受短暂而稍纵即逝的情爱的折磨，受早已折磨过了乌利赛的上帝的折磨。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乌利赛，但他义无反顾，从容赴死。如果死亡正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我们又有什么可为他惋惜的呢？然而我却不同，我是真心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如果不是命中注定，我愿逃避降临在我身上的一切不幸。此外，乌利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这无疑增加了他的勇气和力量。然而我对死亡深深的恐惧更使我的忧愁雪上加霜。乌利赛在他艰险的环境中追求着自己的光荣与英名，而我在内心遭受百般折磨之后还带上了耻辱的骂名。无疑，乌利赛的痛苦也不能超过我的痛苦，甚至我的要超过他的。如果说他的苦无法用言语表达，那么我的苦则更是罄竹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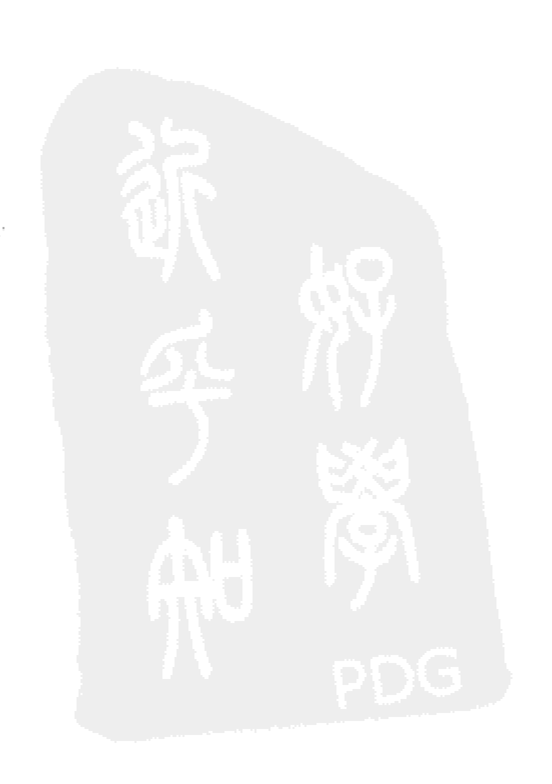
我还听到过伊西菲莱、梅代亚、奥埃诺内、亚德里亚纳等的悲惨故事。我敢说，她们的泪水与痛苦与我相似，上天就似

为与我相伴而设定了她们的命运。和我一样，她们都被情人所抛弃，终日泪眼涟涟，叹息不止，也得不到什么可以安慰的结果。她们的命运与我不同之处则是，在历尽痛苦煎熬与折磨之后，他们都以复仇雪恨而结束了各自的故事。只有我，一直要将悲剧演到生命的终结。伊西菲莱曾以自己的情人贾索内为荣，对其言听计从，而他却被梅代亚所替代。于是伊西菲莱只剩下忧伤。然而上天有眼，使她又看到了自己的情敌梅代亚被抛弃。即使夺去我位置的女人被潘菲洛再次抛弃也不能抑止我内心的痛苦，除非把我换作那女人重回他身边。梅代亚复仇之后心情舒畅，她横下心来，对自己的残酷胜过对情人的残酷。她在负心人面前杀死了两个人的孩子，又将新女人住的王宫付之一炬。奥埃诺内在长期幻想之后，终于发现了情人的不忠，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的土地及他的新的女人被付之一炬。然而我宁可自己忍受痛苦也不愿看到报复的灾难降临到潘菲洛身上。亚德里亚纳做了酒神巴科的妻子，她也发现了爱人的情变，则顺从了命运的捉弄放逐荒岛。我在细细思量上述众多不幸人物的悲剧之后，感觉自己始终处于极限。

噢，善良的夫人们，如果你们觉得我上面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被情爱冲昏了头脑的女人的无稽之谈；如果你们觉得别人的遭遇比我的更加不幸，别人的命运比我的更加悲惨，我请求你们再一次倾听我的诉说：如果怀有嫉妒心的人比那些被别人嫉妒的人更加不幸，我便是这样的一例。我妒忌上面提到的每一位，因为她们的苦难远不及我所经受过的磨难。

唉，仁慈的夫人们，命运无情的捉弄使我沦落到此番境地，这还不算，此时的我就像即将燃尽的蜡烛突然间回光返照。命运之神对我反复无常，时而表面上给我片刻的安慰，时而又将我抛入痛苦的漩涡。因此，我无需再作任何比较，但至

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人比我的痛苦更加深重，同样是患有高烧或是发寒的病人，那些久病不愈之人必将承受更大的苦痛。我不想再多说什么，只希望久积的痛苦与磨难能唤醒你们的同情，因而能使你们对我富有怜悯之心；我不想再用冗长的陈述引起你们的厌烦，也不想让你们再为我的不幸而泪流满面。不过我相信，因读了我的故事而悲泣不止的大有人在。我不想再多费唇舌，不然我又要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可我还是要说我所讲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直至此时此刻我仍感觉到胸中燃烧着烈火一般的炽情。我祈求上帝，也请你们一道为我祈祷，愿上帝用圣水将我胸中的烈焰扑灭：要么尽快了却我的余生，要么将潘非洛重新赐回到我的身边。



第 九 章

（在本章中菲亚美塔同自己的作品对话，为其设计了合适的装饰，叮嘱它应奉献于何人面前，更要防备受到哪些人的伤害。）

噢，这部心爱的作品终于完成了，你几乎是我生命走向终结的写照。我一心想着早些给你划上句号，你也一如我愿；可我们所经受的痛苦却一如既往，无尽无休。你是我亲手写就，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我的心血和泪水。现在我把你奉献到天下所有痴心女子面前，只要爱神尚未改变那些使我们沦为此番凄惨境地的法则，只要你能像我所真诚希望的那样充满慈悲心，那些女人们就会对你爱不释手。你不必为自己简陋、卑微的外表而感到眷属羞愧难当，尽可以从容地展现在任何人面前；即便我有心装扮你，你也不应对自己的外表有过分的奢求，作为我所经历的那些不幸岁月的写照，你应该感到满足，你的外表应同你所叙述的内容相称。我无法将你装扮得向其他书籍一般精制高雅，或拥有五颜六色的装饰，大方娟秀的字体和分外醒目的标题，因为那些过分的雕琢与你书中讲叙的不幸之事格格不入。你莫去追求气势恢

宏，更不必醉心于华丽的辞藻和打磨得富丽堂皇的纸张，你就该像现在一样蓬头垢面、形容憔悴、不修边幅，用我那不幸的心灵创伤去打动阅读你的那些女人们，唤醒她们的怜悯之心。如果一些人为你所述而动容，那便足以说明你的功劳；你我虽不受命运之神的青睐，但远不至于无法引起读者的共鸣。那些爱情生活原本十分幸福之人可以我为鉴，想方设法避免沦为像我们一样的命运；你可以通过表现我的悲惨遭遇让那些天性聪颖之人因惧怕我们所经受的痛苦而用心识别隐藏在爱情背后的欺诈与不测。

你可以义无反顾地去了。我无法确定你是该脚步匆匆还是该从容不迫，无法预知你首先到哪里去寻找你的读者，更无法想象你将如何被读者们接受。你前途未卜，就让命运之手助你一臂之力吧。阴云遮住了天空中指引你前行的星辰，可既使并非如此，你也断无拯救自己的办法。你不必有所顾忌，尽管纵身而去，哪怕像大海中迷失了方向的一叶孤舟在惊涛骇浪中随波逐流。如果你遇到了那些自恃爱情美满而对我们的痛苦不屑一顾、百般嘲笑的女人，你要能够承受她们的浅薄；她们的所作所为对于我们的痛苦经历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况且变化莫测的命运之神不知何时便会惩罚她们犯下的过错。如果你遇到了为我们的故事而悲哀痛苦、泪湿衣襟的女人，你要像对待我一样对待她们，并谦卑地请求她们为了我而真诚地向插着金翅膀的万能的上帝祈祷，祈求他减轻我的痛苦。不管那个女人是谁，我都将从这一刻起虔诚地为她祷告，但愿她永远不会遭受我所有过的不幸，但愿天上诸神一起保佑她爱情如愿，天长地久。

如果你不小心落入那些风骚女子们的手中，而她们又将你传来传去，最终传到了那个夺走我们一切快乐与幸福的女人那

里，你千万要立刻逃离那个恶毒的女人，绝不能让她窥见我的痛苦，免得她为曾经伤害过我而窃喜不禁。如果她执意阅读，而且非但没有对我幸灾乐祸，反而却为之泪流满面的话，也许她这时已良心发现，还会将我的情人归还到我的身边。噢，若果真如此，该是多么令人欣喜的结局啊！那样你所付出的艰辛也就得到了回报。

你最好远离男人们的视线，实在躲避不及，你便应如此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忘恩负义之徒，只会欺骗善良单纯的女人。这些令人伤心的故事丝毫引不起你们的兴趣。"如果遇见了那个使我们痛苦不堪的男人，你要大声斥责他："快滚开，你这个铁石心肠的人，不要用你的双手玷污了我们的纯洁，你的移情别恋是我们一生痛苦的根源。如果你还有一点良知，如果你承认自己对她犯下的罪孽，如果你还想回到她的身边，求得她的宽恕，你便继续读下去，否则你全然不必为了表现自己的慈悲而挤出几滴虚假的眼泪。"

如果有些女人对你的某些粗俗语言感到诧异，你可以向其许诺删除其中的语句，但华丽细腻的言辞只适用于描写令人心旷神怡、身心愉悦的事。你告诉他们，这看似杂乱无章的文字是我用心灵和双手写成的，爱情与嫉妒心无时无刻不在激烈地搏斗，煎熬着我的灵魂。

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平安无事，因为我相信你不会招致任何由于嫉妒带来的伤害；如果有谁真的比你的境遇更为悲惨，那么你就宁愿受他的伤害。我不知道你还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命运早已将你折磨得体无完肤；再没有什么能使你有坠入尘埃之感，因为你早已沦落底层；如果命运之神仍旧不肯就此罢手，那与我们所经历的痛苦相比也算不了什么，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够承受的吗?!

你终究会幸存于世，没人能剥夺你存在下去的权力。你所讲叙的女人的悲惨故事将成为普天下或快乐或凄惨的女人们的一面永恒的镜子。

